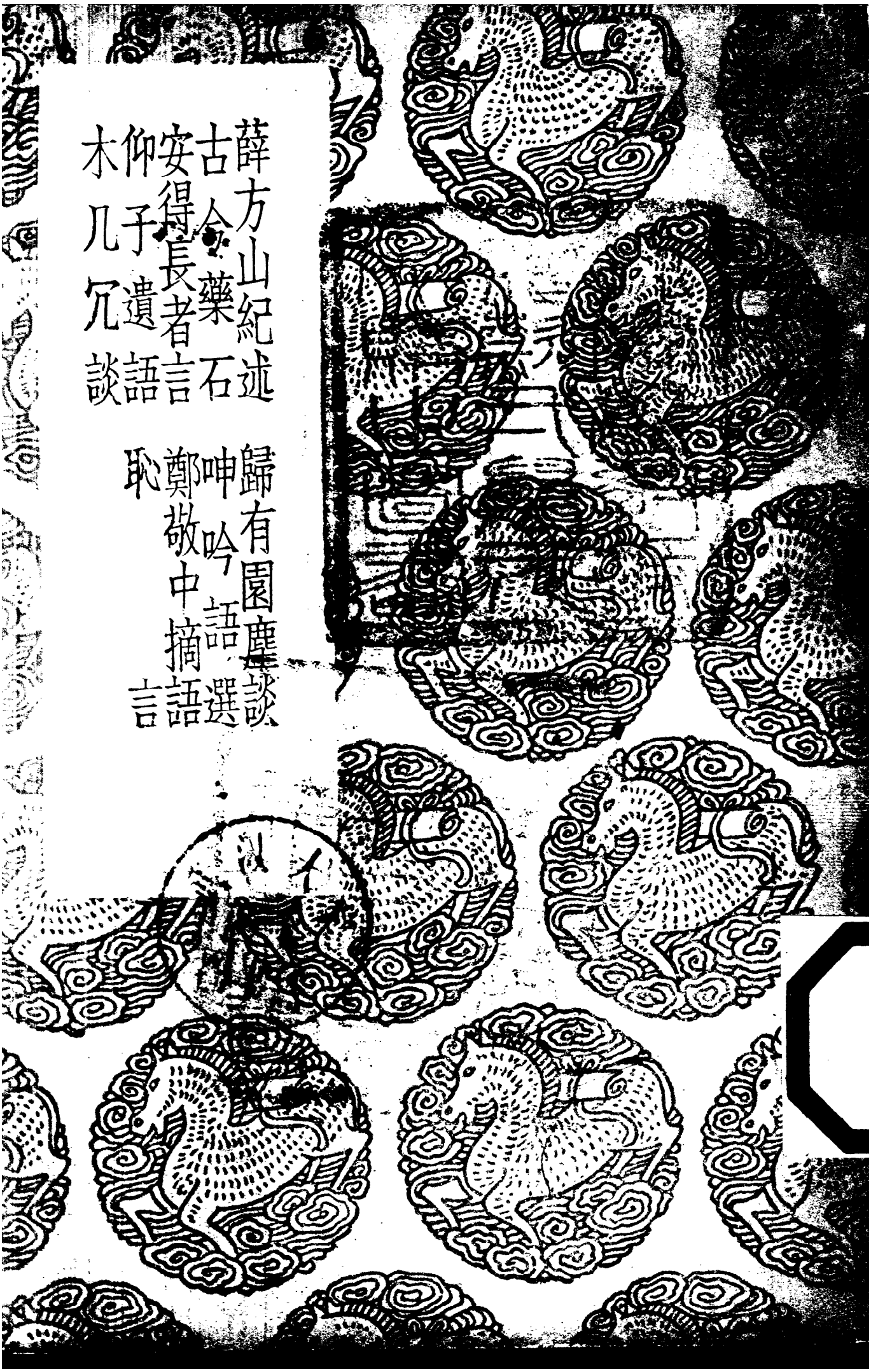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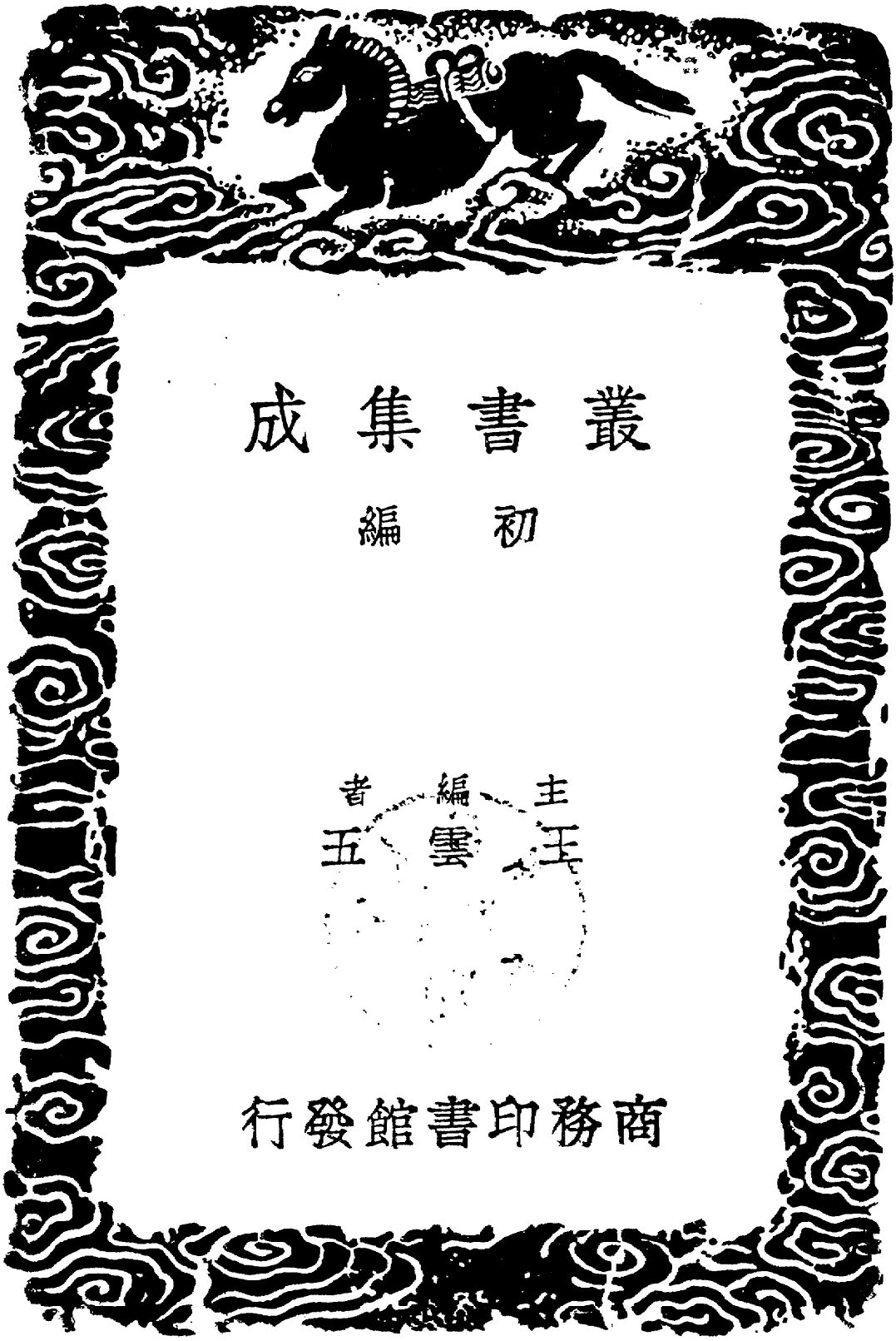
薛方山紀述　歸有園麈談
古今藥石　呻吟語選
安得長者言　鄭敬中摘語言
仰子遺語
木几冗談　恥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W 001100526079

薛方山紀述

薛應旂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山及寶顏堂祕笈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百陵節本不全寶顏堂一卷本與學海三卷本同寶顏堂本在前故據以排印

薛方山紀述

武進　薛應旂　著

旂性資疎鹵。向往不前。而景哲追修之志。實不敢自怠。凡所聞於師友。輒爲紀之。間有自得。亦附書焉。置之几案。少裨循省。曰述者。明非己作。不敢冒立言之責也。

上篇

古之學者。知卽爲行。事卽是學。今之學者。離行言知。外事言學。

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狥。斯可謂之直。一介不敢自汙。斯可謂之廉。

牛梏于童。可服于廂。木植于芽。可棟明堂。必也其愼始乎。

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有淸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窮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皆非一日之積也。

御氣者道也。勝天者人也。贊化者性也。

聖人制命。賢者安焉。不肖者逆焉。

君子積行而處窮。守道而招毀。命也。亦性也。命則順受於天。性則責成於己。

心易實而難虛。氣易揚而難抑。能虛而抑。其於道也幾矣。

失心之言荒以肆。無檢故也。怠行之言易而罔。不試故也。

聖人全道而立訓。故簡而一。諸儒擬言而議道。故煩而二。

幾也者。君子之所愼也。審幾者賢。見幾者聖。知幾者神。

不知幾。不足與有行也。不知本。不足與有用也。

一節之士。難與語中庸之道也。好名之人。難與語切實之事也。

人之所不能違者。時也。所不可離者。道也。時有升降。陰陽盡之矣。道無定在。鳶魚見之矣。通乎晝夜。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察乎淵魚。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

緩行徐言。不可遽謂之德也。工文善書。不可遽謂之才也。

文王望道未見者。不自滿假。其心虛也。顏子見道卓爾者。既竭其才。其心實也。曰虛與實。其究一也。

人之一身。父母之遺體也。天地之委形也。觀天地之不遠。念父母之孔邇。則心常存。而身有主矣。

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以物爲非我也。然而有我則私矣。萬物皆具於心。不可以心爲無物也。然而有物則滯矣。

天行健。斯懸日月而不墜。地行順。斯振河海而不洩。人行誠。斯備萬物而不遺。

五紀明。則陰陽成象。而天道立矣。四維效。則剛柔成質。而地道立矣。五典眞。則仁義成德。而人道立矣。

聖人立命。其次植義。其下沉俗。

博文約禮。孔子之學也。一貫盡之矣。知言養氣。孟子之學也。四端盡之矣。擴而充之。四端其一貫矣。

君子習天以敦仁。習地以精義。習於天地之間以對時。故可以事上。可以使下。可以知明。可以知幽。

清生濁。虛生實。一生數。大生細。

其志定者。其言簡以重。其志儉者。其言質以實。其志剛者。其言果以斷。其志直者。其言明以厲。

學者不患立志之不高。患不足以繼之耳。不患立言之不善。患不足以踐之耳。

妙感應者存乎德。竭顯微者存乎識。處事變者存乎才。

誠者立本也。謀者定事也。幾者預圖也。激清名於一朝。發義氣於一二事者。未爲得也。

君子於天下。談不如見。億不如歷。

陰陽之氣。凝者爲石。流者爲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孔惡其徑窒也。孟非其激逆也。信立而通。則不窒矣。智運而正。則不逆矣。

信貴能明。執偏廢全。其失也塞。直貴能容。任情馭物。其失也絞。果貴能詳。疾行寡顧。其失也率。

君子之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自是似任。而非任也。客氣似氣。而害氣也。

賦奇特之器者。受抑於天。抱直遂之操者。見折於人。斯性命之理。造化之權也。

明養于靜。而喪於耀。勇昌于平。而沮于愎。

炫才則嫉來。矜名則毀集。由是任事人忌其成也。由是總權人忌其專也。其中介以正。其外巽以達。其庶乎。

正學之不孚于天下者。僞徒壞之也。大道之不行于天下者。多岐亂之也。

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則不屈於物。忍劇則不擾於事。忍撓則不折於勢。忍窮則不苟於進。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朋友之聚。所以樂也。對面而異其存。亦奚貴於聚哉。

直木先伐。全璧受疑。抱愚之性。犯世之忌。求一朝之安難矣。知止能退。庶其免乎。

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亂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尙書紀帝王也。春秋紀伯也。王降而伯。德降而力。禮降而政。斯天下多故矣。

古之爲師者。以誠教。弟子亦以誠學。今之爲師弟子者。交相欺而已矣。欲騰名而餌利。不亦惑乎。

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尤者也。

一念至微也。天必格之。況積德而惟馨者乎。

崔子嘗言續經之作也。何傳之難而湮之易乎。知者寡而罪者衆乎。由魏晉而來。天其閉道也已矣。

世一易。則習一變。賢一出。則論一新。必也折之仲尼。斯其爲定則矣乎。

人不自重。斯召侮矣。不自強。斯召辱矣。自重自強。而侮辱猶是焉。其斯爲無妄之災也已。

中庸者。唯中則庸也。過焉者非也。庸或非中也。或失之不及也。

易終於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於秦誓。斯氣運之將變乎。詩終於商頌。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終於

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達於天命之謂德。推而通之之謂道。舉而措之民而宜之之謂功。異裁同制之謂教。

小人其心。君子其飾。名是而實非。其天下之大害乎。

或問舜有四耳四目。信乎。曰非然也。以四方人之耳目爲耳目。是以無所不聞。無所不見。斯之謂四耳四目也。禹有九手九足。信乎。曰非然也。以九州人之手足爲手足。是以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斯之謂九手九足也。

無實而有名者。盜也。小實而大名者。幸也。孔子願以執御名。而天下後世稱聖焉。實也。

經者律之本也。律者經之推也。經以用律。無廢道矣。律以行經。皆良法矣。彼閑於法者。常棄經以爲腐。專於經者。率薄法以爲俗。其亦勿思甚矣。

問義與命。有以異乎。曰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是命也。亦義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命也。非義也。

博施者施之博也。濟衆者衆得其濟也。故曰博施非難。濟衆爲難。

詩有五材。獻俗而不俚。列政而彰義。極幽而不隱。貢善而不諂。刺惡而非怒。用之房中。則美化流。用之鄉黨。則親睦行。用之朝廷。則綱紀立。用之軍旅。則威武振。用之郊廟。則神鬼格。斯其爲詩也。唯君子爲能舉之也。

詩以言志。虞廷所以昌也。詩以炫藻。六朝所以衰也。

能者忌之積也。直者怨之招也。君子能而不有。直而不居。斯得其道矣。

勢利在人。有時而銷歇也。天理在人。無時而泯沒也。

人之一心。本與天通者也。或爲巧言所入。或爲讜言所拂。斯變其常性。而不能辨是與非矣。

華園徐子。與薛子論易於西湖之上。薛子曰。秦始皇之焚書。其肇於伏羲之一畫乎。徐子憮然曰。子之言。其有感歟。非過也。

君子置得喪窮通於度外。而無時不自得也。小人置得喪窮通於度內。而無時不患失也。

孔子以易道之未明也。取諸出入之門以開示學者。闔闢則謂之乾坤。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則謂之變通。見形則謂之象器。制用則謂之法。利用則謂之神。神也。法也。象器也。變通也。乾坤也。其究一也。

君子不知風。不足以成俗。不知雅。不足以立政。不知頌。不足以敦化。

或問江鮑徐庾應劉沈宋二陸三謝。可以爲詩乎。曰。亂世之作也。其詞冶。其音漓。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也。問曹植王粲。曰。其殆塗斯人之耳目者乎。勿觀可也。問李白杜甫。曰。其猶有可取乎。近于史也。曰。然則刪後果無詩乎。曰。楚有屈原。漢有蘇武梁鴻諸葛亮。晉有陶潛。唐有張巡元結韓愈顏眞卿司空圖。其猶古之遺也。元聲之在兩間也。洋洋乎曷嘗一日息哉。

文中子講學河汾。王珪其族叔父也。亦師而受學焉。輔相唐室。卒爲名臣。豈偶然哉。

蓄不久則著不盛。積不深則發不茂。

君子之學也。憂不得乎實。不憂名之不得也。君子之仕也。憂不崇其德。不憂官之不崇也。

人子之事親也。顯親爲上。其次悅親。其次養親。其次榮親。其次逸親。逸者力可能也。榮者貴可能也。養者富可能也。悅者賢可能也。非德能聖人。其孰能顯親哉。

經所以治身也。亦所以治人也。律所以一民也。亦所以一己也。故治經者要於適用。治律者要於求中。

君子之道。定心爲上。心定則經可治。心不定則經不可治。今之亂經者。則又多矣。以權者假。以術者賊。以功利者叛。以辭賦者荒。以章句者支。以記誦者淺。以靜虛者玄。以俗者卑。以名者襲。故治經得之於心。而措之於行者鮮矣。

古人於同己者。或知其惡焉。不以其同而私喜也。異己者。或知其善焉。不以其異而私怒也。

時之隆汙。民之休戚。其幾安在哉。存乎士風之直與佞耳。

改過則長善矣。甘貧則足用矣。

君子之於世。無去無就。惟道之從。介士甘遯迹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辟咎。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垂聲。其行不同。其失中一也。

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三而俗異。

族之離。由宗法不立也。宗法不立。則禮廢。而不肖者益偷矣。欲其合族而延祀也。不亦難乎。

良臣於君。盡心而已爾。不以遠近異其忠貞。士於友。盡心而已爾。不以從違二其信。

古者以行爲言。故其文簡而中。後人以言爲行。故其文煩而億。

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達。則言皆可以喻物。不必授之故典。

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網罟。五帝昌其化。故辨以衣裳。三王比其法。故維以制度。五伯脅其威。故假以兵車。

仲尼絀其智。故約以忠恕。孔伋達諸天。故析以性命。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捄陂行而伐私情也。

無成者。惡盈也。括囊者。辟譖也。遜迹者。消忌也。有是三者。庶乎免於今之世矣。

人情警於抑而放於順。肆於譽而勑於毀。君子寧抑而濟。毋順而溺。寧毀而周。毋譽而缺。

存誠之心。道民之教也。閑邪之方。防民之政也。克己之勇。一民之行也。

懷永圖者。緩急效。負遠略者。遏浮言。

言貴切。而不貴訐。議貴盡。而不貴爭。迹貴明。而不貴暴。名貴與。而不貴取。

爲人臣者。莫難於納汙。尤莫難於任怨。不納汙者。不可與圖幾。不任怨者。不可與決滯。

爲家以義不以利。則族黨睦。而家道昌矣。爲國以義不以利。則賢才輔。而世道盛矣。故曰義以生利。

孔子曰。鄉人皆好之。鄉人皆惡之。未可知其人也。一鄉皆稱愿人焉。德之賊也。是故鄉居而恂恂。在朝而便便。豈其視君大夫固不若宗黨戚屬哉。蓋自有難與言者在也。孟子學孔子者也。故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公山不狃之叛。叛季氏也。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觀其奔吳。而猶不忘宗國。孔子必有以先見其微矣。

下篇

董仲舒相江都則化。相膠西則化。其大人爲能格君者乎。武帝三策而不用。柰之何哉。

或問老子之教。可以治天下乎。曰可。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於治天下也何有。可以治身乎。曰可。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於治身也何有。

宋劉忠定公年八十而無疾。或問之。曰惟一誠耳。彼專事導引者。亦何爲哉。

曾子啓手足以示全。子張呼申祥以告終。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哉。

王烈居鄉。不事武斷也。人皆望廬而還矣。龔遂之郡。不持干戈也。盜皆賣刀買牛矣。

君子無我。斯能處人。聞譽而喜。見諍而艴者。衆人也。聞諍而喜。見譽而懼者。君子也。司馬君實。不亦宋之君子乎。欲罷熙豐之法。蔡確譽之則喜。蘇軾諍之則怒。夫軾與確。人所知也。君實豈不知哉。蔽於己之異同。而忘其人之賢否也。是以君子貴無我。

君子之爲政也。因其道。不變其俗。通其情。不失其宜。是故有不火食者矣。燔炙雖美。不可以告也。有不粒食者矣。饔飧雖善。不可以告也。

我聞曰。大臣法。小臣廉。法則無不廉矣。廉則無不法矣。法則庶士無不端矣。廉則百姓無不足矣。如此。而

世道不升者。未之有也。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傳曰。財聚則民散。是財者。人之所由聚散。而理財者。軍國之大政也。苟生之衆。爲之疾。而非食之寡。用之舒。則財亦難乎恆足矣。

治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得民心以散財爲先。散財以節用爲急。

蕭文奎爲御史。出巡。遇薛子於天津。問觀風之道。薛子曰。嘗聞之君子之德風。觀民風之敬。可以知己之莊矣。觀民風之讓。可以知己之讓矣。觀民風之貴德。可以知己之仁矣。觀民風之賤貨。可以知己之義矣。觀民風之敦慤。可以知己之信矣。曰。然則觀風者。觀諸己乎。曰。子不聞乎知風之自。觀不於己。將何觀乎。曰。然。而今而後。吾知觀風之道矣。

高宗未見傅說。仲尼未見周公。乃皆覩其貌於夢寐之間者。其氣類之相感乎。

伊尹就湯就桀。放君立君。而人不疑者。何也。以其千駟萬鍾之不屑。一介取與之不苟者。素孚乎人心也。

周公不免於四國之流言。雖召公猶且疑之。豈其尹之不若哉。其所值者則然也。至於風雷之變。則天且孚矣。而況於人乎。

長洲吳公。辭東閣而居禮部。無錫邵公。辭尚書而乞終養。是宋司馬公之辭樞密。今猶及見也。孰謂四維久不張乎。

大臣之道有三。一曰公。二曰讓。三曰容。公則不比矣。讓則不爭矣。容則不忌矣。

或問文必本諸行乎。達諸政乎。曰然。吾聞之其行敦者。其文實以切。其政平者。其文簡以明。其行與政矯而譎者。其文夸詖而支離。

君子之籌邊也。養士爲先。禦敵次之。勝敵又次之。

爲民牧者。以子弟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父母視之者也。以生徒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師長視之者也。以魚肉視其民。則民未有不以虎狼視之者也。

文以載道也。道以經世也。靡辭不足以闡幽。冶辭不足以適治。游辭不足以貢俗。艱辭不足以辨理。故曰辭達而已矣。

涇野先生嘗言御史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譎。借公行私者佞。意存覬覦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己。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薦者貪。九者有一於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可以勿藥而愈矣。

寇賊猾夏。猶水之於木石也。石實。水不能入。木不實。水則入之。

弭盜莫如詰姦。撫民莫如糾墨。理訟莫如正俗。

君子之於刑也。服民不難。中刑爲難。中刑不難。致明爲難。致明不難。清刑爲難。清刑不難。用仁爲難。

君子之道。博學以蓄其德。博問以通其學。精思以研其幾。直躬以踐其仁。知斯四者。可以得爲政之本矣。仰察於天時。俯察於土俗。中察於人情。視民不良。如己之惡。視民不足。如己之匱。知斯五者。可以得爲

政之用矣。

君子法以制財。而民不困。時以興事而民不勞。惠以慈民。而民不離。遜以導民。而民不亂。中以折獄。而民不爭。時以簡民。而民作勇。六者具舉。可以爲政矣。

君子有五政。而終之以樂。一曰愛。二曰義。三曰序。四曰勤。五曰愼。六曰樂。故不愛之樂。殘忍之聲也。不義之樂。淫靡之聲也。不序之樂。乖亂之聲也。不勤之樂。惰慢之聲也。不愼之樂。放僻之聲也。

古之稱善政者愛民。今之稱善政者賊民。古之刑罰。懲民之惡。今之刑罰。剝民之財。古之征斂。計安其國。今之征斂。計肥其家。古之折獄。求民之情。今之折獄。任己之情。

世有溫良慈祥者矣。事不能舉。訟不能聽。今謂之無才者也。世有見事風生者矣。竭民財力。逢迎上官。今謂之有才者也。然無才者。殃民實淺。有才者。殃民實深。君子宜知所擇矣。

有一家之奸。有一鄉之奸。有一國之奸。有天下之奸。奸不去。害斯百出矣。

古之君子其仕也爲人。故民得其所焉。今之君子其仕也爲己。故民失其依焉。

君子之道。杜譽以防輕。喜杜讒以防輕。信。戒暴以防輕。怒。戒滿以防輕。足。戒謁以防輕。進。五者備。而身正矣。明以馭胥史。恭以馭寮寀。上下實以惠士卒。式以馭芻粟。均以馭商農。嚴以馭僕隸。密以馭左右。詳以稽始終。八者備。而政行矣。

古之爲令者。以悅民則賢。以悅上官則不賢。以立法則賢。以立猛則不賢。以弭盜則賢。以縱奸則不賢。以

修禮則賢。以縱傲則不賢。以惠孤獨則賢。以催科則不賢。今之爲令者。其賢否則反是矣。

周公爲相。則呂召畢榮之徒進矣。王荆公爲相。則惇確惠卿之輩進矣。荆公不欲爲周公哉。自高自用。氣質之偏累之也。

爲政者。恩而不威。民斯玩矣。威而不恩。民斯攜矣。

君子之仕也。其上考德。其次考行。其下考績。

大臣者。官家之工師也。上以道德佐人主。中以紀綱正屬吏。下以風俗化士庶者也。

君子之仕也。見其君。不恤其身。周其民。不思其爵。持其要。不密其法。合其大。不計其小。其於政也幾矣。

唐有李晟。宋有曹彬。其家無金玉之積。其受爵不溢其功。是以能令聞長世也。

周道微而霸臣興。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必藉強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奇以立異。皆勝心之爲也。

韓子原道。胡子崇正辨。乃闢俗僧狂道。何與聃曇本色哉。

隋王仲淹抗志續經。天之未喪斯文也。惜其籍無傳焉。豈後人誅絕之甚。而遂泯之乎。

戰國亂矣。樂毅之謝燕惠。仲連之卻帝秦。正矣哉。

薛文清公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乎。此後渠崔子夢中所得之言也。

或問瘠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勸。或問沃土之民。可與行政乎。曰可。必也道以儉。

人臣之本。忠直而已。係寵則忠之疚也。張功則直之囮也。忠以殿國。非以安身也。直以永化。非以勝人也。

詞章靡則理蔽。訓詁繁則經散。是故學至宋而明。亦至宋而支也。

周公之制諡法。善善惡惡。天下萬世之公也。今時則不然矣。曾何勸懲之有哉。

狄梁公豈直社稷之臣哉。推其心。萬物一體而無間者也。向使其功不成。而此心不白于天下。亦安然受之矣。

俗所未厭。聖人不輒改也。俗所未安。聖人不疆行也。

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醺而吟。非有所自得者。能若是乎。過此以往。孔顏之樂。其幾矣。

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矣。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朱氏禮祀止四世。承封建之舊也。程氏禮祀及五代。緣子孫之情也。

漢諸葛武侯。唐狄梁公。宋范文正公。皆三代以上人物也。豈唯功名事業而已哉。雖謂之聖學亦可也。

宋之理學。固至周茂叔而大明。慶曆中。范希文以中庸授張子厚。蓋已啓其端矣。

或問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由人乎。由天乎。曰孟子言之矣。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但後世星數之說行。而求諸天矣。堪輿之說行。而求諸地矣。獨於人事委焉。不亦惑哉。

羅景鳴因西涯李公處於劉瑾張永之際。上書願削門人之籍。可謂盡事師之道矣。

寬者子民之道也。嚴者摧枉之權也。有一地而寬嚴異者。包希仁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是也。一人而寬嚴異者。柳諭蒙之治京兆河南是也。一人一地而寬嚴異者。張復之之治蜀是也。

賈誼董仲舒。僅相王國。漢之所以雜霸也。陸贄韓愈。不久於朝。唐之所以雜夷也。

天下之治。士習之純也。天下之不治。士習之舛也。其純與舛。存乎教之立與不立也。

太奢則費。故曰國奢示之以儉。太儉則陋。故曰國儉示之以禮。

政以宜民而已矣。俗所未厭。勿急改也。俗所不安。勿憚作也。利與害相因而生。法與弊相角而立。

許平仲之於元也。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舍是無往焉。

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爲盛也。

古之史官。凡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如遷固載灌夫之使酒。霍光之廢立。張湯之陽驚。張禹之屢顧。豈獨紀事而已。并其情僞得之。此所謂信史也。

王文恪公嘗言以科目收天下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矣。

天下之事。當以天下之心處之。元祐熙寧諸人。互相攻擊。此宋事之所以日非也。

宋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彥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也。其後非無眞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

言貴乎經世也。不貴乎費辭也。今既行夏時矣。如春王正月之類。不必紛紛致辨也。

賈誼之經制。范仲淹之才略。值漢宋之盛。不能更化以成一代之制。豈才之不逮哉。勢則然也。

申屠安坐而鄧通稽首。宋璟庭立而昌宗匍匐。呂端鎖閣而繼思徬徨。韓琦出檄而守忠黜貶。王嘉發憤。不能去一佞幸。楊震連疏。不能去一乳媼。蕭望之以師傅困於石顯。趙汝愚以貴戚阨於侂胄。此無他。權之所在。有重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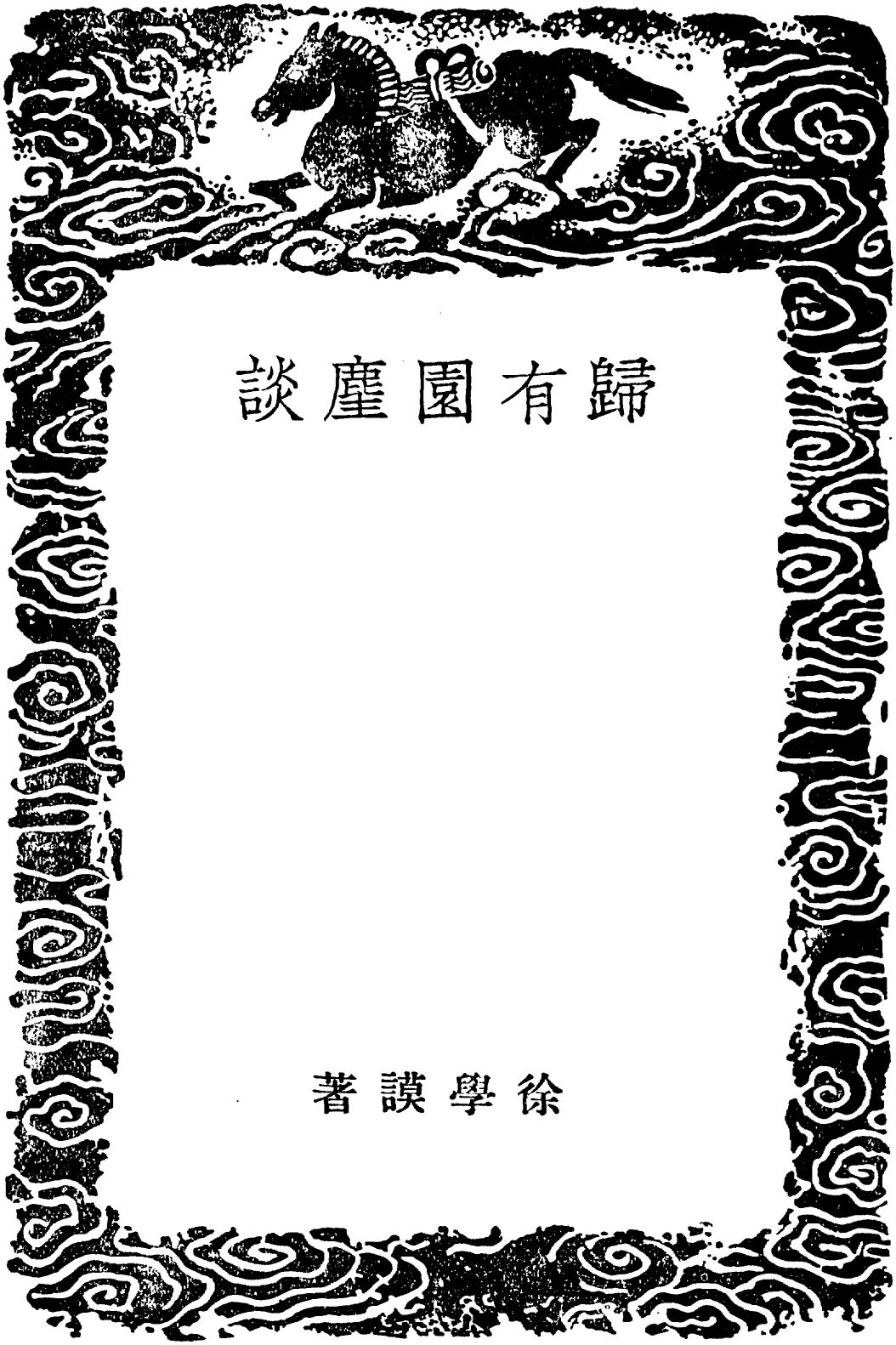
近世非無賢也。賢者或矯而過激矣。非無才也。才者或放而不檢矣。非無老成也。老成者或愿而觀望矣。周衰而宗法廢。尊祖合族之義不行矣。唐亡而譜牒原書缺簞瓢陋巷。顏子之樂也。浴沂風雩。曾子之樂也。今處貧者有矣。好游者亦有矣。曾有其樂乎。今之督學憲臣。有君道焉。治之謂也。有師道焉。教之謂也。曰治與教。風化之所由出。而世道升降之幾也。是故不可不愼擇其人以授之也。

後渠崔子曰。養士存乎學。董學存乎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忠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修。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二君皆遭搆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扞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遯世無悶。可能也。遯世不見是而無悶。不可能也。

堯舜之公天下也。堯舜之私其子也。湯武之取天下也。湯武之舍其身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歸有園塵談

徐學謨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歸有園塵談

歸有園塵談

太室山人著

孔子不作。宋儒翻有作。羲畫之上。理本無象而贅著一。○魯史春秋。綱目亦春秋。獲麟以來。權何所托。而譏評萬世。

商以前相天下者。實以天下勞之也。故橫議不及於阿衡。周以後相天下者似以天下富之也。故流言遂起於姬旦。

道統之說。孔子不言也。而言之孟子。後儒衍之。乃身其任。以繼往開來。良知之說。孔子未發也。而發之孟子。近儒摘之。遂專其門。以明心見性。○自秦人坑儒之後。純任法律。故處士之橫議。稍息于漢唐。自宋人講學以來。錯解春秋。故儒者之虛權。反加於天子。

典午乘魏弱而篡國。點檢乘周弱而篡國。其後子孫夷狄之禍。亦復相當。晉人以名理爲清談。宋人以道學爲清談。其間事功名實之殊。要自有辨。

西周以後。有豪傑無聖賢。凡學聖賢者。常遺誚於豪傑。漢唐而降。有才子無文人。凡爲文人者。僅可稱乎才子。

少年不以宋儒爲準則。視規矩繩墨。盡屬弁髦。學者專以宋儒爲師。則舉事業文章。俱歸腐爛。

機有可乘則隣姬束縕以救婦。勢有可脅。則說士結軏以下齊。

水火盜賊之害。必先橫被于孤貧。虛羸勞瘵之災。大率淹纏乎貴介。

文字內爲一人而誣詆一人。亦是平生口孽。官府中毀前任以訶詼後任。頗宗衍衒之家風。

春秋之書。不見於魯論。故傳聞互異。能無起諸儒之妄談。井田之法。略述于軻書。若井里一分。寧不憂子孫之蕃衍。

榮華富貴。自造化而與之。又自造化而奪之。降鑒不差。功名事業。由自己而成之。又由自己而毀之。始終難保。

古之作者。其人非君子也。而能爲君子之言。理明故也。今之作者。其人非小人也。而間作小人之語。才短故也。

雖貴爲卿相。必有一篇極醜文字。送歸林下。彈章　雖惡如檮杌。必有一篇絕好文字。送歸地下。墓志

以公門爲必不可遠者。趁時士也。但不當竿牘無節。以公門爲必不可進者。潔己士也。但不當崖岸太高。

心源未徹。縱博綜羣籍。徒號書廚。根氣不淸。雖誦說三乘。只如木偶。

物情貴貨遺貪得者。要以爲厚利。辭讓者。藉以爲名高。官盛則近諛。師荊者既不戒於前。隨溫者復相繼於後。

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防口。

六卿但知從政。不知執政。是以題覆。屢至變更。有司但肯當官。不肯做官。是以施爲一切苟且。　蘇卿持節而僅承屬國之典。旌別自明。博陸赤誅。而不廢麟閣之圖。功罪大著。

讀古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用史漢以飾孔孟之言。談道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講良知以破傳註之說。

地下無衣食之身。而臨絕者猶勤囑付。林下無冠裳之用。而既休者尙事誇張。

一人孤立以在下者。朋黨之勢成。六逆漸生爲居高者。保持之念重。

勢利太重。只爲前輩自失典刑。關節盛行。蓋因有司欲求報效。

分以利昏。故講五倫易。行五倫難。情因欲蔽。故虛四端有。實四端無。

有形之伎易知。故梓匠輪輿。高低自服。無形之伎難辨。故星相風水。勝負必爭。

災禍從天降。只怕窟頭。富貴逼人來。須防絕板。○聽言語太濫。則諸曹開無事生事之端。禁饋遺過嚴。則大臣受以飽待飢之謗。

廉吏之後不昌。以冬行主斂。寃死之家有後。爲天道好還。

男子之力。必勝于婦人。若對悍妻。其手自縛。父母之尊。素加于卑幼。使遇劣子。其口常噤。

世以不要錢爲痴人。故苞苴塞路。世以不諛人爲遲貨。故諂佞盈朝。

侵匿僧家道家。以至于樂戶。全然出侮鰥寡之心。欺凌武官內官。以至于宗派。亦竊不畏強禦之迹。

內臣之奴易使。只靠鞭笞。寡婦之子難訓。多因姑息。

逆氣所乘。有時博忠諫之名。有時賈殺身之禍。任情自放。進則不勝其英雄。退則不勝其憔悴。○清虛之作。如水磨楠瘿。自見光輝。勦襲之文。如油漆盤盂。終嫌氣息。

子孫亦是衆生。顧戀不可太深。責備不可太重。兄弟原同一體。事親便至相讓。分財便至相爭。○婦人識字。多致誨淫。俗子通文。終流健訟。

傾囊而付子。難承養志之歡。繼世以同居。漸有鬩牆之隙。

隨緣皆可以乞食。而剸刃於腹者。意欲何求。凡業皆可以營生。而爲人淘圊者。鼻忘其臭。

文自六經至七大家。而精髓始盡。事剽竊者。除卻兩頭。詩自三百篇至盛唐。而風雅獨存。逞淫夸者。別爲一體。

任重道遠。取必於身。故爲仁由己。當仁不讓。隨俗習非。必要其黨。故姦須用介。盜有把風。

爲文而使一世之人必不愛。難要諛墓之金。爲文而使一世之人必我愛。亦似濫竽之體。

文中諸子。其語不襲孔顏。而嘿傳其命脈。耳食者安知。昌黎大家。其文不模史漢。而自得其精神。皮相者爲誚。

衮衣玉帶。不能御之以登床。故雖有萬乘之尊。旰榮而宵寂。狗馬音樂。不能攜之以入櫬。故雖有敵國之富。目暖而心灰。

敢捐軀死諫。以犯人主之怒者。孤注之一擲也。借言事去國。以希它日之用者。暗積之雙陸也。○饑寒所

迫。雖志士未免求人。但求之有道。患難所臨。卽聖人亦有死地。顧死之有名。

文士而閑騎射。立致邊都。武人而躭翰墨。卽階閫帥。

喪心病狂。生於熱極。攢目酸鼻。起於惡寒。

婦人之悲其夫。益爲之悲其悲方已。婦人之怒其夫。轉爲之怒其怒可乎。

始皇之築長城。秦之所以致亡也。至今藉之以備虜。叔孫之草綿蕞。漢之所以爲陋也。至今襲之以尊君。

人言背恩者爲貴相。則施恩之主。坐受其彎弓。或謂負債者必廉官。則放債之人。忍見其垂橐。○行酒令而必差者。其人難與交。若必不差者。亦難與交。當始仕而卽富者。其人無可用。若終不富者。亦無可用。

孔子但欲爲乎東周。而孟子以王道致齊梁之庸主。孔子上不得乎狂狷。而孟子以堯舜望食粟之曹交。

楊墨若在孔門。亦是成章之弟子。由求不聞聖訓。終爲季氏之具臣。

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駭小兒。背地則收下。因事矯廉者。如妓女當筵之不肯舉筯。回家則亂吞。

廉於大。不廉於小。碩鼠之貪畏也。廉於始。不廉於終。老虎之敦蹲也。

窮措大危人主。犯杞人之憂天。草野人說朝廷。傳海頭之聖旨。

訪察不行。如暑月無雷霆。積陰必致傷稼。刑誅或廢。如冬天少霜霰。纏疫更能死人。

一手詰盜。一手竊盜賊。故前盜死而後盜生。一面懲奸。一面窺奸婦。故此奸伏而彼奸犯。

魑魅魍魎。豈能作祟。必其氣弱而其鬼方靈。星相醫卜。本以養生。必鬼運通而其術始驗。

當官廢法。不如傀儡之登場。考校狗情。不如圖盤之輪撥。

漢法太峻。人情不堪。是柱促而絃危也。宮商猶在。元政不綱。天道所厭。是軫迂而徽慢也。音調何存。

致仕莫問其子。少子猶難。娶妾莫謀于妻。晚妻更忌。

秦皇漢武唐宗。領非令主。而大略英風。能別開混沌。留侯武侯鄴侯。雖非儒者。而仙風道氣。自不落塵凡。

政在中書。權由己出。少有臧否。易于責成。名爲閣老。政在六卿。稍見從違。自難求備。

男子好色如渴飲漿。處富貴而能自決裂者。猶有丈夫之氣。女子好色如熱乘涼。居津要而漫無止足者。是眞妾婦之心。

毛嬙之色。誰不迷戀。得倦始解。趙孟之貴。最號濃郁。致淡方休。

恥惡衣食者。未足議道。美其宮室者。必損令名。○呆子之患。深于浪子。以其終無轉智。昏官之害。甚于貪官。以其狠籍及人。

近諛者如受蠱毒。一中之。而耳目必爲人移。務博者常被書痴。一挾之。而議論惟知己出。

以道學別爲一傳者。宋史之訛也。若挾孔子而私之矣。何其隘也。以理學獨稱名世者。本朝之陋也。若外佐命而小之矣。何其淺也。

大學十章。關於好惡。若痛痒不關。何以劑量人物。中庸一書。本之中和。若囂呶滿世。何以調燮陰陽。

見十金而色變者。不可以治一邑。見百金而色變者。不可以統三軍。

顏隨勢改。升降頓殊。氣逐時移。盛衰立見。

蜂目狼聲。知爲忍人。性逐形生。何謂皆善。深山大澤。必生龍蛇。物以羣分。何謂無種。

有讜論而後可以定國。是國是不定。何以秉鈞。有遠識而後可以決大疑。大疑不決。何以壓衆。○以德感人。不如以財聚人。以言餌人。不如以食化人。

吝者自能致富。然一有事則爲過街之鼠。俠者或致破家。然一有事則爲百足之蟲。

以財賄遺人者。常人之事。以財賄訐人者。小人之心。

爲文而專附帶名公者。雖可以佞盲子。而不能博智者之大觀。爲詩而故厚自誇詡者。雖可以艷少年。而不能當老成之一誚。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于貧賤。嫉妬之念。爲兄弟者或狠于外人。

目凝而不動者。中必腐爛。言遜而不出者。內有淫邪。

古于詞而不古于意。其文直夏畦之學。漢語先定句而後方湊景。其詩亦齋工之畫壽生。

狠暴之性。可以藏貪。柔媚之姿。可以掩拙。

凡中第者中一資質。資質高則中疎可掩。凡作官者作一氣識。氣識好則瑕疵難見。

食色之性。是良知也。統觀人物。而無間食色之外。無良知也。必由學慮而始明。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似矣。假令易乳而食。能自識其親母乎。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似矣。假令從

幼出繼。能自辨其親兄乎。

以笑迎人者。淫佞之媒也。以苦求人者。貪讒之囮也。

素富貴行乎貧賤。可以得名。素貧賤行乎富貴。可以得利。

謙。美德也。過謙者。多懷詐。默。懿行也。過默者。或藏姦。

喜以文字詈人者。巫蠱之見也。代人作呪咀而已。喜以文字諛人者。星相之術也。爲人添福祿而已。

面而譽之。不如背而譽之。其人之感必深。多而施之。不若少而施之。其人之欲易遂。

淫奔之婦。矯而爲尼。熱中之夫。激而入道。

兒人得志。莫提貧賤之時。宕子成名。必棄糟糠之婦。

受業門生。則門生聽先生之差使。投拜門生。則先生聽門生之差使。

弈碁擅國。則奴隸可以升堂。度絕曲倫。雖士人夷爲優孟。

起身早。見客遲。老人家之行徑。嘴頭肥。眼孔淺。窮措大之規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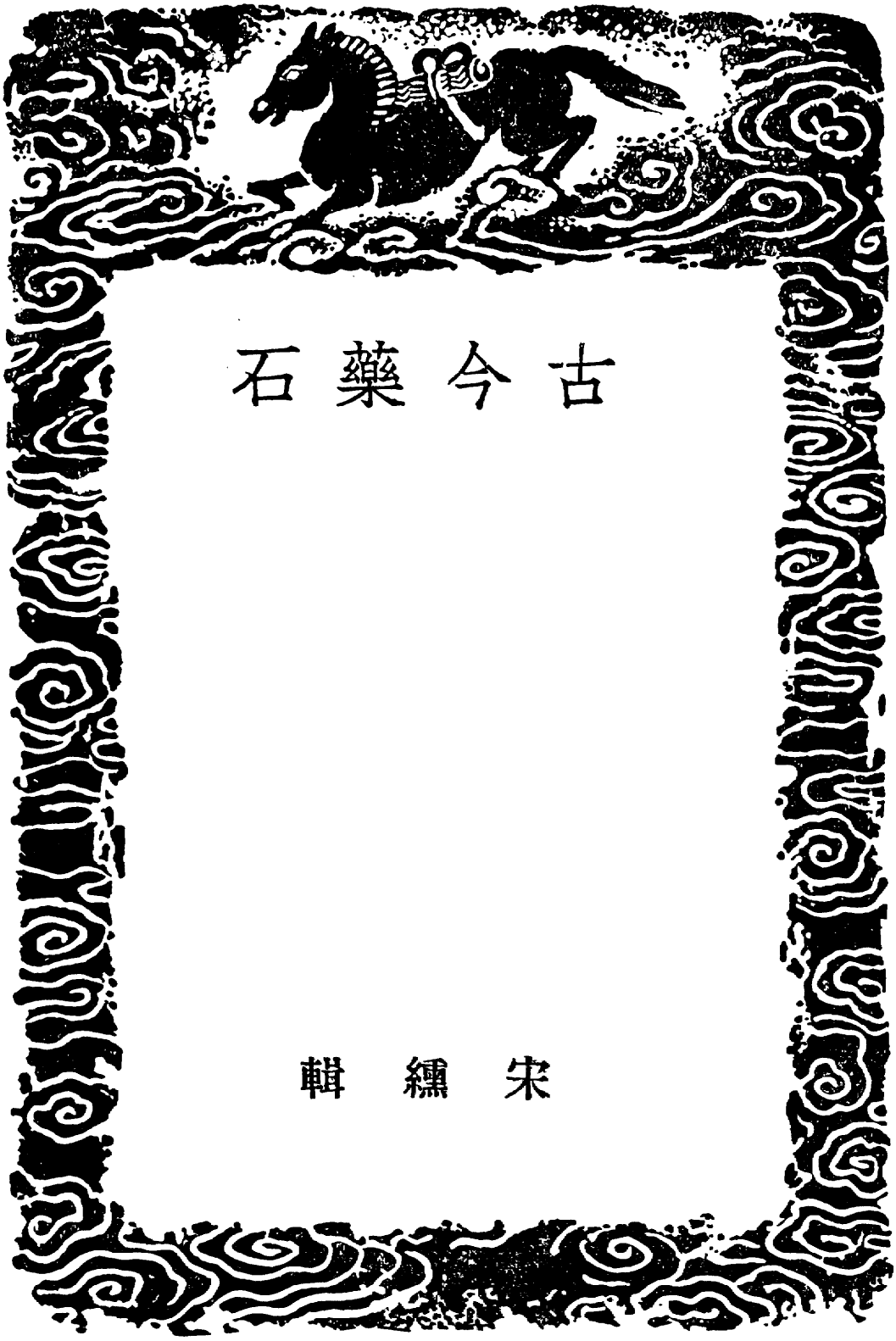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于憂患。

富貴不隨達士。以其無逐塵妄行之心。功名必付狠人。爲其有背水決戰之氣。

暴發財主。收買假骨董。眼前已見糊塗。新科進士。結識假山人。日後必遭纏累。

塵談者。大宗伯徐太室先生所作也。月旦人倫。雌黃物理。包籠連類。取譬搜奇。自著一家之書。不經人

道之語。雅謔兼陳。醇駁互見。使夫揮麈者便爾神怡。撫掌者則不魚睨矣。漢陂外史識。



古今藥石

宋纁輯

本館據得月簃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重刻古今藥石序

昔軒轅氏之治天下也。以人生食味被色。六氣外侵而七情內擾。四時皆有癘疾。攝養或乖。則不幸終身沈痼。於是使岐伯嘗味草木。製湯藥砭石之法。以除百病。時則有桐君藥錄。雷公藥對。凡四海九州山川原隰動植變化之物。苟可以供療治者。莫不登諸簡編。以備采擇。其品類亦云詳已。然而世風不古。習俗移人。富者病乎驕。貧者病乎諂。長民者或病乎貪。爲將者或病乎怯。其一切奢侈惰慢詐僞淫僻之病。深入膏肓。雖使扁鵲復生。亦將望而反走。夫豈區區藥石之所能拯救者哉。聖人憂之。始教以誠正脩齊存心養性之道。以祛其驕諂貪怯奢侈惰慢詐僞淫僻之病。以救其陷溺於死亡。顧至道高深。得其門者或寡。中人以下。每視爲迂闊難行。忽而不講。明商邱宋栗庵先生。歎大道之就湮。憫生民之日病。乃紬繹史傳。下逮諸子百家。自春秋以至有明。凡嘉言懿行。有益身心。堪爲九經羽翼者。錄成一帙。命曰古今藥石。平易淺近。可法可行。非有割皮解肌洗腸滌臟之奇。而一展卷間已足起人沈疴。益人神智。令人心廣而體胖。又何必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治病爲哉。惜其書經明季兵燹。未甚流通。余家藏有原刻。時取以治吾病。輒奏奇效。夫疾疢亦人所時有也。與使爲枕中祕。孰若爲度世丹。因悉心校訂。間綴評語。付之梓以廣其傳。倘殪殣者如法治療。皆得涊然汗出而霍然病已。不亦快乎。惟勿憚其苦於口與棘於膚也。幸甚。

皇清道光九年。歲在己丑。季冬月。承德郎通判銜知河南魯山縣事東海後學榮譽序。

自序

萬歷癸酉。余釋負抵里。有客荷衣蕙帶。揖而扣余曰。荃芷盈庭。蘅蕖屏谷。子何病焉。而遽求田閒舍乎。余應之曰。僕病在膏肓。非子之所能知也。客異之。因出是編以示之。曰。此吾治病方也。知方則知病矣。客覽既。乃慢然易容曰。子之病、天下之通病也。其方、古今之良方也。盍公諸。曰。茲吾志也。錄以授之。客再拜。杖策跨驢而去。期十年病愈。結社於終南之陽。余挽之不可得。乃歌以送之曰。洧盤可濯兮。窮石可舍。青松爲蓋兮馬可縶。纏未解兮言已結。

萬歷癸酉九月既望。栗菴宋纁識。

汪序

傳云。上藥養命。中藥養性。又云。上醫醫國。此何以稱焉。蓋栗菴宋公于中山授古今藥石一卷。余讀一再過。則皆所謂苦口而利於病者。津津乎有味於其言。公云。吾居商邱十年。著此。吾所採惟吾病所須藥物耳。雖然。參苓滿篋。何疾弗瘳。豈可長令爲公禁方。祕而不傳也。余嘗聞軒轅氏以道之精華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其旨多得於岐伯俞跗之傳。所謂養性命醫國者是已。試飲上池之水。以讀公之書。則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杭毒尉。而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雖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湔浣腸胃。漱滌臟腑。練精易形。無不可者。懷此于身。足以養性命矣。公此于人。人足以醫國矣。蓋公嘗遊燕韓趙魏吳宋之區。多方以躋斯民於仁壽。乃復善息十年而精其術。豈直三折肱。殆九折臂矣。旦暮坐而論道。其亦軒轅氏之岐伯俞跗與。余稟弱而多病。第不能諱疾。請以公之書嘗繫之肘后。

萬歷癸未孟秋。巴郡虞龍甫汪言臣頓首敘。

古今藥石卷上

商邱宋　繻栗菴輯

碩輔寶鑑

蕭文終侯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後在孝惠朝。顧獨薦參自代。　侯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云。　酇侯不銜舊郤。薦參代己。體國忘私。當如是也。乃貽後數語。識則遠矣。彼穴金陵玉。爲無窮計。而不知囊蠍藏虺。自毒害其子孫。若此者。亦大駭也哉。

第五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

楊伯起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嘗蔬食。故舊長者或勸開產業。公不肯。曰。使後世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諸葛武侯亮嘗自言曰。我心如稱。不能爲人輕重云。明劉基曰。凡爲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己不與焉。千古同揆。

房元齡自以權寵隆盛。累表辭位。　公治家有法度。嘗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聖賢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

魏文貞公徵。左右有毀公黨親戚者。帝詔彥博讓其不能著形迹。公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爲一體。若置至公事形迹。上下共由玆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已悔之。內不避親。外不避仇。惟誠明者能之。帝又問。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公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狄梁公仁傑巡撫河南。天授二年。爲相。武后嘗謂公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公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

楊文貞公綰拜相。制下。士相賀於朝。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化人以行。於此可見。

崔文貞公祐甫。廣平中。朱泚獻猫鼠同乳。爲瑞。常衮率百官稱賀。公獨不賀。曰。物反常爲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賀爲。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將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千古正論。

李鄴侯泌。初。上爲諸王時。李林甫百方危之。亦嘗害公。至是。上欲勑諸將發其塚。焚骨揚灰。公曰。枯骨何知。徒示不廣。且恐傷上皇意。乃止。恐傷父意。人子宜知。

陸宣公贄。初。竇參常傾公。後參爲李巽所奏。上大怒。欲殺之。公言參大臣。罪不至死。力救之。乃止。貶驩州司馬。又欲理其親黨。籍其家貲。公皆請寬之。宣公之學。公誠爲本。

崔司空羣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元宗用姚宋張韓諸賢則理。用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

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張九齡。專任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安危存亡。各有先幾。易所以戒履霜也。

呂文穆公蒙正。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耳。上命復紳官。公不辯。未幾。罷相。後考課院。得紳實狀。乃黜之。公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公不辯。亦不謝。此等器量。非淺人可及。公夾袋中有册子。每四方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卽疏之。悉分門類。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各稱職者。以此。

李文靖公沆。帝以公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眞宰相。

寇萊公準、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宏事嘲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敝何傷。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復棄也。誠詐一語。恐非萊公之言。

王文正公旦。先是張民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公曰。若罪民。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民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亂遂止。帝稱其善處大事云。眞善處大事。

寇準數短公于上。公嘗稱準。上以詰公。公曰。理固當然。臣在位久。政事闕失多。準不爲隱。益見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愈賢公。此公之盛德。若一涉僞。則類公孫宏處汲長孺矣。

公在中書時。準居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

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呂許公夷簡。上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之。公愈緩轡。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體。

文潞公彥博。唐介劾張堯佐。因及公。出知許州。及許州被召時。卽上言。唐介前所言。多中臣病。介未召。臣不敢行。於是介得判潭州。尋至大用。與介遂爲知己。介子義問、出入公門下。後薦爲集賢殿修撰。帥湖南

呂正獻公公著、嘗薦處士常秩。秩後稍變節。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公瞿然謝之。

大儒治行

濂溪周子。慶歷甲申。以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

明道程子。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縣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白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監司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持國嘗患在下者多欺。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名實。

自警編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眞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爲淺露者之戒。

趙忠獻公普謂人曰。吾觀呂公端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眞台輔之器。

韓魏公琦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公爲相。曾公爲亞相。趙康靖、歐陽文忠公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人以爲得宰相體。又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黃花晚節香。　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字。公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請不宣示於外。淮南漕臣獻羨餘十萬貫。公請拒之。以防刻剝。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又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

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於僞。

寇萊公準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尙書李公捧、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助。而詆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雱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盍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晏公敦復知衢州。方議和之初。公力詆屈己之非是。執政患其不附己。使腹心之人啗公以利。曰。公若能曲從其議。兩地旦夕可至。公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逾辣。請勿復言。

黃公中爲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則陰畫以獻。宰相召長貳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綰未對。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爲。周退謂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爲諫諍官也。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曰。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搢紳以爲名言。

范文正公仲淹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公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公而告曰。吾善

鍊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公懷中。公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公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尙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幷白金授之。封誌宛然。縣有牧地。每歲。衞士縱馬踐民田。百姓病之。縣令不敢誰何。公下車。民有訴衞士縱馬食田者。公捕而杖之。衞士校長申殿前司。殿前司申樞密院。有旨劾公。公申中書曰。非不知衞士非畿邑小官所敢刑。然養兵出於二稅。二稅出於民田。衞士牧馬而侵食民田。則稅將使何從而出哉。身爲縣令。職在養民。若坐視而不恤。安用縣令哉。章出。特免罪。仍令畿邑。兼管勾牧地。自公始也。

司馬溫公光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甕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親友。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元城曰。知所以相薦否。元城曰。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若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尙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

問近思者也。

呂文靖公夷簡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

章郇公爲宰相五六年。及死之後。天下不見黨與偏私之迹云。

劉元城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文靖公。後之爲相者則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欺蔽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紀綱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　元城徧歷言路。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時以殿上虎目之。

傅獻簡公堯俞嘗論事。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曰。若襄公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哲宗卽位。公除御史中丞。卽上疏言。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臣請極其力。以死繼之。若夫窺人之私。擿其細故。此非臣之志也。

張繹曰。鄒志完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李文正公昉爲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

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劉忠肅公摯論人才大槩曰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繳奏僞榜趙忠簡公鼎與張忠獻公浚進呈忠獻奏曰乞斬益以釋謗上不應又曰不然乞遠竄去上未允忠簡公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忠獻怒忠簡不主己意忠簡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謫輕必不致力營救又事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忠獻歎服其言（夫耶作知）

呂氏童蒙訓云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　又云當官處事務合人情

趙清獻公抃家居甚隘弟姪以厚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其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明名臣言行錄

章溢拜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能哉。

吳訥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公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爲創新第于城中舊址。公曰。某素不愛華靡。何爲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

林聰。先是。爲都察院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綰院。章道中。時有所彈劾。當時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己既不言。而又遏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周經爲春坊中允。侍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子起立拱聽。內閣謂公宜跪請坐聽。公不從。竟得如禮。拜戶部尚書。每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如課入多者。則與下考。　大同缺馬。尚書馬端肅公請給折糧銀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沮格。既得旨。公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爲據。詞甚激。上爲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　給事中魯昂。以財匱乏。請令諸藩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公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恐非藏富于民之意。又有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張燈具。公言不可。以小民脂膏供耳目之玩。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公言禁地非外人所得入。不過爲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之。

張悅。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　公見風俗奢靡

日甚於是崇節儉以率子孫嘗有言揭屏閒以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黃孔昭侍郎謝鐸嘗稱之曰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尚書張悅又稱其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

劉大夏孝宗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公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公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鑒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勑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効順上稱善久之　宏治甲子北邊總兵員缺有李某者求媚近戚以情干于上欲傳奉得之上曰傳奉先朝弊政朕始革罷豈可復踵其人懇請上命司禮監與兵部議之太監李榮對曰有旨傳奉尚書劉某且執奏中官口傳之詞彼豈聽受耶其人懇不已上一日奉天早朝退獨召公授一帖子公啓視之乃硃書某人姓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上既命兵部推舉只當以堪任者聞如某人才望非帥臣選終不可從明日推某某以請上徑從內批出用李某其人到未久被劾上曰向用李某蓋不得已今敗事矣悔不用卿所舉之人

章懋或諷爲文章曰小技爾予弗暇又有詰弗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

余子俊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嘗語人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愼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

理學名臣言行錄

薛瑄。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邀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而拜恩私門耶。已而遇諸途。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妾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公辨其冤。都御史王文詔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愧焉。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獨公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特遣太子太保王文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公抗章辯之。獲免者衆。公爲學貴踐履。學以復性爲本。言以明性爲先。陳選。其居此官。卽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卽欲盡此心。

羅倫。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餅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　先生爲人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爲。人之毀譽歡戚。事之成敗利鈍。己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也。

周瑛自敍履歷以授諸子。曰。我他日卽棄子。子無粉飾吾事。以誣天下後世。但謀葬我此山之顛。以此納諸幽。足矣。

鄒智。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槩御史湯鼐妄言朝政。嫉君者因疏君名。下錦衣獄。君身親三木。僅餘殘喘。

神色自若。無所屈撓。供詞略云。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爲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

薛文清公要語內篇

獨處不能謹。而徒飾乎外。僞也。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少言沈默最妙。　無欲則所行自簡。　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纔舒放。卽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輕言則納侮。　自喜則自矜之心生。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　自家一箇身心。尙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鳥雀巢茂林。蛟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於密。　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淸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開卷卽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大丈夫心事。當如靑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

其偏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矯之之功。存養在省察。若待已發。旋得旋失。）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爲僞。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言不及行。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謂之言。凡著於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爲。不及古人多矣。吾輩所當深戒也。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學者開口皆能言道理。然當體諸心。果能實好此道理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道理否。若能言之於口。而體諸身心者皆不能然。是所謂自欺也。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看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纔爲善。即有求名之心。乃人欲而非天理矣。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耶。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愼獨也。掃却浮雲。而太虛自淸。徹去蔽障。而天理自著。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自治之要。寧過於剛。顏子克己之功。非至剛不能。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爲何物也。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己不覺也。雷霆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若。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能得天。即怨天。其心忿忮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賢之心何啻霄壤。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人知論人之是非。而己之是非則不知也。古人有曰。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故四勿視爲先。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翫。人所爲順理。卽所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吉乎。人所爲悖理。卽所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凶乎。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思。則心淸而義理自見。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推之凡事皆然。邵子詩云。不讀人間非聖書。凡不正之書。皆不可讀。識進則量進。消息盈虛。造化自然之理。聖人知之。故順之而吉。衆人不知。故逆之而凶。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小心來。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

薛文淸公要語外篇

爲官最要安重。下所瞻視。一發言不當。殊愧之。深以刻薄爲戒。每事當從忠厚。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應酬世務而不戾乎時宜。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勢到七分。卽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爲之加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爲之加沮。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所見既明。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如何而易吾之自信。疑人輕己者。皆內不足。聞人毀己而怒。則譽己者至

矣。人譽己。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己。果有惡。卽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當官不接異色之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疎絕。至于工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遠。亦淸心省事之一助。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卽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宏之氣象。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責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幷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安重深沈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此言當熟思。

爲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循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平之體。非君子之

道也。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己未善。人譽之。不足喜。己有善。人毀之。不足怨。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略有與人計較長短意思。即是渣滓消融未盡。方爲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正以立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處事識爲先。斷次之。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尙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尙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爲次也。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張子曰。學至於不責人。其學進矣。此言當深體而力行之。自古有天下者。觀其所用之人。則政事可知矣。利者人心之同欲。而欲專之。可乎。復則吉。迷復凶。古之亡國之君。敗家之子。皆迷復者也。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己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常人纔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端。於方快意之時尤當謹。快意之時。方盛之極而衰之漸也。

古今藥石卷下

陳子言行錄

謂謝元吉曰。人心上容着一物不得。才著一物即有礙。且如功業。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業上。此心便不廣大。便是有累之心。是以聖賢之心。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此是聖人心境。賢者尚難臻此。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學爲己也。其仕也爲人。學爲人也。其仕也爲己。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 出處去就之節。不可苟也。非但不可苟仕。亦不可苟止。 謂劉東山曰。貪官汚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輩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 某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斂衽而嘆。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州三兵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無有也。捷至。羣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卹之。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爲喜。將不知以克敵爲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 昔呂蒙正拜副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乎。同列欲詢其名。遽止之曰。知當終身不忘。不如勿問。固是量大。實善快活。

晁氏客語

范文正作守。歲荒。且疫作。公興徭役以勞之。曰。在民得食其力。又使人氣血運動。

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疑乎隘也。然不念舊惡。此所以爲伯夷。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雖袒裼裸裎不以爲溷。疑乎不恭也。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所以爲下惠。

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効也。

司馬溫公作相。以李公擇爲戶部。公擇文士。少吏才。人多訝之。公曰。方天下意朝廷急於利。舉此人戶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貪吏望風掊刻之心也。

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闒茸爲寬大。胥失之矣。

省心銓要

讒言巧。佞言甘。忠言直。信言寡。　廣積不如教子。　太廟之犧被文繡。而悔不及鵠鵝深林一枝之樂也。

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幾千百人。處眇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於一席之地乎。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者。以其有爲耳。皮毛齒角禽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草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無德以表俗。無功以及物。於禽獸草木之不若也。哀哉。　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嗤我。樂莫大焉。

食能止飢。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　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小人詐而巧。故人悅之者衆。君子誠而拙。故人知之者寡。　女相妬於室。士相妬于朝。古今通患也。若無貪榮擅寵之心。何嫉

妬之有。

鶴林玉露

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

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濃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友。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而臨下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晝永編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爲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而多爲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

張忠定公詠、嘗夜夢謁紫府眞君。待西門黃兼濟承事頗隆。翊旦。卽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問平日有何陰德。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富家作如此事。其富未艾。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注玉盃。同一醉也。尙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如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惟老瓦盆可長兒孫。傾銀注玉。其能久乎。

有術者謁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云。吾亦有箇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惡。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算數乎。

趙康靖公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平生誥勑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深山窮谷之人多高年。嗜欲少故也。

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滯於筦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如。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錢明逸在禁林。不滿意。出於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己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

昔人有言。莫使滿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國而伐吳。苻堅空國而伐晉。此是使盡滿帆風。故一敗郎中。稅駕無所。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

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

劉卞功。徽宗賜號高尙先生。王子常侍郎嘗問以脩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己心田。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

綠雪堂雜言

韓魏公於小人欺己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愚謂此正魏公德量最高處。明知欺己。則終莫能欺。苟訐其情。則激怨矣。然則不中傷之不已也。古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幾。噫。魏公之智遠矣。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皤然老矣。大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爲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以爲少年英俊侮老慢賢之戒。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博厚。四面均焉。其規制頗類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營壽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難之。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況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或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慙悔無地。遂不割碑。賴有此慙。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買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投書浦之南。一日。狂客王太痴來遊焉。留酌池上。酒半酣。太痴曰。樂哉茲墅。翁費直幾何。三老曰。費千金也。太痴曰。二十年前。老夫從觴詠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太痴曰。翁當效贊皇公。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日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其言。愀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謝之。且曰。太痴眞達者之言哉。老悖空與兒孫作牛馬矣。詼諧動人。與兒孫作牛馬者。爲其勞苦作家耳。若此等謀。直爲兒孫造地獄。豈牛馬哉。

提學彭雲田嘗語予曰。君子捉筆撰文字。凡是非毀譽之間。不宜草草。予退而思之。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岩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李西涯悔作元明宮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續自警編

象山講論。終日不倦。問曰。何以能然。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

陳白沙曰。生之謂來。死之謂往。往來之間。奚得奚喪。

陽明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

薛敬齋曰。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爲學無別法。只是心不妄想。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爲。事事皆天理。常提省此心。勿令昏蔽妄馳。即處事少錯矣。

龍門子曰。行遇刃者必避。食遇鴆者必舍。懼害己也。麗色藏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哉。

李沆居陋巷。頹垣壞壁。不以屑意。嘗言。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

敖器之善察脈。常言心脈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趙季仁曰。此非論脈。乃是論學。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

禪家云。貴眞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眞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

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燦爲日星。滃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

鄭子有疾。聞眞空寺老僧善治。一日叩之。僧曰。貴恙起於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讎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卻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瘴。經綸職業。不告劬勩。禪家謂之事瘴。二者之瘴。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胡敬齋居仁曰。人之大病有三。一曰粗惡。二曰輕浮。三曰昏弱。反此三病。亦曰和細沈重。強明而已。

操持要極其謹密。窮理要極其精微。應事要極其詳審。規模要極其宏大。

將聖賢言語句句從自己身上體驗。何患不長進。

王汝言曰。德如方。才如圓。安重方正。德之象也。流通敏達。才之象也。凡天下之物。其方者必不足於流通。

其圓者必不足於安重故人之生也德勝者恒少才才勝者恒少德理氣之自然也惟聖人則方圓俱全才德兼備焉予友王遙峯嘗曰方不滯圓不穩即此之謂也

勤有三益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魏鶴山詩曰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

楊誠齋云人皆以飢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飢不寒耳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況下此者其可不知飢寒之味哉

魏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纔可善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因睚眦遂成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

唐楊憑爲李夷簡所劾貶臨賀監人無往視者徐晦獨送憑藍田不顧夷簡之怒而夷簡復表用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兩難而李猶大

羅豫章曰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

王衍居宰輔之重而營三窟爲自全之計然清談倡亂身名俱殞終不能以自全也漢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太盛而爲延壽求出補宋謝瞻見兄弟並爲侍郎將軍位任顯密乞貶弟晦以保門戶彼之求以自

全者。蓋異乎狡兎公之計矣。張謝高見。

金藏於土。則草木不生。人猶草木。積金之多。則生意斬絕。子孫必微。身亦不能永久。何不悟此而惟金之貪乎。危論妙論。

宋杜祁公衍性好施。張侍讀環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淳祐四年。趙葵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此正吾君吾相今日所當加意者也。

王忠肅公翺自兩廣召爲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敍過閘。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卽調爲考功主事。人兩賢之。

程襄毅公信征南蠻。制詞。賞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輒賞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束攝人。卽幸事集。輒自專非。分有奇禍。

霍文敏公□奏疏曰。如蒙首召戶部。問之曰。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內府需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軍士糧餉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蓰於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逾極。盍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中外文職幾何。次召工部。問各監局歲費物料幾何。各以祖宗朝額數較之。今日增加幾何。命六部各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撙節之思自不能已。

楊文襄公一清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留都歲饑。米價騰踴。死者相枕藉。韓忠定公文時參贊機務。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度支。以未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糴。

正德中。秦藩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及倖臣張忠輩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私念草制恐遺後虞。不草恐忤上。不可測。遂引疾。蔣冕亦繼引疾。梁文康公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耶。於是上震怒。內臣督促甚急。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愼之。毋忽。上覽制。駭問。若是其可慮。其勿與事。遂寢。公不顯言。而托詞悟主。有回天之力焉。

此大學問。大作用。非若前世滑稽者流也。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烏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

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歷者。革弊以存法也。荊公之施行於熙寧者。

因弊而變法也。

王陽明答方叔賢書。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品評一定。便如黑白。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癥之功。但混於參苓蓍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悞者矣。名言。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縣令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文定深重之。卽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左布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范能如此。故文定薦之也。

曹彬征江南。攻金陵。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城中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久不下。盡屠戮人民無遺。彬之子孫貴盛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

晉衞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

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曰。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卽利也。其言愈精且密。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而爲。此卽義也。若有一毫內交要譽之心。卽是有所爲而爲。卽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夸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夸文章。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所長。故能保其長。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之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夸之於貪汚之士。一動其心。必索於我。有識畏禍者。與之可也。不然。誅而薦賄無及矣。

教家要略

人之於子。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厚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可爲靈龜明鑑也。

劉廷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登第。及歸。則定婚女已雙瞽矣。家又不振。廷式涓吉成禮。女家辭曰。女子已爲廢人。何可奉箕帚。廷式竟娶之。生二子。女卒。哭之哀。蘇子瞻慰諭之曰。予聞哀生於愛。愛生于色。子娶盲女。愛何從生。廷式曰。某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不知其有目與無目也。其後二子相繼登第。

楊玢尙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爲強隣所侵。子弟欲訴於官。以狀白玢。玢署紙尾曰。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向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温。進其蔬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陰。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其爲貧也。

李文正公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陳希夷云。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爲至言。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孝莫大焉。以保富貴之策奉君忠莫大焉。

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發解。後一人授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者死。托夢以告鄂州曰。我生於富貴。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得享用。故生。後鄂州授官至典郡。豈非有所警乎。

雜錄

睿齋瑣綴錄云。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嫠嫂地基。僅一間。宏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嫠。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此可爲欺孤弱寡者之戒。

譚子云。巧者爲不巧者所使。詐者爲不詐者所理。

龍舒子云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嘗如人有錢一千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若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奢而壽長者何也曰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奢則愈促矣貪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省約三書云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

景行錄云觀朝夕起臥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聖學崇基云蘇軾自潮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獨鮮于侁往見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固所願也

名臣記云南戶書雍太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欲親用公公不應遂斥公去公歸居章曲別墅不涉城市日焚香讀書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以太故屈法許襄毅論當世人物獨推公與章公懋

勸善錄云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凡爲下而忠誠事上爲長而仁慈安衆爲師而勤於教導爲友而誠於琢磨皆布施

王文成公守仁曰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

然身沒未寒而業屬之他人。讎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蠍也。吁可戒哉。

張簡肅公敷華曰。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軒傲里閭。僕僕過彤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過來或無涯。不如愼德業。庶幾永無譁。

樂子罕爲宋司城。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宋人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呂東萊先生言。凡治事有涉權貴者。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有其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閒矣。

樵談云。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

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獨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說苑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遂致其族人於廷理。廷理懼。遂刑其族人。國人聞之曰。若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也。

欲成家。置兩犁。欲破家。置兩妻。

省心雜言云。人用財試。金用火試。

要做好人。全被嗜慾沈溺。則嗜慾吾之讎敵也。今人以得嗜慾爲快者。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與。聖賢見得道理了了分明。該如此做。定如此做。雖其中審時度勢。終不離了這道。不是將就過去便罷。平旦時覺所爲不是。此便是夜氣所發。人有慾則不剛。孟子集義以養浩然之氣。意正如此。聖賢處世。出有出的道理。處有處的道理。盡得道理。出也好。處也好。今人志於富貴功名。所以見得處不如出也。幹天下事。非有操守有氣節者不能。故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風俗奢儉。所關不小。如古今階亂者。多在太平富庶之後。其反治者。乃因國亂民貧得之。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語可爲貪官之戒。言官感激大義。奮不顧身。讒邪害之。多指爲沽名。嗚呼。愛名何如愛生。在人主加察耳。

凡謀事貴采衆議。而斷之在獨。人有德於我。不可不感。我有德於人。不必望感。望感而不遂。必責責則恩而反爲讎矣。爲人要在根本上用工夫。務博好奇竟成何用。辨舍於訥。巧隱於拙。剛蓄於巽。直蘊於謙。明養於晦。五者藏用之道也。此五者出於自然。則聖人出於有心。則老氏之流。制一器。常經數匠之手而後成。國家事奈何獨任己意乎。秉鈞者試思之。莫因事變之來便倉皇失措。先定己之心。心定自有區處。

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君子以道德輕重人。小人以勢利輕重人。昔孔子爲政。初不免有怨。若據今采訪。便當論劾。成功在後。誰能待也。此有才而不得展布者之由。情本親也。利能疎之。況以利而親者。有不以利而疎乎。情本厚也。利能

薄之。況以利而厚者。有不以利而薄乎。

穆跋

大中丞栗菴宋公。諸所裒古今藥石。大都彷彿衞生經之遺。乃核而闡。淵而適俗。縷析而易鏡。毋論達官顯相。林叟墨夫。間壹味之。竦然有中其骨髓。弗覺瞑眩自失。竊意衞生經當不若是效也。余所患膏肓朝夕瞑眩。得公之藥石。不啻若拱璧。然昔季梁疾。問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謝去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繼自今余其爲季梁乎。因筆之。以語同志者。愼無若南榮趎飲藥加病爲也。迺公日且大拜。展醫國手。飲世淳和而華胥之。則侍御汪公已論著云。

萬歷癸未秋吉整飭大名等處兵備副使豫章穆煒謹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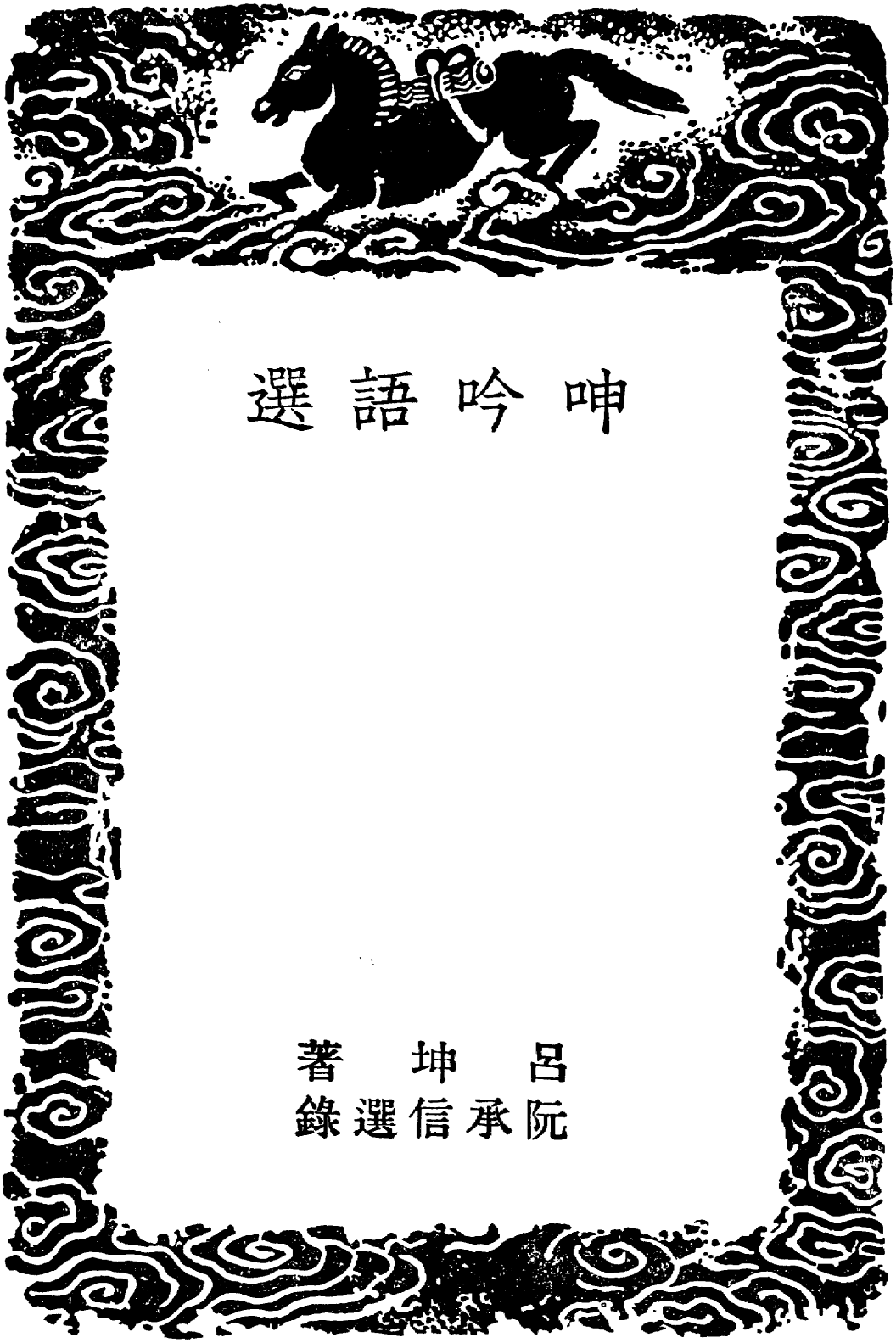
趙跋

侍御汪公按天雄。一日。出督撫宋公所錄古今藥石。授副臬穆公示余梓。梓成。侍御執筆弁諸簡。則告余曰。玆禁方也。不宜無言。余故不窺軒轅之秘。夫又何言。雖然。亦嘗聞腠理骨髓之喻於扁鵲氏。向使桓聽其言。蚤爲計。則病可已。彼何至望而走乎。今涉世之夫之不爲桓者無幾矣。夫彼豈不欲處乎不淫之度。遊乎無端之紀。而卒迷惑沈痼以沒其身。則何以故。障存爾。去障之故。舍公之藥石曷效哉。蓋公夙昔嘗試醫國手。所在壽國壽民。已而高蹈且十年。所得上下古今得失善敗榮辱禍福終始之歸。奚啻視見垣一方。玆應特旨。復秉鉞六郡。旦夕且調鼎。宏濟區寓。其所爲藥石。蓋發軒轅所未發者。循其方。勿藥有喜。不然。鮮不爲扁鵲之所驚矣。魯公扈趙齊嬰請攻疾。鵲以換心之說進。已剖胷易置之。投以神藥。旣悟如初。返其室。妻子弗識。嗟嗟。夫攻疾當如是也。余亦有痼疾。請遂以公之藥石換余心。

萬歷癸未秋八月吉。直隸大名府知府膠東趙愼修謹跋。

商邱沈文端公鯉家居。生日、族人上壽。明神宗遣使存問。從弟某私語曰。兄位宰相。蒙恩存問。而羣從子姓濟濟如此。可謂盛矣。公愀然久之。曰。弟以爲盛。吾方憂其衰耳。弟愕然問故。公曰。吾鄉宋立菴太宰繻。家法可敬。彼方貴盛。吾家不及也。頃立菴生日。吾預其家宴。座中子弟數十人。不聞飲啖聲。昨吾生日。見諸子弟飲啖不顧長者。家法如此。是以知其衰也。後沈再傳遂不振。而宋莊敏公從孫文康公權、位宰相。文康長子中丞犖、今爲江蘇巡撫。

右阮亭先生池北偶談。



呻吟語選

呂坤著
阮承信選錄

本館據文選樓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呻吟。病聲也。呻吟語。病時疾痛語也。病中疾痛。惟病者知。難與他人道。亦惟病時覺。既愈旋復忘也。予小子生而昏弱善病。病時呻吟。輒志所苦以自恨曰。愼疾無復病。已而弗愼。又復病。輒又志之。蓋世病備經。不可勝志。一病數經。竟不能懲。語曰三折肱成良醫。予乃九折臂矣。疣痼年年。呻吟猶昨。嗟嗟多病無完身。久病無完氣。予奄奄視息而人也哉。三十年來。所志呻吟語凡若干卷。攜以自藥。司農大夫劉景澤攝心繕性。平生無所呻吟。予甚愛之。頃共事鴈門。各談所苦。予出呻吟語眎景澤。景澤曰。吾亦有所呻吟而未之志也。吾人之病。大都相同。子既志之矣。盍以公人。蓋三益焉。醫病者見子呻吟。起將死病。同病者見子呻吟。醫各有病。未病者見子呻吟。謹未然病。是子以一身示懲於天下。而所壽者衆也。卽子不愈。能以愈人。不既多乎。余矍然曰。病語狂。又以其狂者惑人聞聽。可乎。因擇其狂而未甚者存之。嗚呼。使予視息苟存。當求三年艾。健此餘生。何敢以疣痼自棄。景澤景澤。其尙醫余也夫。

萬歷癸巳三月抱獨居士寧陵呂坤書

序

明寧陵呂叔簡先生著呻吟語一書。大有補于世道人心。士大夫立身行事。事君臨民。皆當以此爲法。其言中正和平。篤實通達。無講學家偏僻空誕之習。固皆從聖賢經傳中推衍而出者也。桂林相國有摘錄本。予又從此本中選錄之。鈔爲二卷。以付家塾弟子。使知君子務本之道也。揚州阮承信記。時年政七十。

呻吟語選卷上

明　寧陵呂坤叔簡著

天地

春雨少者。薰蒸之氣未濃也。春多雨。則洩夏之氣。而夏雨必少。夏多雨者。薰蒸之氣有餘也。夏少雨。則積氣之餘。而秋雨必多。此謂氣之常耳。至於有霪潦之年。必有亢陽之年。總之一箇陰陽。一般分數。先有餘。則後不足。此有餘。則彼不足。均則各足。是謂太和。太和之歲。九有皆豐。

地道。好生之至也。凡物之有根種者。必與之生。盡物之分量。盡己之力量。不至寒凝枯敗。不止也。故曰稱母。

聖賢

所貴乎剛者。貴其能勝己也。非以其能勝人也。聖門稱剛者誰。吾以爲顏子曾子而已。

堯舜功業如此之大。道德如此之全。孔子稱贊。不啻口出。在堯舜心上。有多少缺然不滿足處。道原體不盡。心原趁不滿。勢分不可強。力量不可勉。聖人怎放得下。是以聖人身囿於勢分力量之中。心長於勢分力量之外。纔覺足了便不是堯舜。

浩然之氣。孔子非無。孟子是浩然之氣。孔子是渾然之氣。渾然是浩然底歸宿。浩然是渾然底作用。

陳桂林相國云孟子之浩然亦從勿助勿忘集義所生非任氣者可比。

聖人嘗自視不如人故天下無有如聖人者非聖人之過虛也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一才一智未必皆出聖人下也以聖人無所不能豈無一毫之未至以衆人之無所能豈無一見之獨精以獨精補未至固聖人之所樂取也此聖人之心日歉然不自滿足日汲汲然不已於取善也。

聖人原見得道理無窮智愚均有所得皆足有益於我竝不是故爲退讓故泰山不辭土壤而益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而益佐其深常人見不及此所以終其身一無所有常覺己之有餘不覺己之不足也。

爲宇宙完人甚難自初生以至屬纊徹頭徹尾無些子破綻尤難恐亘古以來不多幾人其餘都是半截人前面破綻後來脩補比至終年晚歲纔得乾淨成就了一箇好人。

人非堯舜誰無氣質稍偏造詣未至識見未融體驗未到物欲未忘底過失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說出以自勉自責亦不肯向別人招認以求相勸相規。

聖人不作無用文章其論道則爲有德之言其論事則爲有見之言其敍述歌詠則爲有益世教之言。

典籍

詩家無拘鄙之氣然令人放曠辭家無暴戾之氣然令人淫靡。

道體

孳孳周孔之道只是傍人情依物理拈出箇天然自有之中行將去不驚人不苦人所以難及後來人勝他不得卻尋出甚高難行之事元冥隱僻之言怪異新奇偏曲幻妄以求勝不知聖人妙處只是箇庸常看六經四書語言何等平易不害其爲聖人之筆亦未嘗有不明不備之道嗟夫賢智者過之佛老楊墨莊列申韓是已彼其意見才是聖人中萬分之一而漫衍閎肆以至偏重而賊道後學無識遂至棄菽粟而餐玉屑厭布帛而慕鶴氅無補飢寒反生奇病悲夫

人情物理四字千古聖賢離他不得故平天下之道則曰絜矩絜矩之方不外于同好惡舍此而別求新奇非異端而何

爭輕重者至衡而息爭短長者至度而息爭多寡者至量而息爭是非者至聖人而息中道者聖人之權衡度量也

禮制

名器於人無分毫之益而國之存亡民之死生于是乎繫是故衮冕非暖於綸巾黃瓦非堅於白屋別等威者非有利于身受跪拜者非有益于己然而聖王重之者亂臣賊子非此無以防其漸而示之殊也是故雖有大奸惡而以區區之名分折之莫不失辭喪氣吁名器之義大矣哉

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崇過禮臣妾之災也情愛過義子孫之災也

學者處事處人先要識箇禮義之中正這箇中正處要析之無毫釐之差處之無過不及之謬便是聖人

問學

能辨眞假是一種大學問。萬古惟有眞之一字。磨滅不了。蓋藏不了。

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得法程。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卽應。不待思索矣。

讀古人書。如能隨處印證。正如聚古今來許多良師益友。日夕切劘。那得無益。

學問之功。聖人亦不敢廢。不從學問中來。任從有掀天揭地事業。都是氣質作用。氣象豈不炫赫可觀。一入聖賢秤尺。坐定不妥。貼學問之要。如何隨事用中而已。

學問二字。原自外而得來。蓋學問之理。雖全於吾心。而學問之事。則皆古今名物。人人而學。事事而問。然後此心與道方浹洽暢快。若怠於考古。恥於問人。聰明只自己出。不知怎麼叫做學者。

明體全爲適用。明也者明其所適也。不能適用。何貴明體。然未有明體而不適用者。有種講學人。不能施於有政。始知所明不是適用之體。

圓融者無詭隨之態。精細者無苛察之心。沈默者無陰險之術。光明者無淺露之病。勁直者無徑情之偏。執持者無拘泥之迹。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此是善學。

人有一長處卽有一病處。其病處卽在所長之中。長善救失。全憑學問。

只有一毫粗疎處。便認理不眞。所以說惟精。不然。衆論淆之而必疑。只有一毫二三心。便守理不定。所以

說惟一不然利害臨之而必變。

涵養

當急遽冗雜時只不動火則神有餘而不勞事從容而就理一動火種種都不濟。

定靜安慮得一毫勉強不得。

沈靜非緘默之謂也意淵涵而態閑正此謂眞沈靜雖終日言語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或稠人廣衆中應繁劇不害其爲沈靜神定故也一有飛揚動擾之意雖端坐終日寂無一語而色貌自浮或意雖不飛揚動擾而昏昏欲睡皆不得謂沈靜。

余平生處人處事激切之病十居其九一向在這裏克只消磨不去始知不美之質變化甚難而況以無恆之志不深之養如何能變化得若志定而養深便是下愚也移得一半。

以激切爲病非喜怠緩非尙圓活要出之以和平耳曉得一克字便不任性。

萬金之賈貨雖不售不憂販夫閉門數日則愁苦不任矣凡不見知而慍不見是而悶皆中淺狹而養不厚者也。

待價在沽怨尤紛泯席珍待聘奔競何來。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只在箇定火火定則百物兼照萬事得理。

自家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量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德。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善人無邪夢夢是心上有底男不夢生子女不夢娶妻念不及也只到夢境都是道理上做這便有許大工夫許大造詣

以激而發者必以無激而廢此不自涵養中來算不得有根本底學者涵養中人遇當爲之事來得不陡若懶若遲持得甚堅不移不歇彼攘臂抵掌而任天下之事難說不是義氣畢竟到盡頭處不全美

平居時有心訒言還容易何也有意收斂故耳只是當喜怒愛憎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

喜怒多是任氣愛憎則溺於情

存心

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臥山林遊心廊廟身處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箇是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卻是禪定之學

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殃身者惟理義之悅我心卻步步是安樂境

不存心者見不出自家不是只於動靜語默接物應事時件件想一想便見渾身都是過失須動合天則然後爲是如何疎忽得一時學者思之

種豆其苗必豆種瓜其苗必瓜心本邪曲而言欲正直其將能乎

屬纊之時般般物皆帶不得惟是帶得此心卻教壞了是空身歸去矣可爲萬古一恨

暮夜無知此四字百惡之總根也大姦大盜皆自無知之念充之天下大惡只有二種欺無知不畏有知欺無知還是有所忌憚心此是誠僞關不畏有知是箇無所忌憚心此是死生關猶知有畏良心尚未死也

凡人應酬多不經思一向任情做去所以動多有悔若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智者之忽固不若愚者之詳也

自家身子原是自家心去害他取禍招尤陷於危敗

修身

六經四書君子之律令小人犯法原不曾讀法律士君子讀聖賢書而一一犯之是又在小人下矣

士君子之偶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則言天下國家不言物理人情則言風俗世道不規目前過失則問平生德業若一相逢不是褻狎便是亂講此與僕隸下人何異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固是藏身之恕有諸己而不求諸人無諸己而不非諸人亦是無言之感大學爲居上者言若是君子守身之常法則余言亦蓄德之道也

有過是一過不肯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

立身行己服人甚難也要看甚麼人不服若中道君子不服當蚤夜省惕其意見不同性術各別志向相

反者。只要求我一箇是。

省察

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勤惰儉奢是成敗關。飲食男女是生死關。

平生所爲。使怨我者得以指摘。愛我者不能掩護。亦省身之一大恥也。士君子愼之。故我無過而謗語滔天。不足驚也。可談笑而受之。我有過而幸不及聞。嘗寢不貼席。食不下咽矣。是以君子貴無惡于志。

予嘗怒一卒。欲重治之。召之久不至。減予怒之半。又久而後至。詬之而止。因自笑曰。是怒也。始發而中節耶。中減而中節耶。終止而中節耶。惟聖人之怒。初發時便恰好。終始只是一箇念頭不變。

屋漏尙有十目十手。爲人上者。大庭廣衆之中。萬手千目之地。譬之懸日月以示人。分毫掩護不得。如之何弗愼。

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飢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鎭定在震驚時。

事休問大家行不行。舊規有不有。只看義上協不協。勢不在我而於義無害。且須勉從。若有害於義。卽有主之者。吾不敢從也。

人休不擇就交話休不想就說。事休不思就幹。

克治

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西晉儒禮法而樂豪放病本正在此安肆日偷安肆者懶散之謂也此聖賢之大戒也。

人一生大罪過。只在自是自私四字。

容貌要沈雅自然。只有一些淺浮之色。作爲之狀。便是屋漏少工夫。

力行

才能技藝。讓他占箇高名。莫與角勝。至於綱常大節。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補。

休諉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

事見到無不可時。便斬截做。不要留戀。兒女子之情。不足以語辦大事者也。

斷之一字。原謂義所當行。卻念有牽纏。事有掣礙。不得脫然爽潔。總然只在大頭腦處成一箇是字。第二義都放下。況兒女情利害念。那顧得他。若待你百可意千趁心。一些好事做不成。

愼言

評品古人。若執偏見曲說。昧于時。不知其勢。責其病。不察其心。未嘗身處其地。未嘗心籌其事。而曰某非也。某過也。是瞽指星。聾議樂也。

簡而當事。曲而當情。精而當理。確而當時。一言而濟事。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是謂脩辭之善者。其要有二。曰澄心。曰定氣。

學者說話。要簡重從容。循物傍事。便是說話中涵養。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吏。律令所寃。賴清議以明之。雖死猶生也。清議所寃。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寃之也。

今之戲者媟矣。卽有滑稽之巧。亦近俳優之流。凝靜者恥之。

彰死友之過。此是第一不仁。生而攻之也。望其能改。彼及聞之也。尙能自辨。死而彰之。夫何爲者。雖實過也。吾爲掩之。

辨學術。談治理。直須窮到至處。讓人不得。所謂宗廟朝廷便便言者。蓋道理古今之道理。政事國家之政事。務須求是乃已。我兩人皆置之度外。非求伸我也。非求勝人也。何讓人之有。只是平心易氣。爲辯家第一法。纔聲高色厲。便是沒涵養。

責人到閉口捲舌。而赤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不快心。然淺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得過七分。須含蓄以養人之媿。令其自新。則可。

在邪人前發正論。不問有心無心。此是不磨之恨。見貪者談廉道。已不堪聞。又說某官如何廉。益難堪。又說某官貪。愈益難堪。況又勸汝當廉。況又責汝如何貪。彼何以當之。或曰當如何。曰位在則進退在我。行法可也。位不在而情意相關。密諷可也。若與我無干涉。則箝口而已。禮入門而問諱。此亦當諱者。

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已定矣臨時還有變更況未定者乎故寧有不知之名無貽失言之悔

反己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更有長進只竟夕點檢今日說得幾句話關係身心行得幾件事有益世道自慊自愧自恍然獨覺矣

士大夫一身斯世之奉宏矣不蠶織而文繡不耕畜而膏粱不雇貸而車馬不商販而積蓄此何故乃於世分毫無補慚負兩間人又以大官詫市非蓋棺有餘愧矣

人人自責自盡不直四海無爭彌宇宙間皆太和之氣矣

擔當處都要箇自強不息之心受用處都要箇有餘不盡之意

無謂人唯唯遂以爲是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爲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爲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爲恭我也

安分

一貴達還家門戶不如做官時悄然不樂曰世態炎涼如是人何以堪余曰君自炎涼非獨世態之過也平常淡素是我本來事熱鬧紛華是我倘來事君留戀富貴以爲當然厭惡貧賤以爲遭際何炎涼如之

名分不立。則朝廷之紀綱不尊。法令不行。聖人以名分行道。曲士恃道以壓名分。固哉世之腐儒。以尊名分爲諂時勢也。卑哉世之鄙夫。以諂時勢爲尊名分也。

才短德微。卽卑官薄祿。已不相負。若已踰涯涘。而觖望無窮。卻是難爲了造物。孔孟終身不遇。又當如何。

大纛高牙。鳴金奏管。飛旌捲蓋。淸道唱騶。輿中之人志驕意得矣。蒼生之疾苦幾何。職業之修廢幾何。使無媿於心焉。卽匹馬單車。如聽鈞天之樂。不然。是益厚吾過也。婦人孺子。豈不驚炫。恐有道者笑之。故君子之車服儀從。只以辨等威而已。所汲汲者。固自有在也。

仕途上。只應酬無益人事。我嘗自喜行三種方便。甚於先達有益。不面謁人。省其疲於應接。不輕寄書。省其困於裁答。不乞求人看顧。省其難於區處。

隱逸之士。只優於貪榮戀勢人。畢竟在行道濟時者之下。使天下而皆我也。我且不得有其身。況有此樂乎。

理欲

世之人。聞稱人之善。輒有妒心。聞稱人之惡。輒有喜心。此天理忘而人欲肆者也。孔子所惡。惡稱人之惡。

孔子所樂。樂道人之善。

語云、縱欲忘身。忘之一字。最宜體玩。昏不省記謂之忘。欲迷而不悟。情勝而不顧也。

不見可欲時。人人都是君子。一見可欲。不是滑了脚跟。使是擺動念頭。把持則爲賢者。兩忘則爲聖人。

凡人之爲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嗚呼至於樂爲不善而後良心死矣。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

人品

文藝自多浮薄之心也。富貴自雄。卑陋之見也。此二人者。皆可憐也。而雄富貴者尤鄙。

以富貴自雄。是心目中止知有富貴。損人利己。患得患失。何所不至。故尤可鄙。

體解神昏。志消氣沮。天下事。不是這般人幹底。攘臂抵掌。矢志奮心。天下事。也不是這般人幹底。幹天下之事者。智深勇沈。神閑氣定。有所不言。言必當。有所不爲。爲必成。不自是而露才。不輕試以倖功。此眞才也。世鮮識之。近世惟前二種人。乃互相譏。識者肯笑之。

賢人君子。那一種人裏沒有。鄙夫小人。那一種人裏沒有。世俗多在那爵位上定人品。把邪正卻作第二著看。今有僕隸乞匄之人。特地做忠孝節義之事。爲天地間立大綱常。我當北面師事之。環視達官貴人。似俛首居其下矣。論到此。那富貴利達。與這忠孝節義比來。豈直太山鴻毛哉。然則匹夫匹婦未可輕。而下士寒儒。其自視亦不可渺然小也。

在下之君子小人。無權無勢。尙不十分關係。若爵位中之君子小人。則吏治民風。人心世道。均關乎此。正直人。植綱常。扶世道。忠厚人。養和平。培根本。然而激天下之禍者。正直之過。養天下之禍者。忠厚之過。

也。此四字兼而有之。惟時中之聖人。

心平氣和。而有強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古之論賢不肖者。不曰幽明。則曰枉直。則知光明洞達者爲賢。隱伏深險者爲不肖。眞率爽快者爲賢。斡旋轉折者爲不肖。

品第大臣。率有六等。上焉者寬厚深沈。遠識兼照。造福于無形。消禍于未然。無智名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賜。其次剛明任事。慷慨敢言。愛國如家。憂時如病。而不免太露鋒鋩。得失相半。其次恬靜逐時。動循故事。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其次持祿養望。保身固寵。國家安危。略不介懷。其次貪功啓釁。怙寵張威。愎是任情。撓亂國政。其次奸險凶淫。煽虐肆毒。賊傷善類。蠱惑君心。斷國家命脈。失四海人望。

極寬過厚。足恭曲謹之人。亂世可以保身。治世可以敦俗。若草昧經綸。倉卒籌畫。荷天下之重。襄四海之難。永百世之休。旋乾轉坤。安民阜物。自有一等英雄豪傑。渠輩當束之高閣。

棄此身操執之常。而以圓軟沽俗譽。忘國家遠大之患。而以寬厚市私恩。巧趨人所未見之利。善避人所未識之害。立身于百禍不侵之地。事成而我有功。事敗而我無咎。此智巧士也。國家奚賴焉。

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衆人事。讓美歸功。此君子事。分怨共過。此盛德事。

讓美歸功。功自易集。分怨共過。過亦何傷。此惟明于大體而存心公恕者能之。

或問君子小人辨之最難曰君子而近小人之迹小人而爲君子之態此誠難辨若其大都則如皁白不可掩也君子容貌敦大老成小人容貌浮薄瑣屑君子之心正直光明小人之心邪曲微曖君子之言雅淡質直惟以達意小人之言鮮穠柔澤務欲可人君子與人眞誠而不養其過小人與人諛悅而多濟其非君子處事可以盟天質日雖骨肉而不阿小人處事低昂世態人情雖昧理而不顧君子臨義慷慨當前惟視天下國家人物之利病其禍福毀譽漠不關心小人臨義則觀望顧忌先慮爵祿身家妻子之便否視社稷蒼生漫不屬己君子事上禮不敢不恭難使枉道小人事上身不知爲我側意隨人君子御下防其邪而體其必至之情小人御下遂吾欲而忘彼同然之願君子自奉節儉恬雅小人自奉汰侈彌文如此類者色色頓殊孔子曰患不知人吾以爲終日相與可定平生雖善矜持自有不可掩者在也

避嫌者尋嫌者也自辯者自誣者也心事重門洞達略不回邪行事八窗玲瓏毫無遮障則見者服聞者信稍有不白之誣將家家爲吾稱寃人人爲吾置喙矣此之謂潔品潔品不自潔

器量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卽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便動氣兩箇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唇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是便是無限寬舒

世上沒箇分外好底。便到天地位。萬物育底功用。也是性分中應盡得事業。今人纔有一善。便向人有矜色。便見得世人上都有不是。余甚恥之。

學者只是氣盈。便不長進。大人自處如庸人。初不自表異。退讓如空夫。初不自滿足。

世間無一件可驕人之事。才藝不足驕人。德行是我性分。

無才無學士之羞也。有才有學士之憂也。夫才學非有之難。而降伏之難。君子之貴才學。以成身也。非以矜己也。以濟世也。非以夸人也。

或問傲爲凶德。則謙爲吉德矣。曰謙眞是吉。然謙不中禮。所損亦多。在上者爲非禮之謙。則亂名分。紊紀綱。久之法令不行。在下者爲非禮之謙。則取賤辱。喪氣節。久之廉恥掃地。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我做君子。斯惑之甚也。聖賢處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澹然恬然。不與世忤。

把矜心要去得毫髮都盡。只有些須意念之萌。面上便帶著。聖賢志大心虛。只見得事事不如人。只見得人人皆可取。矜念安從生。

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盡分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好。

方嚴是處人大病痛聖賢處世離一溫厚不得故曰汎愛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愛人曰慈祥。曰豈弟。曰樂只。曰親民。曰容衆。曰萬物一體。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只恁踽踽涼涼。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箇礙物。卽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苟。亦非用世之才。只是一節狷介之士耳。

識見

事必要其所終。慮必防其所至。

將事而能弭。遇事而能捄。既事而能挽。此之謂達權。此之謂才。未事而知其來。始事而要其終。定事而知其變。此之謂長慮。此之謂識。

凡人初動一念是如此。及做出來。卻不是如此。事去回顧。又覺不是如此。只是識見不定。

無用之朴。君子不貴。於德慧術知。亦不可無。

不以外至者爲榮辱。極有受用處。然須是裏面分數足始得。

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

見面前之千里。不若見背後之一寸。故達觀非難。而反觀爲難。見見非難。而見不見爲難。

處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己見。要悉事之理。

富以能施爲德。貧以無求爲德。貴以下人爲德。賤以忘勢爲德。

聞譽我而喜。聞毀我而怒。只是量不廣。眞善眞惡在我。毀譽與我無分毫相干。

誠實

屋漏之地。可服鬼神。室家之中。不厭妻子。然後謂之眞學眞養。

有美意。必須有良法。乃可行。有良法。又須有良吏。乃能成。良吏者本眞實之心。有通變之才。厲明作之政者也。

今之人。只是將好名二字。坐君子罪。不知名自是好不將去。分人以財者實費財。教人以善者實勞心。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者。實殺身。一介不取者。實無所得。試著渠將這好名兒好一好。肯不肯。卽使眞正好名。所爲卻是道理。世之人以好名沮君子。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譏而自沮。吾道之大害也。

有憂世之實心。泫然欲淚。有濟世之實才。施處輒宜。斯人也。我願爲曳屨執鞭。

把天地間眞實道理。作虛套子幹。把世間虛套子作實事幹。吁、所從來久矣。

此種習氣。官常尤甚。

實處著脚。穩處下手。

平生無一事可瞞人。此是大快樂。

實言。實行。實心。無不孚人之理。

敦倫

責人要含蓄忌太盡。要委婉忌太直。要疑似忌太眞。今子弟受父兄之責。尙有所不堪。而況他人乎。孔子

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此語不止全交。亦可養氣。

一家之中。要看得尊長尊。則家治。若看得尊長不尊。如何齊他得。其要在尊長自脩。

閨門之中。少了箇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亡家破。皆由此起。

家法所係之重也。擬人以俳優。未有不艴然怒者。斯天下之辱名也。而俳優之家。世世業之而不知恥。其子孫豈無羞惡之良心。家法之所囿也。是故欲子孫善。莫如正家法。家法正而子孫染于氣習。不待教而似之矣。

家人之害。莫大於卑幼各恣其無厭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尤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聽之。

人子和氣愉色婉容。發得深時。養得定時。任父母冷面寒鐵。雷霆震怒。也只是這一腔溫意。一面春風。則自無不回之天。自無屢變之天。讒譖何由入。嫌隙何由作。所謂積誠意以感動之者。養和致敬之謂也。蓋格親之功。惟和爲妙。非至性純孝者不能。而今人子。以涼薄之色。惰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既不肯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人在孝弟之外固不足論。卽有平日溫愉之子。當父母不悅而亦慍見。或生疑而遷怒者。或無意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積隙成釁。遂致不祥。豈父母之不慈哉。此孤臣孽子之法戒也。

處人

人到無所顧惜時。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面。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

和氣平心。發出來如春風拂弱柳。細雨潤新苗。何等舒泰。何等感通。疾風迅雷。暴雨酷霜。傷損必多。或曰。不似無骨力乎。曰。譬之玉。堅剛未嘗不堅剛。溫潤未嘗不溫潤。余最知于和平。近悟得此。

天下無難處之事。只消得兩箇如之何。天下無難處之人。只消得三箇必自反。

誓心不足自明。避嫌反成自誣者。相疑之故也。心一而迹萬。故君子治心不脩迹。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道理。做不得人情。以此狥人。皆妄也。君子愼之。

大凡與人情不近。卽行能卓越。道之賊也。聖人之道。人情而已。

人情。天下古今所同。聖人防其肆。特爲之立中以待之。故立法不可太激。制禮不可太嚴。責人不可太盡。然後可以同歸于道。不然。是驅之使畔也。

恕人有六。或彼識見有不到處。或彼聽聞有未眞處。或彼力量有不及處。或彼心事有所苦處。或彼精神有所忽處。或彼微意有所在處。

應事

定靜安慮得。此五字時時有。事事有。

久視則熟字不識。注視則靜物若動。乃知蓄疑者亂眞知。過思者迷正應。

專欲難成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邪爲者宜愼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

恆言平穩二字極可玩蓋天下之事惟平則穩行險亦有得的終是不穩故君子居易

天下有兩可之事非義精者不能擇若到精處畢竟止有一可耳

審勢量力固智者事然理所當爲而値可爲之地聖人必做一番計不得成敗如圍成不克何損于舉動竟是成當墮耳孔子爲政於衞定要下手正名便正不來去衞也得

矯激之人加卑庸一等其害道均也吳季札、陳仲子、時苗、郭巨之類是已君子矯世俗只到恰好處便止矯枉只是求直若過直則彼左枉而我右枉也故聖賢之心如衡處事與事低昂分毫不得高下使天下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然後爲不詭于道

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于凝定之中耳

居官

夫爲上者最怕器局小見識俗

做官都是苦事爲官原是苦人官職高一步責任便大一步憂勤便增一步聖賢胼手胝足勞心焦思惟

天下之安而後樂。衆人快欲適情。身尊家潤。惟富貴之得而後樂。

自家官。靠著別人做。只是不肯踏定跟脚。挺身自拔。此縉紳第一恥事。

以林皐安樂懶散心做官。未有不荒怠者。以在家治生營產心做官。未有不貪鄙者。

作焉能爲有無底人。以之居鄉。儘可容得。只是受一命之寄。便是曠一命之官。在一日之職。便是廢一日之業。今以其不貪酷也而容之。以其善夤緣也而進之。國一無所賴。民一無所裨。而俾之貪位竊祿。此人何足責。用人者無辭矣。

監司視小民藹然。待左右肅然。待僚寀溫然。待屬官侃然。庶幾乎得體矣。

今世居官奔走奉承。簿書期會。不緊要底虛文。先占了大半工夫。況平日又無脩政立事之心。急君愛民之志。蹉跎因循。但以浮泛之精神。了目前之俗事。即有志者亦不過將正經職業。帶脩一二足矣。

古之居官也。在下民身上做工夫。今之居官也。在上官眼底做工夫。古之居官也。尙正直。今之居官也。尙媕阿。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于地方有益。蒼生所損已多。

爲上官者。按臨所至。常思一草一粟。辨自何處。一舉一動。爲著何人。縱不能事事有利于民。先求事事無損于民。地方自然蒙福。

君子之事君也。道則直身而行。禮則鞠躬而盡。誠則開心而獻。禍福榮辱則順命而受。

喫這一箸飯。是何人收打底。穿這一匹帛。是何人織染底。大廈高堂。如何該我居住。安車駟馬。如何該我乘坐。獲飽煖之休。思作者之勞。享尊榮之樂。思供者之苦。此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者也。不然。其負斯世斯民多矣。

喜奉承是箇愚障。彼之甘言卑辭。隆禮過情。冀得其所欲。而免其可罪也。而我喜之感之。遂其不當得之欲。而免其不可已之罪。以自蹈於廢公黨惡之大咎。以自犯於難事易悅之小人。是奉承人者智巧。而喜奉承者癡呆也。雖然。奉承人者。未嘗不愚也。使其所奉承而小人也則可。果君子也。彼未嘗不以此觀人品也。

士君子常自點檢。晝思夜想。不得一時閑。卻思想箇甚事。果爲天下國家乎。抑爲身家妻子乎。士君子高官重祿。上藉之以名分。下奉之以尊榮。爲汝乎。不爲汝乎。

人只是怕當局。當局者之十。不足以當旁觀者之五。智慮以得失而昏也。膽氣以得失而奪也。只沒了得失心。則志氣舒展。此心與旁觀者一般。何事不濟。

治道

從政自有箇大體。大體既立。則小節雖有牴牾。當別作張弛。以輔吾大體之所未備。不可便改絃易轍。譬如待民貴有恩。此大體也。卽有頑暴不化者。重刑之。而待民之大體不變。待士有禮。此大體也。卽有淫肆

不檢者嚴治之而待士之大體不變彼始之寬也既養士民之惡終之猛也槩及士民之善非政也不立大體故也

動大衆齊萬民要主之以慈愛而行之以威嚴

著令甲者凡以示天下萬世最不可草率草率則行時必有滯礙最不可含糊含糊則行者得以舞文最不可疎漏疎漏則出於吾令之外者無以憑藉而行者得以專擅

有一種人以姑息匪人市寬厚名有一種人以毛舉細故市精明名皆偏也聖人之寬厚不使人有所恃聖人之精明不使人無所容

古之爲人上者不虐人以示威而道法自可畏也不卑人以示尊而德容自可敬也脫勢分於當階而居尊之體未嘗褻見腹心於辭色而防檢之法未嘗疎

天之氣運有常人依之以作事而百務成物因之以長養而百病少上之政體有常則下之志趨定而漸可責成人之耳目一而因以寡過若以無定之心恣難事之性令其求之語難憑求之意不得手足無措而尤責求無已也此爲上者之大戒也

爲政以問察爲第一要此堯舜治天下之妙法也今人塞耳閉目只恁獨斷以爲寧錯勿問恐蹈耳軟之病此不求本原耳吾心果明則擇衆論以取中自無偏聽之失心一愚暗卽詢岳牧芻蕘尙不能自決況獨斷乎所謂獨斷者先集謀之謂也謀非集衆不精斷非一己不決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爲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爲本。能使賢人君子無鬱心之言。則正氣培矣。能使羣黎百姓無腹誹之語。則元氣固矣。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

爲人上者。只是使所治之民。箇箇要聊生。人人要安分。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協宜。這是本然職分。遂了這箇心。纔得暢然一霎懽。安然一覺睡。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貼。此心如何放得下。何者。爲一郡邑長。一郡邑皆待命于我者也。爲天下主。天下皆待命于我者也。無以答其望。何以稱此職。何以居此位。夙夜汲汲圖維之不暇。而暇於安富尊榮之奉。身家妻子之謀。一不遂心。而淫怒是逞耶。夫付之以生民之寄。寧爲盈一己之欲哉。試一反思。便當媿汗。

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法有始利。不能必其不終弊。嫉才妒能之人。惰身利口之士。執其一害終弊者訕笑之。謀國不切而慮事不深者。從而附和之。不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則曰時勢本難爲。好動喜事何苦。至大壞極敝。瓦解土崩。而後付之天命焉。嗚呼。國家養士何爲哉。士君子委質何爲哉。儒者以宇宙爲分內何爲哉。

世間萬物。皆有所欲。其欲亦是天理人情。天下萬世公共之心。每憐萬物有多少不得其欲處。有餘者盈溢于所欲之外而死。不足者奔走于所欲之內而死。二者均。俱生之道也。常思天地生許多人物。自足以養之。然而不得其欲者。正緣不均之故耳。此無天地不是處。宇宙內自有任其責者。是以聖王治天下。不

說均。就說平。其均平之術。只是箇絜矩。絜矩之方。只是箇同好惡。

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讎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以直攻曲也。三軍縞素是已。恩怒。感激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死人之身。非是皆強驅之也。

凡戰之道。貪生者死。忘死者生。狃勝者敗。恥敗者勝。

無治人。則良法美意。反以殃民。有治人。則弊習陋規。皆成善政。予觀放賑、平糶、檢災、均地、鄉約、保甲、社倉、官牛、八政。而傷心焉。

教化

智慧長於精神。精神生於喜悅。故責人者與其怒之也。不若教之。與其教之也。不若化之。從容寬大。諒其所不能。而容其所不及。恕其所不知。而體其所不欲。隨事講說。隨時開諭。彼樂接引之誠。而喜于所好。感督責之寬。而媿其不材。人非木石。無不長進。故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善誘人。今也不令而責之豫。不明而責之喻。未及令人。先懷怒意。挺詬忿加。既罪矣。而不詳其故。是兩相讎。兩相苦也。爲人上者切宜戒之。

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天下治矣。

刑法

賞及淫人。則善者不以賞爲榮。罰及善人。則惡者不以罰爲辱。是故君子不輕施恩。施恩則勸。不輕動罰。

動罰則懲。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舜時獄也。故聖人寧不明也。而不忍不仁。今人決獄。恥不明。而殺人。大可恨也。故寧錯生了人。休錯殺了人。錯生則生者尚有悔過之時。錯殺則我亦殺人之罪。司刑者慎之。

凡事不可輕疑。惟斷獄不可不疑。此疑字從慎重矜恤中來。

要知用刑本意。原爲弼教。苟寬能弼教。更是聖德感人。更見妙手作用。

一法立而一弊生。誠是然。因弊生而不立法。未見其爲是也。無弊之法。雖堯舜不能。故聖人不苟立法。不懲小弊而廢良法。不爲一時之弊而廢可久之法。

法至于平。盡矣。君子又加之以恕。乃知平者。聖人之公也。恕者。聖人之仁也。彼不平者。加之以深。不恕者。加之以刻。其傷天地之和多矣。

因偶然之事。立不變之法。懲一夫之失。苦天下之人。法莫不良于此矣。

治人治法。不可相無。聖人竭耳目力。此治人也。繼之以規矩準繩六律五音。此治法也。說者猶曰有治人無治法。然則治人無矣。治法可盡廢乎。夫以藏在盟府之空言。猶足以伏六百年後之霸主。而況法乎。故治天下者。以治人立治法。法無不善。留治法以待治人。法無不行。世道縱極。必有操切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敝。嚴極必有長厚者出。出則不分賢愚一番人受其福。此非獨人事。氣數固然也。故智者審勢相時。不決裂於一懲之後。而驟更以一切之法。昔有獵者。入山見騶虞。以爲虎也。殺之。尋復悔。明日

見虎。以爲騶虞也。舍之。又復悔。主時勢者之過于所懲也。亦若是矣。

矯枉者過正。流弊者無窮。救時者不可不知。

用人

事有知其當變。而不得不因者。善捄之而已矣。人有知其當退。而不得不用者。善馭之而已矣。善用人底。是箇人都用得。不善用人底。是箇人都用不得。

君子有君子之長。小人有小人之長。用君子易。用小人難。惟聖人能用小人。用君子在當其才。用小人在制其毒。

小人只怕他有才。有才以濟之。流害無窮。君子只怕他無才。無才以行之。雖賢何補。

御民

民情不可使不便。不可使甚便。不便則壅閼而不通。甚者令之不行。必潰決而不可收拾。甚便則縱肆而不檢。甚者法不能制。必放溢而不敢約束。故聖人同其好惡。以體其必至之情。納之禮法。以防其不可長之漸。故能相安相習而不至于爲亂。

御車者知地險。操舟者觀水勢。馭天下者察民情。此安危之機也。

三軍要他輕生。萬姓要他重生。不輕生不能戡亂。不重生易于爲亂。

建功立業

世道、人心、民生、國計。此是士君子四大責任。這裏都有經略。都能張主。此是士君子四大功業。

古之學者。窮居而籌兼善之略。今也同爲僚寀。後進不敢問先達之事。右署不敢知左署之職。在我避侵職之嫌。在彼先望蜀之議。是以未至其地也不敢圖。既至其地也不及習。急遽苟且。了目前之套數而已。安得樹可久之功。張無前之業哉。

堯舜事功。孔孟學術。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

古之居民上者。治一邑則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則任一郡之重。治天下則任天下之重。朝夕思慮其事。日夜經紀其務。一物失所。一事失理。不遑安食。限于才者。求盡吾心。限于勢者。求滿吾分。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勵憂勤。只是以濟世安民爲己任。以檢身約己爲先圖。自有知以至于蓋棺。尙有未畢。

興利除害

爲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其大利害當興革者。不過什一。此外只宜行所無事。不可有意立名建功。以求烜赫之譽。故君子之建白。以無智名勇功爲第一。至于雷厲風行。未嘗不用。嘗之天道然。以沖和鎭靜爲常。疾風迅雷。間用之而已。興利無太急。要左視右盼。革弊無太驟。要長慮卻顧。精神爽奮。則百廢俱興。肢體怠弛。則百興俱廢。

情有可通。莫于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若理當革。時當興。合于事勢人情。則非所拘矣。事有可以義起者。不必泥守舊例。有可以獨斷者。不必觀望衆人。若舊例當。衆人是。莫非我胸中道理。而彼先得之者也。方喜舊例代吾勞。方喜衆見印吾是。何可別生意見。以作聰明哉。此繼人之後者之所當知也。

君子動大事。十利而無一害。其舉之也必矣。不得已而權其分數之多寡。利七而害三則吾全其利而防其害。

秉公

進賢舉才而自以爲恩。退不肖之怨。誰其當之。

公私兩字。是宇宙內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寧。政清訟息。

人臣有二懲。曰私。曰僞。私則利己狗人。而公法壞。僞則彌縫粉飾。而實政隳。

君子與人共事。當公而不私。苟事之成。不必功之出自我也。不幸而敗。不必咎之歸諸人也。

士大夫居鄉。無論大有裨益。只不違禁出息。倚勢侵凌。受賄囑托。也還算一分人。或曰。家計蕭條。安得不治生。曰。治生有道。如此而後治生。無勢可藉者死乎。或曰。親族有事。安得不伸理。曰。官自有法。有訟必藉請謁。無力可通者死乎。士大夫無窮餓而死之理。安用寡廉喪恥若是。

聞人之善而掩覆之。或文致以誣其心。聞人之過而播揚之。或枝葉以多其罪。此皆得罪于鬼神者也。吾

黨戒之。

君子愼求人。講道問德。雖出己折節。自是好學者事。若富貴利達向人開口。最傷士氣。寧困頓沒齒可也。怨之一字是箇好道理。看那推心者是甚麼念頭。好色者怨人之淫。好貨者怨人之貪。好飲者怨人之醉。好安逸者怨人之惰慢。未嘗不以己度人。未嘗不視人猶己。而道之賊也。故行怨者不可以不審也。

後世執進退之柄者。不察這毀人者是小人。是君子。是以正士傷心。端人喪氣。一入仕途。只在彌縫塗抹上做工夫。更不敢得罪一人。

呻吟語選卷下

補遺

人之念頭。與氣血同爲消長。四十以前。是箇進心。識見未定。而敢於有爲。四十以後。是箇定心。識見既定而事有酌量。六十以後。是箇退心。見識雖眞。而精力不振。未必人人皆此。而此其大凡也。

把意念沈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今之學者。將箇浮躁心觀理。箇委靡心臨事。只模糊過了一生。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夷齊非湯武。明臣道也。此天下之大防也。不然。則亂臣賊子接踵矣。而難爲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民。故孔孟是湯武。明君道也。此天下之大懼也。不然。則暴君亂主接踵矣。而難爲民。

子弟。生富貴家。十九多驕惰淫泆。大不長進。古人謂之豢養。言甘食美服。養此血肉之軀。與犬豕等。此輩闒茸。士君子見之爲羞。而彼方且志得意滿。以此誇人。父兄之孽。莫大乎是。

子弟如此。父兄難辭不教之責。謂之孽者。以貧寒家子弟。習勞知艱。決無驕淫之事。是子弟驕淫。由父兄之富貴所致。乃責備之詞。推原之論也。噫、子弟席父兄豐厚之勢。不能振拔有爲。爲父兄光榮。而使論者以父兄爲孽。于心忍乎。願子弟書此一則以自警云。

男女遠別。雖父女兄妹姊弟。亦有別嫌明微之禮。故男女八歲不同食。子婦事舅姑。禮也。本不遠別。而世

俗最嚴翁婦之禮。影響間。卽疾趨而藏匿之。其次。夫兄弟婦相避。此外一無所避。已亂綱常。乃至叔嫂、姊夫、妻妹、妻弟之妻。互相嘲謔。以爲常。不幾于下流乎。不知古者授受不親。自妻妾之外。皆當遠授受之嫌。愛禮者不可不明辨也。

繼母之虐。嫡妻之妒。古今以爲恨者也。而前子不孝。丈夫不端。則舍然不問焉。世情之偏也久矣。懷非母之迹。而因似生嫌。借恃父之名。而無端造謗。怨讟忤逆。父亦被誣者。世豈無耶。恣淫狎之性。而恩重絲絲。挾城社之威。而侮及黃裏。谷風柏舟。妻亦失所者。世豈無耶。惟子孝夫端。然後繼母嫡妻。無辭於姻族矣。兒女輩。常著他拳拳曲曲。緊緊恰恰。動必有畏。言必有驚。到自專時。尙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愚父母之所當知也。

一門人向予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予曰。此等語。予亦能勦先儒之成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衙門中。多了一宗卷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樁話說。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濟否。我只有箇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撒數沒總數。

知彼知我。不獨是兵法。處人處事。一些少不得底。

豪放之心。非道之所棲也。是故道凝於寧靜。

終身不照鏡。終身不認得自家。乍照鏡。猶疑我是別人。常磨常照。纔認得本來面目。故君子不可以無友。

率眞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愼密者無口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靑天白日。言動如履薄臨深。其惟君子乎。

才有一段公直之氣。而出言做事。便露圭角。是大病痛。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

盜嫂之誣。雋不疑。揭婦翁之誣。第五倫。皆二子之幸也。何者。誣其所無。無近似之迹也。雖不辯而久則自明矣。或曰。使二子有嫂有婦翁。亦當辯否。曰。嫌疑之迹。君子安得不辯。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若付之無言。是與馬償金之類也。君子之所惡也。故君子不潔己以病人。亦不自汙以狥世。

稱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妒焉。稱人之惡。我有一惡。又何毀焉。

攻我之過者。未必皆無過之人也。苟求無過之人攻我。則終身不得一聞過矣。我當感其攻我之益而已。彼有過無過。何暇計哉。

古之人非曰位居貴要。分爲尊長。而遂無可言之人。無可指之過也。非曰卑幼貧賤之人。一無所知識。卽有知識。而亦不當言也。

只盡日點檢自家。發出念頭來。果是人心。果是道心。出言行事。果是公正。果是私曲。自家人品。自家定了

幾分。何暇非笑人。又何敢喜人之譽己耶。

毋以人譽而遂謂無過。世道尙渾厚。人人有心史也。人人各有一句終身用之不盡者。但在存心著力耳。

或問之曰。只是對症之藥便是。

毀我之言可聞。毀我之人不必問也。使我有此事也。彼雖不言。必有言之者。我聞而改之。是又得一不受業之師也。使我無此事耶。我雖不辯。必有辯之者。若聞而怒之。是又多一不受言之過也。

作本色人。說根心話。幹近情事。

且莫論身體力行。只聽隨在聚談間。曾幾箇說天下國家。身心性命。正經道理。終日嘵嘵刺刺。滿口都是閒談亂談。吾輩試一猛省。士君子在天地間。可否如此度日。

言語之惡。莫大於造誣。行事之惡。莫大於苛刻。心術之惡。莫大於深險。

萬事都要箇本意。宮室之設。本爲安居。衣之設。本爲蔽體。食之設。本爲充饑。器之設。本爲利用。苟知其本意。只在本意上求。分外的都是多了。

枕席之言。房闥之行。通乎四海。士君子不愛名節則已。如有一毫自好之心。幽獨言動。可不愼與。

無以小事動聲色。褻大人之體。

人不自愛。則無所不爲。過於自愛。則一無可爲。自愛者先占名。實利於天下國家。而迹不足以白其心。則不爲自愛者先占利。有利於天下國家。而有損於富貴利達。則不爲。上之者卽不爲富貴利達。而有累於

身家妻子則不爲。天下事待其名利兩全而後爲之。則所爲者無幾矣。

禍福是氣運。善惡是人事。理常相應。類亦相求。氣運只是偶然。故善獲福。淫獲禍者半。善獲禍。淫獲福者亦半。不善不淫。而獲禍獲福者亦半。人事只是箇當然。善者獲福。吾非爲福而修善。淫者獲禍。吾非爲禍而改淫。善獲禍而淫獲福。吾寧善而處禍。不肯淫而要福。是故君子論天道。不言禍福。論人事。不言利害。自吾性分當爲之外。皆不庸心。其言禍福利害。爲世教發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無所畏而不亡者也。天子者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於一時。畏史官於後世。百官畏君。羣吏畏長吏。百姓畏上。君子畏公議。小人畏刑。子弟畏父兄。卑幼畏家長。畏則不敢肆。而德以成。無畏則從其所欲。而及於禍。

余參政東藩日。而年友張督糧臨碧在座。余以朱判封筆濃字大。臨碧曰。可惜。可惜。余擎筆舉手曰。年兄此一念。天下受其福矣。判筆一字。所費絲毫硃耳。積日積歲。省費不知幾萬倍。充用硃之心。萬事皆然。天下各衙門。積日積歲。省費又不知幾萬倍。且心不侈然自放。足以養德。財不侈然浪費。足以養福。不但天物不宜暴殄。民膏不宜慢棄而已。夫事有重於費者。過費不爲奢。省有不廢事者。過省不爲吝。余在撫院日。不儉於紙。而戒示吏書。片紙皆使有用。比見富貴家子弟用財貨如泥沙。長餘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棄於地。胸中無不忍一念。口中無可惜兩字。人或勸之。則曰所值幾何。余嘗號爲溝壑之鬼。而彼方侈然自快。以爲大手段。不小家勢。痛哉。兒曹志之。

道理書盡讀。事務書多讀。文章書少讀。閑雜書休讀。邪妄書焚之可也。

以是非決行止。而以利害生悔心。見道不明甚矣。

平日不遇事時。儘算好人。一遇箇小小題目。便考出本態。假遇著難者大者。知成箇甚麼人。所以古人不可輕易笑。恐我當此未便在渠上也。

這一口呼吸去。萬古再無復返之理。呼吸暗積。不覺白頭。靜觀君子。所以撫髀而愛時也。然而愛時不同。富貴之士。歎榮顯之未極。功名之士。歎事業之未成。放達之士。恣情於酒。以樂餘年。貧鄙之士。苦心於家。以遺後嗣。然猶可取者。功名之士耳。彼三人者。何貴於愛時哉。惟知道君子。憂年數之日促。歎義理之無窮。天生此身。無以稱塞。誠恐性分有缺。不能全歸。錯過一生也。此之謂眞愛時。所謂此日不再得。此日足可惜者。皆救火追亡之念。踐形盡性之心也。

學問大要。須把天道人情物理世故。識得透徹。卻以胸中獨得中正底道理消息之。

任難任之事。要有力而無氣。處難處之人。要有知而無言。

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絕人逃世。情所不安。秉大政者。貴持平。不貴一切。持平則有節。一切則愈潰。何者。勢不能也。

與小人處。一分計較不得。須要放寬一步。

悔前莫如慎始。悔後莫如改圖。徒悔無益也。

事出於意外。雖智者亦窮。不可以苛責也。

才猶兵也。用之伐罪弔民。則爲仁義之師。用之暴寡凌弱。則爲劫奪之盜。是故君子非無才之患。患不善用才耳。故惟有德者能用才。

今人見前輩先達作事不自振拔。輒生歎恨。不知渠當我時。也曾歎恨人否。我當渠時。能免後人歎恨否。事不到手。責人儘易。待君到手時。事事努力。不輕放過便好。只任嘵嘵責人。他日縱無可歎恨。今日亦浮薄子也。

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量寬宏。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自懊恨耳。

聽言之道。徐審爲先。執不聽之心。與執必聽之心。其失一也。惟聖人能先覺。其次莫如徐審。

禍莫大於不讎人。而有讎人之辭色。恥莫大於不恩人。而詐恩人之狀態。

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得了眞是非。纔論公是非。

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激亂作。君子愼其所以激者。媿之則小人可使爲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爲小人。

疾言厲色。是己非人。是激也。自家取禍不惜。可惜好事做不成。

你說底是。我便從。我不是從你。我自從是。何私之有。你說底不是。我便不從。不是不從你。我自不從不是。何嫌之有。

擴充排遣橫逆之法有十。一曰與小人處。進德之資也。彼侮愈甚。我忍愈堅。於我奚損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二曰不遇小人。不足以驗我之量。書曰。有容德乃大。三曰彼橫逆者。至於自反而忠。猶不得免焉。其人之頑悖甚矣。一與之校。必起禍端。兵法云。求而不得者。挑也。無應。四曰始愛敬矣。又自反而仁禮矣。又自反而忠矣。我理益直。我過益寡。其卒也乃不忍於一逞。以掩舊善。而與彼分惡。智者不爲。太史公曰。無棄前修而崇新過。五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固自昧其天。而責我無已。公論自明。吾亦付之不辯。古人云。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六曰自反無闕。彼欲難盈。安心以待之。緘口以聽之。彼計必窮。兵志曰。不應不動。敵將自靜。七曰可避則避之。如太王之去邠。可下則下之。如韓信之跨下。古人云。身愈詘。道愈尊。又曰。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八曰付之天。天道有知。知我者其天乎。詩曰。投彼有昊。九曰委之命。人生相與。或順或忤。或合或離。或疎之而親。或厚之而疑。或偶遭而解。或久搆而危。魯平公將出。而遇臧倉。司馬牛爲弟子。而有桓魋。豈非命耶。十曰外寧必有內憂。小人侵陵。則懼患防危。長慮卻顧。而不敢侈然有肆心。則百禍潛消。孟子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卑幼有過。愼其所以責讓之者。對衆不責。愧悔不責。暮夜不責。正飲食不責。正歡慶不責。正悲憂不責。疾病不責。

流俗汚世中。眞難做人。又跳脫不出。只是淸而不激。就好。

天地間之禍人者莫如多。令人易多者莫如美。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慾。美聲令人多聽。美物令人

多貪。美官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景令人多留。皆禍媒也。不美則不令人多。不多則不令人敗。魚見餌不見鉤。虎見羊不見阱。猩猩見酒不見人。非不見也。迷於所美而不暇顧也。此心一冷。則熱鬧之景不能入。一淡。則豔冶之物不能動。夫能知困窮抑鬱。貧賤轗軻之爲祥。則可與言道矣。

嵇康善養生。而其死也卻在所慮之外。乃知養德尤養生之第一要也。德在我而蹈白刃以死。何害其爲養生哉。

或問共事二人。未有不妒者何也。曰。人之才能性行。容貌辭色。種種不同。所事者必悅其能事我者。惡其不能事我者。能事者見悅。則不能事者必疎。是我之見疎。彼之能事成之也。焉得不妒。既妒安得不相傾。故見疎者妒。妒其形己也。見悅者亦妒。妒其妒己也。然則奈何。曰居寵則思分而推之以均衆。居尊則思和而下之以相忘。人何妒之有。緣分以安心。緣遇以安命。反己而不尤人。何妒人之有。

祿位名壽。康寧順適。子孫賢達。此天福人之大權也。然嘗輕以與人。所最靳而不輕以與人者惟名。其惡者備有百福。惡名愈著。善者備嘗艱苦。善譽日彰。桀紂幽厲之名。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此固天道報應之微權也。

聖人不帶風土。賢人生燕趙則慷慨。生吳越則寬柔。就染了風土氣習。

費宰之辭。長府之止。看閔子議論。全是一箇機軸。便見他和悅而諍。處人論事之法。莫妙於閔子。天生的一段中平之氣。

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以道爲法度者。時中之聖。以氣質爲法度者。一偏之聖。

有相予者。謂面上部位多貴。處處指之。予曰。所憂不在此也。汝相予一心。要包藏得天下理。相予兩肩。要擔當得天下事。相予兩脚。要踏得萬事定。雖不貴。予奚憂。不然、予有媿於面也。

士氣不可無。傲氣不可有。士氣者明於人己之分。守正而不詭隨。傲氣者。昧於上下之等。好高而不素位。自處者每以傲人爲士氣。觀人者每以士氣爲傲人。悲夫。故惟有士氣者。能謙己下人。彼傲人者。昏夜乞哀。或不可知矣。

吾輩日多。而世益苦。吾輩日貴。而民日窮。世何貴於有吾輩哉。

身要嚴重。意要安定。色要溫雅。氣要和平。語要簡切。心要慈祥。志要果毅。機要縝密。

對憂人勿樂。對哭人勿笑。對失意人勿矜。

觀人只諒其心。心苟無他。迹皆可原。如下官之供應未備。禮節偶疎。此豈有意簡傲乎。簡傲上官以取罪。甚愚者不爲也。何怒之有。供應豐溢。禮節卑屈。此豈敬我乎。將以悅我爲進取之地也。何感之有。

凡見識出於道理者第一。出於氣質者第二。出於世俗者第三。出於自私者爲下。

凡爲外所勝者。皆內不足也。爲邪所奪者。皆正不足也。

無欲底有無私底。難二氏能無情欲而不能無私無欲。正三教之所分也。

聞毀不可遽信。要看毀人者與毀於人者之人品。考察之年。聞一毀言。如獲珙璧。不暇計所從來。枉人多

矣。

士君子高談闊論。語細探元。皆非實際。緊要在適用濟事。

不做討便宜底學問便是眞儒

第一要愛百姓。朝廷以赤子相付托。而士民以父母相稱謂。試看父母之於赤子。是甚情懷。便知長民底道理。就是愚頑梗化之人。也須耐心漸漸馴服。王者必世而後仁。揣我自己德教。有俄頃過化手段否。奈何以積習慣惡之人。而遽使之貼然我順。一教不從。而遽赫然武怒耶。此居官第一戒也。有一種不可訓化之民。有一種不教而殺之罪。此特萬分一耳。不可以立治體。

上用法勝下。下用欺以避法。下以術勝上。上用智以防術。以是而欲求治。胡可得哉。欲復古道。不如一待以至誠。誠之所不孚者。法以輔之。庶幾不死之人心。尚可與還三代之舊乎。

居上之患。莫大於賞無功赦有罪。尤莫大於有功不賞。而罰及無罪。是故王者任功罪。不任喜怒。任是非。不任毀譽。所以平天下之情。而防其變也。

使衆之道。不分職守。則分日月。然後有所責成。而上不勞。無所推委。而下不奸。混呼雜命。槩怒偏勞。此不可以使二人。況衆人乎。勤者苦。惰者逸。訥者寃。辯者欺。貪者飽。廉者飢。是人也。卽爲人下且不能。而使之爲人上。可歎也夫。

孔子在魯。中大夫耳。下大夫僚儕也。而猶侃侃。今監司見屬吏。煦煦沾沾。溫之以兒女子之情。纔正體統。

輒曰示人以難堪。纔尙綜核。則曰待人以苛刻。上務以長厚悅下官心。以樹他日之桃李。下務以彌文塗上官耳目。以了今日之簿書。吏治安得修舉。民生安得輯寧。

愈上則愈壅蔽。其壅蔽者衆也。愈下則愈聰明。其見聞者眞也。故論見聞。則君之知不如相。相之知不如監司。監司之知不如守令。守令之知不如民。論壅蔽。則守令蔽監司。監司蔽相。相蔽君。惜哉。愈下之眞情。不能使愈上者聞之也。

平之一字。極有意味。所以至治之世。只說箇天下平。世間千種人。萬般物。百樣事。各有分量。各有差等。只各安其位。而無一毫拂戾不安之意。這便是太平。

國家之取士以言也。固將曰。言如是。行必如是也。及他日效用。舉背之矣。今閭閻小民。立片紙。憑一人。終其身執所書而責之不敢二何也。我之所言。昭然在紙筆間也。人已據之矣。吁、執卷上數千言。憑滿闈之士大夫。且播之天下。視小民片紙何如。奈之何吾資之以進身。人君資之以進人。而自處于小民之下也哉。

在上者無過。在下者多過。非在上者之無過。有過而人莫敢言。在下者非多過。誣之而人莫敢辯。

君子小人。調停則勢不兩立。畢竟是君子易退。小人難除。若攻之太慘。處之太激。是謂土障狂瀾。灰埋烈火。棄人於惡而迫之自棄。俾中人爲小人。小小人爲大小人。甘心抵死而不反顧者。則吾黨之罪也。

宇內有三權。天之權曰禍福。人君之權曰刑賞。天下之權曰褒貶。禍福不爽。曰天道之淸平。有不盡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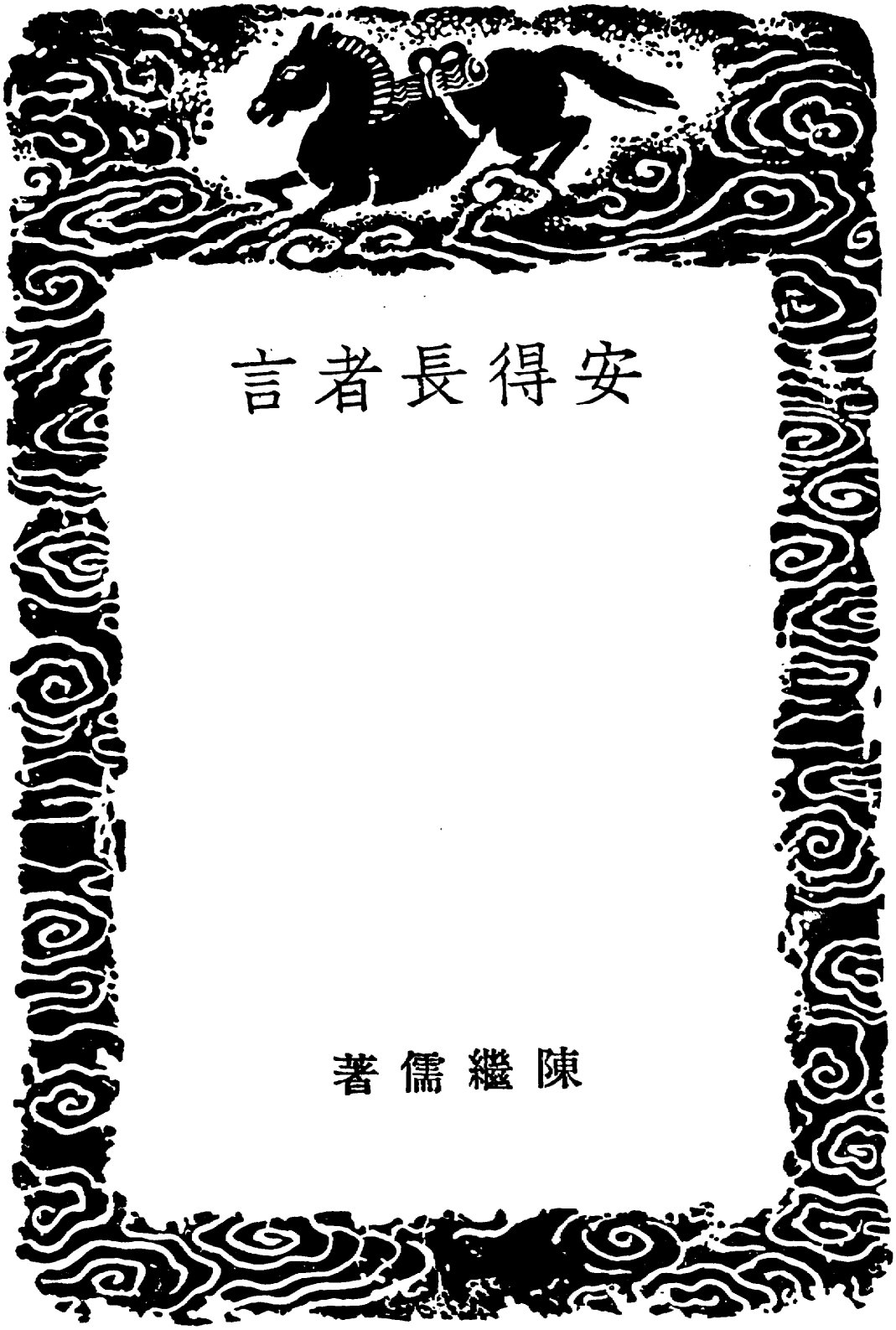
奪於氣數。刑罰不忒。曰君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限於見聞。蔽於喜怒。褒貶不誣。曰人道之清平。有不盡然者。偏於愛憎。誤於聲響。

士君子當自責。我是皐夔稷契否。只說吾君不堯舜。寧不惶汗。

聽訟之時。心不虛平。色態纔有所著。中證便有趨向。況以辭示之意乎。當官先要愼此。

張敬伯常經山險。謂余曰。天下事常震於始。而安於習。某數過棧道。初不敢移足。今如履平地矣。余曰。君始以爲險。是不險。近以爲不險。卻是險。

余燕服長公服少許。余惡之。令差短焉。或曰何害。余曰。爲下者出其分寸長。以形在上者之短。身之災也。害孰大焉。



安得長者言

陳繼儒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安得長者言

安得長者言

華亭陳繼儒著

余少從四方名賢游。有聞輒掌錄之。已復死心茅茨之下。霜降水落。時弋一二言。拈題紙屏上。語不敢文。庶使異日子孫躬耕之暇。若粗識數行字者讀之。了了也。如云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則吾豈敢。

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

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偶與諸友登塔絕頂。謂云。大抵做向上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乘興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又須賴諸君慫恿。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提撕警惺。跬步少差。易至傾跌。只此便是做向上一等人榜樣也。

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南宋人也。

合之可作出處銘。

名利壞人。三尺童子皆知之。但好利之弊。使人不復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使人不復顧君父。世有妨親命以潔身。訕朝庭以賣直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宦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有味於淡也。

賢人君子。專要扶公論。正易之所謂扶陽也。

清苦是佳事。雖然。天下豈有薄於自待。而能厚於待人者乎。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知此可以役使鬼神。

黃帝云。行及乘馬。不用迴顧。則神去。今人迴顧功名富貴。而去其神者。豈少哉。

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不當有憂國之語。

屬官論劾上司。時論以爲快。但此端一開。其始則以廉論貪。其究必以貪論貪矣。又其究必以貪論廉矣。使主上得以賤視大臣。而憲長與郡縣和同爲政可畏也。

責備賢者。畢竟非長者言。

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廣志遠願。規造巧異。積傷至盡。盡則早亡。豈惟刀錢田宅。若乃組織文字。以冀不朽。至於鏤肺鐫肝。其爲廣遠巧異。心滋甚。禍滋速。

大約評論古今人物。不可便輕責人以死

治國家有二言。曰忙時閒做。閒時忙做。變氣質有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火麗于木麗于石者也。方其藏於木石之時。取木石而投之水。水不能克火也。一付於物。卽童子得而撲滅之矣。故君子貴翕聚。而不貴發散。

甑甑子每教人養喜神。止菴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朝廷以科舉取士。使君子不得已而爲小人也。若以德行取士。使小人不得已而爲君子也。

奢者不特用度過侈之謂。凡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是暴殄天物。

鯤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不仆則蹶。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人有嘿坐獨宿。悠悠忽忽者。非出世人。則有心用世人也。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故也。

初夏五陽用事。于乾爲飛龍。草木至此已爲長旺。然旺則必極。至極而始收斂。則已晚矣。故康節云。牡丹含蕊爲盛。爛熳爲衰。蓋月盈日午。有道之士所不處焉。

醫書云。居母腹中。母有所驚。則生子長大時發顛癇。今人出官涉世。往往作風狂態者。畢竟平日帶胎疾耳。秀才正是母胎時也。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墻。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墻。不言腹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此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乎。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順。于我何關。我自處逆。于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

天下事大率類此。

用兵者仁義可以王。治國可以霸。紀律可以戰。智謀則勝負共之。恃勇則亡。

出一箇喪元氣進士。不若出一箇積陰德平民。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眞心。眞心卽奇策也。

凡議論要透。皆是好盡言也。不獨言人之過。

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卽善也。吾不知所謂惡。但使人恨者卽惡也。

講道學者。得其土苴。眞可以治天下。但不可專立道學門戶。使人望而畏焉。嚴君平買卜。與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弟。雖終日譚學。而無講學之名。今之士大夫恐不可不味此意也。

天理凡人之所生。機械凡人之所熟。彼以熟而我以生。便是立乎不測也。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卽鳥鵲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乘戾之感。至于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

頤卦愼言語。節飲食。然口之所入者其禍小。口之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游閒小人入門之漸。而是非媒孽交搆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是好風俗。

好世界。蓋訛言之訛字。化其言而爲訛也。

富貴功名。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其下不取辱則取禍。

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必無放肆之君子。

人有好爲清態而反濁者。有好爲富態而反貧者。有好爲文態而反俗者。有好爲高態而反卑者。有好爲淡態而反濃者。有好爲古態而反今者。有好爲奇態而反平者。吾以爲不如混沌爲佳。

人定勝天。志一動氣。則命與數爲無權。

偶譚。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且無論公之人品政事。只此閒工夫何處得來。所謂君子樂得其道。故老而不爲疲也。亦只爲精神不在嗜好上分去耳。

揑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人之嗜名節。嗜文章。嗜游俠。如嗜酒然。易動客氣。當以德性消之。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田鼠化爲鴽。雀入大海化爲蛤。蟲魚且有變化。而人至老不變何哉。故善用功者。月異而歲不同。時異而日不同。

好譚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

有濟世才者。自宜韜斂。若聲名一出。不幸而爲亂臣賊子所劫。或不幸而爲權奸佞倖所推。既損名譽。復掣事幾。所以易之無咎無譽。莊生之才與不才。眞明哲之三窟也。

不盡人之情。豈特平居時。卽患難時。人求救援。亦當常味此言。

俗語近于市。纖語近于娼。諢語近于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

人之交友。不出趣味兩字。有以趣勝者。有以味勝者。有趣味俱乏者。有趣味俱全者。然寧饒於味。而無寧饒於趣。

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彼以逆加。吾以順受。有此病自有此藥。不必校量。

羅仲素云。子弒父。臣弒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于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嗔火坑塹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眞一帖清涼散也。

小人專望人恩。恩過不感。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難忘。

好義者。往往曰義憤。曰義激。曰義烈。曰義俠。得中則爲正氣。太過則爲客氣。正氣則事成。客氣則事敗。故曰。大直若曲。又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

醫以生人。而庸工以之殺人。兵以殺人。而聖賢以之生人。

人之高堂華服。自以爲有益于我。然堂愈高則去頭愈遠。服愈華則去身愈外。然則爲人乎。爲己乎。

神人之言微。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衆人之言多。小人之言妄。

欲見古人氣象。須于自己胸中潔淨時觀之。故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于自家體貼。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語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矣。當三復斯言。

徐主事好衣白布袍。曰。不惟儉朴。且久服無點汚。亦可占養。

河洛卦範。皆圖也。書則自可鑽研。圖則必由討論。古人左圖右書。此也。今有書而廢圖。故有學而無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其惟圖乎。

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癡呆以防死。

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利濟。便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乞丐亦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蹉過耳。

夫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逍遙之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

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

人心大同處。莫生異同。大同處卽是公論。公論處卽是天理。天理處卽是元氣。若于此處犯手者。老氏所謂勇乎敢則殺也。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說士大夫。獨拈民之一字。卻有味。

沓假山無巧法。只是得其性之重也。故久而不傾。觀此則嚴重者可以自立。

後輩輕薄前輩者。往往促算。何者。彼既賤老。天豈以賤者贈之。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王少河云。好色好闘好得禽獸。別無所長。只長此三件。所以君子戒之。

靜坐以觀念頭起處。如主人坐堂中。看有甚人來。自然酬答不差。

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和之至也。人乃同類。而多乖暌何與。故朱子云。執拘乖戾者。薄命之人也。

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順逆差遣。何曾作得主。馬牛爲人穿着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爲馬牛者幾何。哀哉。

世亂時。忠臣義士。尚思做箇好人。幸逢太平。復爾溫飽。不思做君子。更何爲也。

凡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怨也。得罪于我者。可怨也。

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天下惟聖賢收拾精神。其次英雄。其次修煉之士。

醉人膽大與酒融浹故也。人能與義命融浹。浩然之氣自然充塞。何懼之有。

曾見賢人君子而歸。乃猶然故吾者。其識趨可知矣。

出言須思省。則思爲主。而言爲客。自然言少。

只說自家是者。其心粗而氣浮也。

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人疾言遽色。怒氣噀人。人寧有怡者乎。

士大夫不貪官。不受錢。一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生聖賢之意。蓋潔己好修德也。濟人利物功也。有德而無功可乎。

未用兵時。全要虛心用人。既用兵時。全要實心活人。

孔子畏大人。孟子藐大人。畏則不驕。藐則不諂。中道也。

少年時每思成仙作佛。看來只是識見嫩耳。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益厚矣。

進善言。受善言。如兩來船。則相接耳。

人不易知。然爲人而使人易知者。非至人。亦非眞豪傑也。黃河之脉。伏地中者萬三千里。而莫窺其際。器局短淺。爲世所窺。丈夫方自愧不暇。而暇求人知乎。

能受善言。如市人求利。寸積銖累。自成富翁。

掃殺機以迎生氣。修庸德以來異人。

金帛多。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少。不知其他。知有爭而已。金帛少。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多。亦

不知其他。知有親而已。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以舉世皆可信者。終君子也。以舉世皆可疑者。終小人也。

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平則能在其中矣。廉能者。後世不熟經術之論也。

古人重俠腸傲骨。曰腸與骨非霍霍。簸弄口舌。聳作意氣而已。郭解陳遵議論。長依名節。

清福上帝所吝。而習忙可以銷福。清名上帝所忌。而得謗可以銷名。

人不可自恕。亦不可使人恕我。

文中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嗚呼。今之奏疏亦然。

用人宜多。擇友宜少。

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

心逐物曰迷。法從心曰悟。

儒佛爭辨。非惟儒者不讀佛書之過。亦佛者不讀儒書之過。故兩家皆交淺而言深。

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游定不得力。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古之宰相。捨功名以成事業。今之宰相。既愛事業。又愛功名。古之宰相。如聶政塗面抉皮。今之宰相。有荆軻生劫秦王之意。所以多敗。

周顒與何胤書云。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重者無逾性命。性命于彼甚切。滋味在我可輕。故酒肉之事莫談。酒肉之品莫多。酒肉之友莫親。酒肉之僧莫接。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曰寓諸庸。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憐才二字。我不喜聞。才者當憐人。寧爲人所憐。邵子曰。能經綸天下之謂才。

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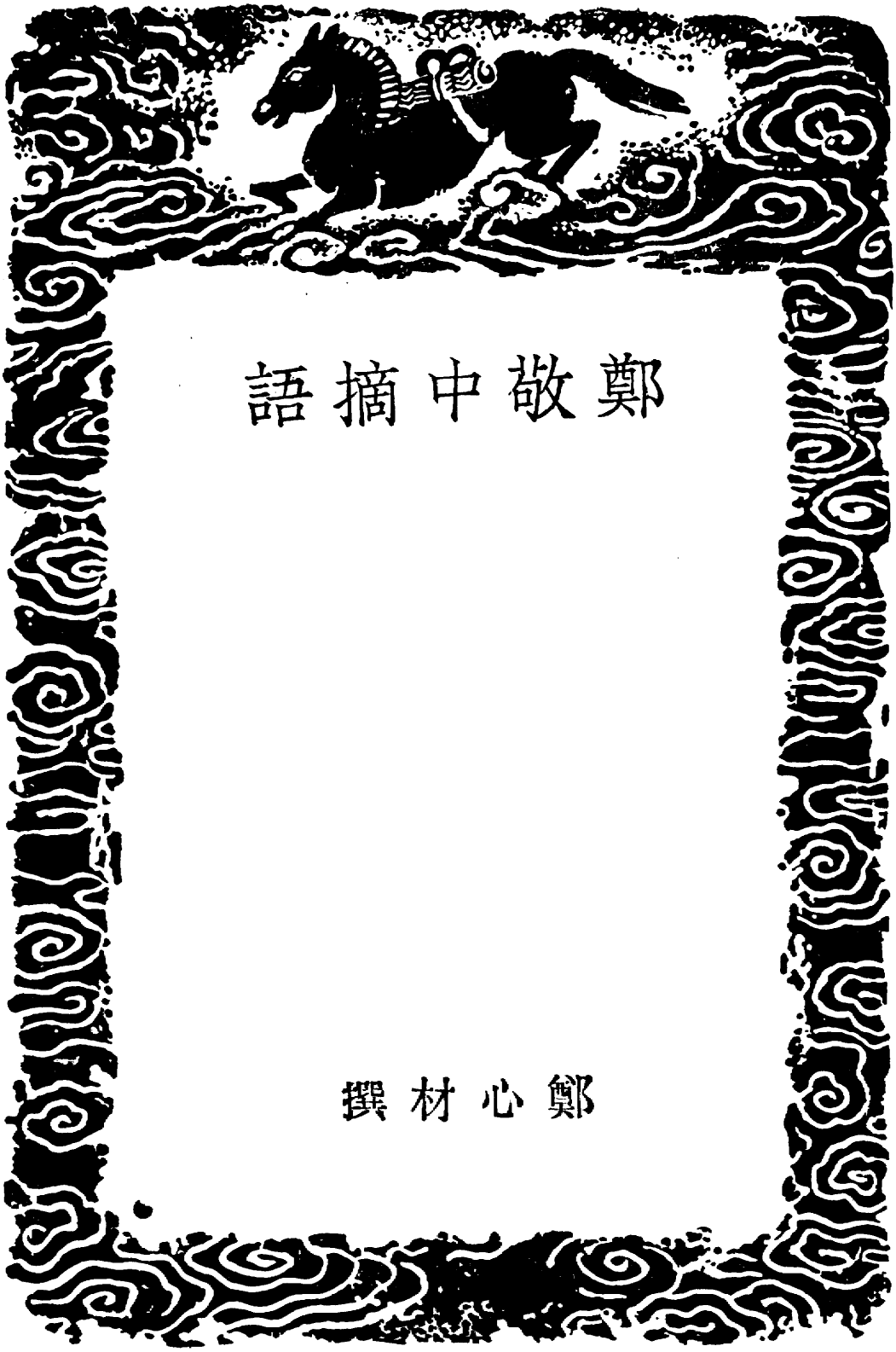
讀史要耐訛字。如登山耐亥路。踏雪耐危橋。閒居耐俗漢。

孔子云。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蓋聖人之氣。不與兵氣合。故知其不害于桓魋。今人懶習文字者。由其氣不與天地之氣。及聖賢之清氣合。故不得不懶也。

跋

陳眉公每欲以語言文字。津梁後學。故熱鬧中下一冷語。冷淡中下一熱語。人都受其鑪錘而不覺。是編尤其傳家要領。政如水火菽粟。開門日用之物。具眉目者所竝需也。人亦有學語于齊。學步于邯鄲。固不若手一編閒閒下榻。卽日游眉公彀中可也。

沈德先識



鄭敬中摘語

鄭心材撰

本館據鹽邑志林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鄭敬中摛語

鄭敬中摘語

明　鄭心材撰　　黃岡樊維城彙編

善觀人者索其終。善修己者履其始。

立身制行。小心翼翼。易云恐懼修省。朱云憂勤惕勵。書云驕淫矜侈。孟云般樂怠敖。此十六字。出入之間。禍福別焉。思之慎之。

惟謙可以養德。惟儉可以守家。惟寡慾可以多男。惟讀書可以遠到。

言易。心之蕩也。貌俯。心之歉也。量褊甚。心之隘也。事嗜速。心之躁也。四者皆心之放也。放其心而受病多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人亦率其常而已。撼之以威而不怵。臨之以財而不苟。委之以棘而不淆。處之以簡而不懈。悅之以順而不淫。激之以逆而不怒。抑之以久而不援。進之以驟而不亢。斷金可利。尚有賴于同心。介石是貞。貴見幾於終日。宣聲耀迹。利或隨之。韜靈畜德。害則遠已。

力不可強。孰能簪筆而荷戈。才所當憐。豈無尺瑕而寸玉。

積善慶源長。結寃路頭窄。

古之君子。各潔其心。不泥其迹。夷山望海。毛博薛漿。陶翁江湖。梅生城市。方朔廟堂。伯鸞舂簸。平泉晚出。

淡成早歸。子陵一謁。孫叔三起。迹若殊途。心歸一致。乃若擬鳳從莽。如龍附卓。先勁後回。範詭易節。不惟取譏于正直。抑且厭快於權貴矣。此某之所以危心深慮。必欲無愧於青天白日者也。

文有四貴。胸次貴恬夷。氣局貴豪蕩。詞句貴渾雄。思致貴糾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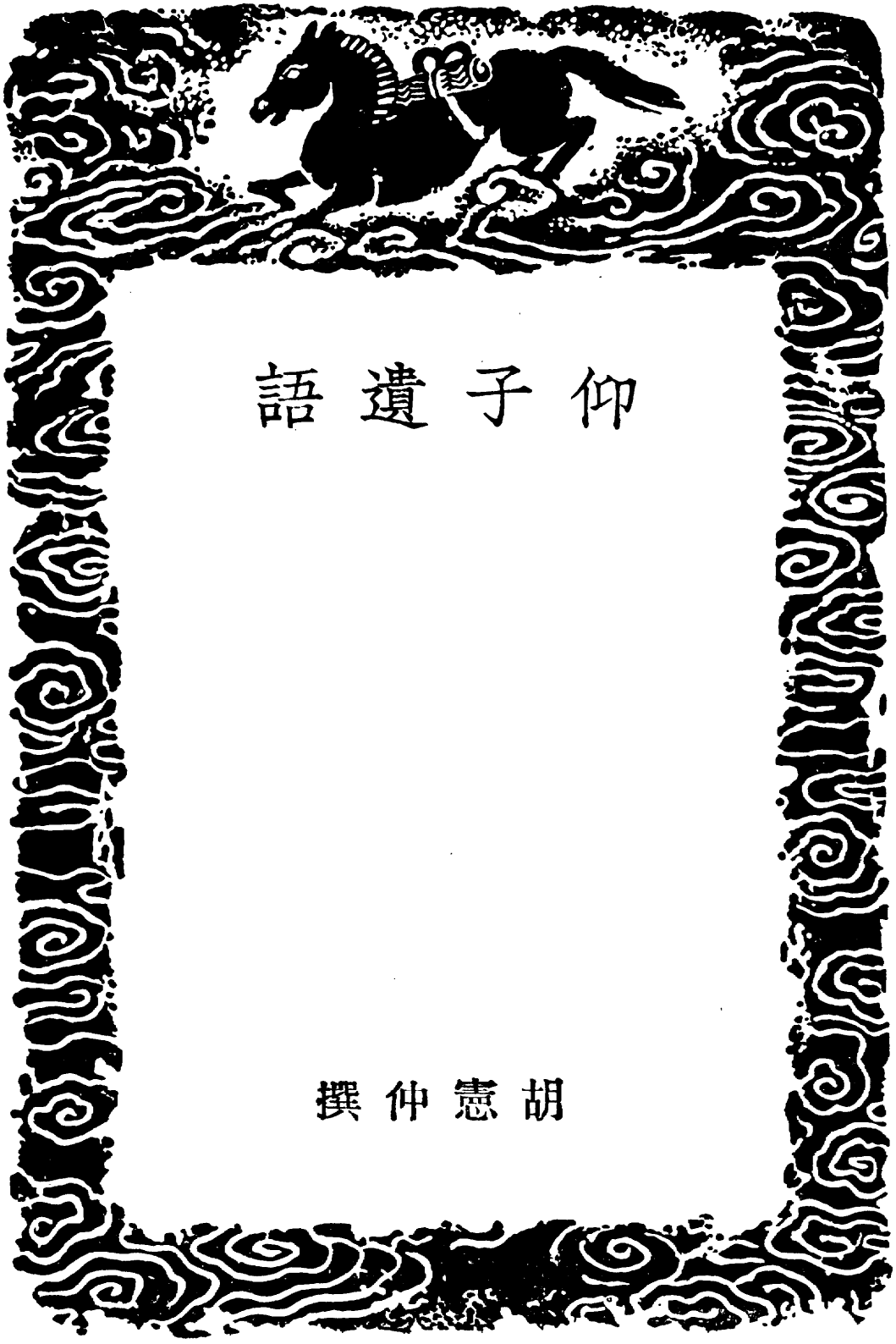
男兒立身揚名。豈在名次先後。若我無可奮之具。雖第一傳臚。位極師保。畢竟草木同年。功名富貴。風裏浮雲。昔登津要。專榮寵。姓名無聞者。不啻幾何人矣。而史稱好漢。乃有貧賤終身。不及一見庭闕者。要其不朽。寧偶然哉。人顧自樹何如。

澹泊凝靜。所以俟時。磨涅切磋。所以考德。素書莊子。閒中一觀。讀書諳練。有具而仕。守身守官。無忝所生。孝矣。

膽欲大。心欲小。志欲圓。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學不成。學非記誦云爾。當究事所以然。融於心目。如身親履之。南陽一出卽相。淮陰一出卽將。果蓋世雄才。皆是平生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

作善不於存省而於捐布緡錢。補過不於修治而於誦呼哀籲。

語言間儘穀積德。澹泊中皆可長生。



仰子遺語

胡憲仲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
陵學山及鹽邑志林皆收有
此書鹽邑本作胡仰崖遺語
多寡與百陵本同而時代後
於百陵故據百陵本排印

仰子遺語

仰崖胡憲仲文徵

與富者共事。用不可以太縮。恐其以我爲貧也。與學者共席。談不可以太博。恐其以我爲矯也。與尊者共議。詞不可以不思正。懼其易近於諂也。與親者共處。容不可以不思恭。懼其易近于狎也。惟君子能無二恐。亦無二懼。

天下之至尊貴者。道也。春秋去古。猶知道之爲貴。故左丘明之贊仲尼。至謂之素王。及秦漢之時。惟知貨之爲貴而已。故司馬遷之贊猗頓。至謂之素封。夫素封豈得與素王並哉。千餘年以來。人能至猗頓之富者有矣。未有能爲仲尼之富者。何也。爲嗜道不如嗜貨也。故道聚于學而貨聚于市。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言道之以嗜聚也。不遜不敏。則不來。不允不懷。則不積。知其所由來。又知其所由積。仲尼之富可學矣。六經言學始此。蓋契爲萬世立教之宗。家學相承。最爲詳切。故傅說論學于高宗。皆本商先王之遺教。而仲尼商人也。論學又多本于此。學仲尼者不可不加之意也。

古之教人。引之自悟而已。今之教人。傾之速悟。又恐不盡。而弟子以爲吝也。夫引之自悟。則得之漸。故爲身心之益。傾之速悟。則得之輕。故爲口耳之贅而旋忘之。由其思慮識見未及乎此。恍惚無意味耳。洙泗而後。惟周濂溪有此意。二程從游時。先令尋仲尼顏子樂處

或問堯舜愛百姓而棄其子。周公急社稷而遺其兄。易地則皆然與。曰。周公之遇朱均。未必爲堯舜之事。堯舜之處管蔡。不致有周公之愆。

或問諸子論夫子作春秋。其說詳矣。尙有遺論乎。曰。春秋之作。夫子懼文之勝質。史氏之多曲筆而起也。虞夏殷周之史。皆聖哲也。方其盛也。紀善爲經。紀惡爲戒。而大道明于天下。人莫敢肆焉。及其末也。如羲和黨后羿。雖日食而不言。仲康特師征焉。何重若此也。正謂國家所恃以明王制而昭勸戒于後世者。史官也。故奸臣有不畏天子而畏史官者。史官失職。其誰畏之。有周之衰也。柱下史猶有老聃。掌職周禮。孔子往而問焉。猶幸王制之存。而文武之政可行于天下也。及老聃西遊。周禮散佚。又無良史以繼之。禮制不明。僭逼彌甚。此春秋所由作也。

或曰左氏懼門弟子各以其意爲說。而失夫子之旨。故爲之作傳。使左傳不作。孔子之書。豈皆隱語乎。止卷

恥言

徐禎稷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恥言一

徐禎稷篡 禎稷字叔開號餘齋江南華亭人明萬歷辛丑科進士刑部主事歷四川按察司副使

恥言者家居談說偶識之簡者也言之未克行焉庸無恥乎存以備自省亦以示後人猶冀有能釋予恥者

或問士之爲學奚先餘齋曰其忠信乎夫子之教主忠信夫雖有庶美無主焉麗故堅壤宜搆沉木宜雕

餘齋曰道人也學所以爲人也倫外無道矣明倫以外無學矣

餘齋曰志道者其始於遏欲乎開畚者誅莽明鏡者刮翳夫學亦求其害身心者去之爾四勿三省淵輿所以弗畔也夫

餘齋曰清澹者崇德之基也憂勤者建業之本也古來無富貴之聖賢無宴逸之豪傑

餘齋曰士常使外不足而中有餘常使華不逮而實過之是道也以爲德則積以經業則立以行於世則遠

或問於餘齋曰爲善者必得天乎曰未也爲善者必得人乎曰未也夫爲善易積善難士之於善也微焉而不厭久焉而不倦幽隱無人知而不間招世之疾逢時之患而不變是故根諸心誠諸言行與時勉勉不責其功夫然後親友信之國人安之而鬼神格之也善積未至其疇能與於斯乎

餘齋曰。事父母者莫善於順。宜兄弟者莫善於讓。故順、孝之實也。讓、友之本也。

餘齋曰。榮華可燿而弗燿者。其神全也。目前可快而不快者。其規遠也。故喬木無艷花。蘊火得久熱。

餘齋曰。論語者。講學之祖乎。言理不離人事。言心不離天下。性與天道之言、蓋罕之也。吾何敢言聖人所罕哉。

餘齋曰。政以一教也。詞以著理也。政不規於教。故世無治矣。詞不繩於理。故世無文矣。

餘齋曰。爲今天下而不去其奢。雖使周公制法。召公宣政。治之與無日也。夫必奢去然後士大夫廉。百姓務本而易足。以廉士大夫御務本易足之百姓。於王道乎何有。

里人有故宅。與匠師營之。潦集於堂。匠不顧曰。易也。病在瓦。左室宇撓。匠自牖瞷曰。此病在棟。易之耳。而後有樓岑如也。其體微欹。匠乃周視列礎。蹙頞曰。不可爲也。病在基。或告餘齋曰。忠、信、孝、友、是亦人之基已。

餘齋曰。有爲而不欲人知者。其致力也必彀。其進也必詣。

餘齋曰。食效不忘其本。居名不兼其利。天道也。世有人焉。迂而固。或爭誹之。餘齋曰。無然。古謂狂狷。今所謂迂固也。不忍雕折其性情以苟調於世。故受斯名焉。猶天地之眞人也夫。

市有鼎焉。其質青碧。觀者爭戶。需價倍百。餘齋曰。是腐鼎也。而貴若是。士服古之道。俗相詬爲腐也。而棄之。是兩惑也。智者擇器不厭今。擇道不厭古。

餘齋曰。爲論似迂。久而見徵者。神其遠也。始計若拙。究弗受悔者。識其深也。崇晦府君有之。

或問簡。餘齋曰。無爲其所不爲。簡矣。

餘齋曰。士有三不鬬。毋與君子鬬名。毋與小人鬬利。毋與天地鬬巧。

餘齋曰。君子不以忍讓人。或問。何謂也。曰。惟君子也能忍人。爲人所忍。其人何如。

餘齋曰。謂我不信而訣我者。戲我也。謂我信而訣我者。愚我也。士不受人戲。亦不受人愚。

問。無端之毀。忿可釋乎。餘齋曰。可。曰。何如。曰。奚傷。問。失意之境。憂可解乎。餘齋曰。可。曰。何如。曰。無益。

或曰。語云。國政易。家政難。何也。餘齋曰。疏任法。親任化。遠者易飾。近者難欺。

餘齋曰。爲家者、毋以偷睎子弟。毋以奸習僮僕。蔑禮便私。所以睎偷也。傷義爲利。所以習奸也。子弟偷而僮僕奸。雖有家。其享諸。

餘齋曰。常以骨肉之合睽。徵人家之隆廢。不失者十九矣。故有子孫莫先教以睦。夫均一則不妬。有定分則不爭。習之以禮讓。明之以大義。然後間言不入。嗚呼。堅石數仞。楔則裂。諸金堤百丈。蟻則決。諸骨肉之釁。肇於微。成於積。愼之哉。

餘齋曰。爲家者。嚴非類。倍於嚴寇。寇盜賊財。非類賊人。財敗可再營。人敗難爲也。故狎交邪客。子弟之賊。三姑六婆。中閨之賊。於此不嚴。惡乎用其嚴。

餘齋曰。家之失親也。繇婦人者十有五。故女子妻妾必令知大義。則能贊仁讓。和骨肉。詩云。之子于歸。宜

其家人。利用柔德。調合一家。婦道之正也。

或問。居室之道奚尊。餘齋曰。其儉哉。儉以寡營。可以立身。儉以善施。可以濟人。

餘齋曰。人問先府君何以貽子孫。曰。無累。何以教子孫。曰。自立。故沒躬不殖生產。

餘齋曰。愛美材者。嫌刃斧之利乎。愛良金者。忌煅煉之猛乎。姑息之是狗。甘軟之與處。愛子弟乎。

餘齋曰。先見後慮。徹事終始。智之深者也。周詳持固。事成不瑕。才之眞者也。躁猛自才。狡察自智。吾與也乎哉。

餘齋曰。均人也。而爲聖賢。爲仙佛。疇爲之。心爲之也。故有聖賢心。則聖賢矣。有仙佛心。則仙佛矣。問。聖賢仙佛心何如。曰。眞如斯而已乎。曰。不已。眞則不已。

餘齋曰。先子常言。予觀人世久矣。天之報盈。尤速於其報惡也。夫處滿招悔。不必大戾。爲德自盈。猶將傾之。

餘齋曰。人有言。天道妒名而疾盈。非妒名也。妒夫好名者。非疾盈也。疾夫怙盈者。故士名而不尸。盈而善持。天其保之。

問佛教。餘齋曰。吾未之敢非也。而不敢從。曰。何居。曰。儒者有儒者之聖人焉。釋教有釋教之聖人焉。我儒之凡人也哉。以凡非聖則僭。以儒從釋則亂。曰。敢問儒與釋之所以異。曰。儒尙倫。釋棄倫。然則輪迴有諸。餘齋曰。聖人未之言也。或亦有之。形生而神麗焉。形與神敝則死。形盡而神不盡。則有輪

迴。殆偶也。非常也。

餘齋曰。人治家業。以貽後也。治家不治。守家之人。貽業不貽。保業之道。智乎哉。

餘齋曰。噫。積委以傳後。其醫之傳藥者乎。或曰。何謂也。曰。上醫傳道不傳方。下醫傳方不傳藥。醫家之子不知道。又不知方。而又藥充舍。皆殺人之具也。

餘齋曰。先子言。范大夫、異人也。天下事經措理。靡不奇快。但長子吝。中子狠。少子汰。末如之何。意殖材而慕色。其躬之不範與。

道家餽符。曰能禳不祥。餘齋曰。士有神符五。菑害斯遠矣。故愼禳疾。儉禳荒。恕禳怨。廉禳盜。損禳禍。之五符者。吾慕焉。求焉。奚以子之符爲。

餘齋曰。教之而信。必先有令人愛者。禁之而畏。必先有令人敬者。

餘齋曰。患芽而莫之省也。乘於所快乎。難發而莫之收也。中於所狃乎。諺曰。安臥揚帆。不見石灘。靠天多倖。白日入阱。

餘齋曰。士而多言。疾也。寡言。德也。尤愼四乘。夫乘怒而言將無激。乘快而言將無恣。乘醉而言將無亂。乘密暱而言將無盡。

餘齋曰。言之不祥者有五。揚人失者。鴟鴞之言乎。搆人釁者。風波之言乎。成人過者。毒酖之言乎。證人隱者。鬼賊之言乎。傷人心者。兵刃之言乎。

志曰。海南有樹。叢陰翳巖。析而薪之。煙不上炎。中春作葩。煒若錯錦。承露而敷。日出卽殞。土人見而翦之。名曰翦樹。餘齋曰。人有材不益是用。則如無材。有文不垂世教。則如弗文。是翦樹之類也。

餘齋曰。遇顯者而容改。貌恭也。談嫩行而色動。心敬也。士欲令人貌恭乎。心敬乎。

餘齋曰。周禮朝後爲市。市有門。庶民入之。公卿大夫入者。罰之。三代以後。玆法湮矣。然公卿大夫烏可不知此意。

客問餘齋曰。君子處世。不辱其名。文中子以無辯止謗。謗固可受乎。曰。士人言忠信。行篤敬。久而孚焉。一人謗之。衆人不與也。夫一喙辯謗則謗長。衆不與謗。謗容不止乎。止謗之道。不在辯也。

餘齋曰。曠達之足尙也。以其中無俗韻乎。沂浴雩風。其人也。攜色銜盃。名曰淫湎。不名曠達。

餘齋曰。有蠹之木。堪荷棟乎。有釁之舟。堪濟遠乎。利欲蠹之。榮名釁之。蓋人之堪任道者鮮矣。

餘齋曰。居室而不儉者有五。奉先一也。爲逝者治棺槨二也。爲子弟敦師友三也。疾求醫藥四也。卹親舊周急乏五也。亦稱其力焉而已矣。

餘齋曰。故家遺風在。能存禮法。不在不失體勢。

餘齋曰。曾晳之志。幾於無欲矣。人有才易。無欲難。無欲後可與知幾。知幾後可與用世。此行藏所以獨歸顏氏也。以三子之才。而曰不知其仁。其未及者在斯乎。

餘齋曰。吾見仕宦而室不豐者寡矣。吾見豐而不侈者寡矣。顯不可常。而習侈難反。故世家之能保者寡

矣。

餘齋曰。驟長之木。必無堅理。早熟之禾。必無嘉實。故爲士者。遇不憚艱難。將以貞吾骨。成不嫌遲晚。將以厚吾才。

或問。今天下用人之道奚先。餘齋曰。先絕二疚。何謂二疚。曰。墨競。請益。曰自近始。

餘齋曰。學者能高衆也。毋以勝人。行標俗也。毋以繩人。免矣。

餘齋曰。禮以治身。仁在其中矣。禮以爲國。法在其中矣。

餘齋曰。獨立之行。不徇流俗。然怨不可不恤也。高義之事。弗避小嫌。然累不可不慮也。

或問。齊之霸不易代。而晉以數世霸。何與。餘齋曰。文公勝楚。有憂色。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惟聖人乎。斯數世之言也。

餘齋曰。方藥非所以養也。然見方則識。遇藥則儲。懼夫疾而求之無及也。國之於戎。亦若斯矣。

或曰、治敝國如治羸。去痰與火也勿盡。餘齋曰。凡事不可不毖始也。至於藉痰與火以立命。悲夫。士不幸處此。謹養元氣。以漸克焉。幾可也。

餘齋曰。以乖和競讓。徵人世之德怨。以勤惰奢約。兆人家之成敗。以盈損愼肆。卜人事之吉凶。以仁刻厚薄。推人福之悠促。譬如望叢求獸。循穴搜鼠。不獲者蓋寡矣。

餘齋曰。士在世有以不用爲用者。國家待士有以不用用之者。

餘齋曰。世人謂行義者其好名也。勤施者其干福也。語云。若避好名之嫌。則絕爲善之路矣。吾亦曰。若避干福之嫌。則絕濟物之路矣。

餘齋曰。易責人而樂譏俗。其亦弗思也已。夫己無遺行。後可責人。家罔闕事。後可譏俗。古人有言。吾暇乎哉。

餘齋曰。制政所以爲民也。古者之政。莫詳于民事。蓋田里農桑以逮廛市。事爲官。官爲法。旦課而暮稽焉。故名各得而奸不生。今壹廢之。末政繁而本政隳矣。欲善治。其得諸。

餘齋曰。居官一介不取易。一介不與難。然未能一介不與。而曰我能一介不取者。未之信也。

餘齋曰。忍飢寒以厲操、難。不匱衣食而無苟得、易。故節勤者。養廉尙志之一助。非欲致贈。

餘齋曰。救荒無奇策。奇策不救荒。或未達。曰。救焚無奇策。奇策不救焚。故曲突無燎災。預備無荒年。若請足民。軻陳王道。救在平日。不救在荒。斯荒策之特奇者。

餘齋風於巴江。長年馭舟簸浪。色也夷然。餘齋問曰。子何巧。而能靜也。對曰。小人與是舟周旋風濤二紀矣。夫風性也。江性也。舟之性也。心皆識之。而身皆習之。識故弗疑。習故弗驚。吾何巧乎。亦何知吾靜乎。餘齋瞿然識之。

城南饒花圃。餘齋觀焉。其樹靡不端秀者。餘齋曰。奚而能若是也。圃之人對曰。木始生甚柔。久則漸剛。吾及其未剛也。繩之而直。規之而圓。經緯之而勻若一。其性不傷。而成不覺。故能若是也。又東鄰菊叢苗

於西鄰幾半。曰。種異乎。對曰。非也。東家治菊。必選花工之勤良者使之。主人身親董焉。西家任不擇人。主多他故。莫恒省也。餘齋瞿然曰。吾聞言於場師。識教術焉。

餘齋曰。仁、生理也。故卉木實中之含生者命之仁。實卽誠也。物之終始也。故卉木之旣結而又傳生者命之實。

或問使貪使詐。餘齋曰。能制之謂也。不能制而用之。是爲貪詐使也。

餘齋曰。講學者。將以爲也。謀途者。將以至也。至必有自。故人出戶。先識鄉井。行鄉井者。行天下之道也。車馬戒。餱糧具。乃試之邦國。以達乎天下。超海踰漠。本無定程。焉用懸揣以待諸能者。今與童子坐室中。遙數廣輿。亟亟焉辨瑤池何以駕。弱水何以梁。自喜美聽。實無行心。出閭百步。貿眩南北。此問途者之過也。亦指途者之過也。

崇晦翁揭二語中堂曰。聖賢詩書。總是義利之辨。宇宙事業。不過物我之平。餘齋曰。天德王道。言約而盡矣。

餘齋曰。先府君言。士大夫常有五蔽。揚名慕榮進。榮進羶者毀其名。尊生厚享受。享受過者伐其生。怡神寄玩賞。玩賞侈者攖其神。給事養僮僕。僮僕繁者生其事。裕後求田舍。田舍廣者累其後。故全名存乎止足。保身存乎惜福。養性存乎寡欲。省事存乎簡樸。傳家存乎貽穀。

浮屠氏日誦經爲人禱福。或曰。何爲己不如爲人也。餘齋曰。不然。夫福虛也。而精實也。以虛福易實精。是

爲人不如爲己也。或曰。今若此者。獨浮屠氏乎。餘齋不答。

或問曰。爲多營而善逐乎。毋寧懶矣。爲柔附而媚容乎。毋寧傲矣。何如。餘齋曰。營媚者。中人所羞。懶傲者。名士所託。宜有間也。雖然。託其名耳。士處季世。謐乎無容。將見懶焉。崢乎不撓。將見傲焉。非其實也。夫懶與傲。德之賊也。禍患之藪也。如之何其可居也。

餘齋曰。方壺府君、不薦師醫。亦不輕聽人薦。曰。師醫者。與替死生之所係也。

餘齋曰。實二而名一。則名立而不毀矣。行五而言三。則言出而寡尤矣。斯之謂有餘地。

餘齋曰。望焉而羨。至焉則厭。計日以期。涉艱不倦。嗜榮者之情與。得罔遜大。取罔遺小。樂可忘疲。多莫知飽。積賄者之情與。以嗜榮之心嗜學。以積賄之心積善。聖賢其遠哉。涑水有言。如轉戶樞。在我而已。

餘齋曰。論言於三代之下。不能不賞偏至者。論行於三代之下。不能不予獨往者。若仇世以決志。矯心而赴名。則姑舍是。

餘齋曰。有家者莫患乎昧大體而聽小言。夫釁啓於背語。而禍烈於傳搆。若結婦妾之口。錮僕婢之脣。宜家將過半矣。

餘齋曰。成事有三戒。氣勝者僨。神浮者疎。言多者力不摯。大公以爲見。氣不期而平矣。遠就以爲謀。神不期而斂矣。踐實以爲功。言不期而括矣。故君子有不爲。爲必成。有不成。成必固。

餘齋曰。諺云。夜不號捕鼠猫。故當幾者勿露。又云。未雨轟轟。戽車莫停。故成事者後言。

餘齋曰。骨月之倫。無忘親厚而已矣。無忘也者。雖遇橫逆猶是也。弘而忍之之謂讓。曲而聯之之謂仁。潛移而默成之之謂聖。較則怨。怨則離。雖曲不自我。等之乎不祥。語曰。夫妻交市。莫問誰益。兄弟交憎。莫問誰直。此之謂也。

餘齋曰。爲佳祖父作子孫。可幸亦可懼也。巴山木難爲良。冀野駒難爲強。不克恢崇令緒。豈宜落寞前修也。

餘齋曰。稷也聞之先子鶴田府君之行也。所難及者三焉。勤施多濟。而無德色。里仇侵之。訟則克。而未嘗先發一難。不習詩書。而秉禮裁義。揆諸古。則斤斤如也。

餘齋曰。方壺府君有故人。語羨富貴。府君謂之曰。君能求我。富貴何有。其人愕然請問。曰。觀君飯蔬而裘布。飽煖匪乏矣。彼披錦列鼎者。於飽煖有加乎。然形孰與君逸。心孰與君閒。則君於富貴有餘矣。吾故欲君反求其眞我也。友人憮然稱善。

餘齋曰。名諫者。忠之賊也。因他人之過以市名。長厚者不爲。矧君父乎。

餘齋曰。德高者歸。言高者違。才高者雄。色高者窮。節高者服。氣高者僇。故士崇其德而訥其言。豐其才而鋤其色。勵其節而平其氣。故能成天下之大美。

客揮越扇。其金燦然。或曰。今市善贋。試湟以膏。迫以火。苟非眞者。將黯焉以渝。餘齋嘆曰。吾於試金得試人人焉。夫光華其表而燦然於世者。非鮮也。利湟之而弗昏。勢迫之而弗變。乃可信其眞矣。

餘齋曰。常以除之晚侍先府君。爐炭初燃。童子鼓篋。先君曰止。少焉。赤黑漸半。數舉箸抑其燄。夜既久充。爐赤盡白。埃蒙生矣。先君顧曰。吾向抑之者。懼斯象之早見也。小子識之。無揚燎薪之火速盡。無益欹器之水速傾。

餘齋曰。莊生有言。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肥。獸牧猶然。矧伊民牧。今士潛而學。遇而行。爵祿之外。靡措心者。民之瘠宜哉。

餘齋曰。人有能易。居所能難。不以能市利。士也乎哉。不以能市名。聖賢也乎哉。

或問敬事。餘齋曰。毋忽而已矣。事無小而可易也。幾無微而可玩也。故愼以慮始。毅以圖終。豫以備卒。簡以寡累。密以杜釁。諺曰。若欲不忙。淺水深防。若欲無傷。小怪大禳。毋忽之謂也。

餘齋曰。以囂禦囂。助其波也。以薄報薄。分其過也。

餘齋曰。四六興於偏朝乎。其言纖且浮。夫對上之文。宜謹以達。命臣之文。宜簡以制。

餘齋曰。爲人日多暇。其生平當無過人者。爲人日無暇。其生平當無過人者。方壺府君常誦之。

餘齋曰。琢福之刃。莫銛于恃。保世之石。莫良于戒。

餘齋曰。士之居身也。有廉隅。無鋩角。其於世也。有儀範。無標幟。故道方而不乖。風操可宗而世不嫉。

問割股孝乎。餘齋曰。未可知也。急親者忘身。事名者虧體。故君子勿禁也。亦勿賞。

餘齋曰。逐末遊食多於耕夫。隸僕優娼多於良戶。麗靡之物多於布粟。邪淫之書多於經史。俗何由而美。

治何由而興乎。

餘齋曰。強不可得衆。而弱者得之。以獨強。以衆強。孰勝。巧不可得天。而誠者得之。以人巧。以天巧。疇獲。

問。朋友有過。當盡言與。餘齋曰。然在巽辭。在擇人。夫不可與交者。弗與言也。不可與言者。弗與交也。

餘齋曰。才子弟。制其愛。毋弛其誨。故不以驕敗。不肖子弟。嚴其誨。毋薄其愛。故不以怨離。

餘齋曰。馬異視力。人異視識。或與羣野豎共席。饌肝炙江鱘。鱘味美而饒骨。羣豎競炙。顧食鱘者黨笑之。食鱘者赧焉。輟箸。易牙聞之。曰。野人何識。吾怪夫輟箸者。今夫貧約。佳事也。忍讓。善道也。佳事而慚之。善道而忸焉。其猶野豎之識也夫。

餘齋曰。形用乃習。神用乃生。故多暇之心。涉事卽煩。久逸之身。當勞卽困。

餘齋曰。家有大不祥。嗜言利者當之。利風中於家庭。賊氣入矣。市道行於骨肉。殘形成矣。或曰。然則廢治生與。曰。君子之室。男女上下。勤生而分業。食服吉凶。稱家而尊儉。生可使足也。烏在其言利也。

餘齋曰。世家子弟。戒四恃。絕六惡。四恃者。財足以豪。勢足以逞。門第足以矜。小才足以先人。緣茲四恃。遂生六惡。曰奢。曰淫。曰懶。曰傲。曰剛狠。曰浮薄。

或問餘齋曰。吾子斥異教。將其語盡非與。曰。何爲其然也。吾在都。見僧瞑趺將化。坐客乞言。僧舉目曰。老衲去來自如。祇爲無事在心。無累在世。且舉淡之一言。留贈賢輩。又有以道術療人疾者。衣敝莫理。問之。應曰。何暇心及此。斯二語者。吾識之矣。

或問。知過易。改過難。何也。餘齋曰。貪酒者耐醉。多欲者耐過。心之容過。其必有不能割者也。書稱不齊。孔言勿憚。夫淸客之源。絕憚之根。其在寡欲乎。

杏壇之陽。有夫子檜焉。獨榦無枝葉。生理在內。古今猶是也。餘齋俯而拜。仰而嘆曰。覩茲象教。覺六經之爲煩。

餘齋曰。宇宙經德。是爲元氣。元氣強。則靈秀神奇咸攝於正。使其橫出而旁結者。元氣不足以主也。故王維失御雄俊。託身於盜賊。聖緒不昭。聰智委心於釋老。

餘齋曰。寶鑑不韜。光無澁乎。操矛日刺。銳無刓乎。羣僮市嬉。數呵不威。無反悔乎。故君子善藏明武。時而用之。

餘齋曰。能剛者勇乎。柔以爲剛者智乎。剛柔以宜者義乎。義勇爲上。動莫與膺。智勇次之。事靡不成。徒勇斯下。自與禍幷。

餘齋曰。養正氣者無媿於神。斯不諂。若執意慢神。是客氣也。神得禍之矣。抱淳德者無求於世。斯不屈。若抗心傲世。是薄德也。世將戮之矣。

或問。史遷稱西伯陰行善。何與。餘齋曰。文王之德。默而成也。深深乎其不可窺。順帝配命。而不存乎聲色。故曰。穆穆文王。孔贊明夷。周稱不顯。凡雅詩之歌咏文德者。靡不有深微之意焉。孔門德之。則謂之闇。闇也者。其陰之義也夫。

餘齋曰。孔子之學。祖堯舜而宗文王。仕止久速。蓋得之執中。下學莫知。蓋得之不顯。中庸首言中。而卒乎不顯也。於乎。聖人之學備矣。

或問。晦翁釋詩。以不顯爲顯。如子言。得無異乎。餘齋曰。此漢疏失義。晦翁未之正也。詩象文德。每言不顯。維天配言於於穆。烈文義存乎篤恭。而亦臨之語。旨尤較白。吾聞之也。信經者不必膠傳。惜無從起晦翁而質焉。

餘齋曰。疾之條累百。繇食者多。刑之條亦累百。繇賄者多。故節嗜者。衛生之經。篤利者。危身之本。

或曰。與君子言義。與庸人言命。何如。餘齋曰。不然。與君子參言命。與庸人耑言義。夫幽而難齊者。命也。貪而善倖者。人情也。故淑慝以號之。是非以表之。猶懼弗率焉。若知命而安者。非君子疇克然。

餘齋曰。易者弗久。難者克終。天人之道也。故事不可易成。名不可易得。福不可易享。

餘齋曰。士貴絕所無益而審所有益。問。何謂絕無益。曰。學無益。勿習也。言無益。勿道也。事無益。勿爲也。人無益。勿與也。物無益。勿好也。何謂審有益。曰。或益於德。或益於身。或益於家。或益於世。夫益於德。無弗務其三者。益此或以損彼。是故以義審之。

餘齋曰。今禮教之隤也。莫甚於不行三年之喪矣。行三年之喪者。素冠縞服云乎哉。

恥言二

或問。程氏言孔顏樂處。可得尋與。餘齋曰。可不愧於天。不怍於人。循此尋之。遠乎哉。

餘齋曰。德莫盛於讓。道莫高於晦。不與世爭勢利之事易。不以身居美善之名難。

餘齋曰。語云。事無全遂。物不兩興。故天地之間必有缺陷。夫明者不務求全其所可缺者。恐致損其所不可缺者。

餘齋曰。方壺府君有言。士貧以當貴。儉以當富。或未達。曰。士處今之俗。而免於侵朘恥辱者。其貴乎。不然。其貧乎。而免於窘迫求貸者。其富乎。不然。其儉乎。

餘齋曰。恩愼其可繼也。威愼其可伸也。不繼之恩。覆得怨焉。不伸之威。覆得侮焉。

餘齋曰。犯而不較。其德弘也。委蛇而全。其用遠也。故仁者能容。智者能忍。

餘齋曰。人有我心。故佛老之說得而惑之。儒者之道。以天地萬物爲心而已矣。

餘齋曰。人不有所舍也。必無所成。是故舍無益者而成有益者。舍暫且小者而成久大者。則識於是乎尊矣。

餘齋曰。有才者不可無識也。無識者不可有才也。夫才、騁之則多事。矜之則多怨。恃之則多禍。

餘齋曰。道、公私而已矣。王公霸私。聖人公、佛老私。公者君子所難純。私者世情所易入。聖學王道。吾惡從

而睹諸。

餘齋曰。美食無飽。不成飽也。美宅無寢。不成安也。夫立身之忠信也。立官之廉也。立家之儉也。庶美之所待以成也。

餘齋曰。御國家者。威賞狗義而已。不以狗己。不以狗人。故使人不怨。勿使人悅。

或問。賞而人恩之。罰而人畏之。其道何繇。餘齋曰。惟嚴惟明。其賞也恩。惟寬惟惠。其罰也畏。

或問。士而爲善矣。有戒諸。餘齋曰。奚而無戒也。戒在挾。夫挾善而言。失也易。挾善而行。失也亢。挾善而與人。失也矜。言易行亢。與人矜。比於凶德。其有弗自覺者也。是故戒之戒之。沖沖若虛。溫恭愼默。以爲德基。

富家得子而愛。諮於醫曰。若爲使嬰勿病乎。醫曰。子曷不云。若爲使勿病嬰乎。夫父愛者子多過。母愛者子多病。餘飽餘燠。是生疾疢。而能以義制愛。嬰病去半矣。餘齋聞而嘆曰。善夫。吾聞之。上醫原病。下醫攻病。

東村之壤多蕪。餘齋過而問焉。村翁咨嗟應曰。吾村故沃土也。村氓髮長習耕。其寡言饒力者。劣衣食者。先作後息。甘勤而不厭者。父母愛之。鄰黨譽之。自昔歲有農師來。善分土穀之性。度晴潦之數。牛器種穫。事有新意。尊巧而規便。朴勤爲拙。於是村之少年。漸皆愛力倖偸。與之言。則囂不可喻。而吾村之壤數見蕪矣。餘齋蹙然顧從者曰。吾懼今爲學者之蕪吾道也。

餘齋曰。世有恒言。不可不察也。夫言徵斯信。信斯傳。非經非傳。而能傳於百世。恒人之口者。其信也久矣。其徵也必多矣。故夫言非至弗恒也。庸可忽諸。

問。戒屠仁乎。餘齋曰。然。放生仁乎。曰。然。然則君子奚而不務也。曰。愛及鳥獸。仁之末也。君子圖其大者。不務其小者。世俗爲之。君子亦不非也。

或問。士品孰尙。餘齋曰。子不見卉木乎。品木者與材矣。品花者與芳矣。若後彫之木。羣材右之。凌寒之花。衆芳冠之。材與芳、所同也。骨、所異也。

或問餘齋曰。學者尊生與、曰。然。學者治生與。曰。然。夫學將有以濟也。內不濟身。焉能外。邇不濟家。焉能遠。故學以寡欲而平情。尊生在其中矣。學以敏事而節用。治生在其中矣。

餘齋曰。喪亂何形。人相與爭。治安何象。人相與讓。故善家與國者、莫急與讓以絕爭。夫讓匪曲節也。於德爲表。於禮爲質。德以讓昭。感人也深於惠。禮以讓立。束人也固於法。

或謂餘齋曰。今之才不古若。天與。人乎。餘齋曰。聞諸先子。古者三德六行以造士。偲偲如也。考德既成。後任以職。猶樹五穀焉。選種而勤糞之。熟然後穫。故厥用美而且富。近世藝士之術荒矣。若山苗野實。乂不審性味。擷以薦餒。而責其爲用之五穀若也。難矣。果天與。人乎。

或問。顏氏之立卓、末從、何如。餘齋曰。求道者譬若捕禽。禽四翔於寥廓。莫之能圉也。有虞師者。誨人以造罟設餌之方。方盡而禽致矣。然得禽。爾力也。使禽馴我。非爾力也。養而需之。未可幾日。故喟然。夫孔子

三十而立。七十而從。顏氏子之弗長於命也。能立而未能從。不亦宜乎。

餘齋曰。先府君常言。士無爲詩書所無。毋爲法律所有。爲詩書所無則悖。爲法律所有則罪。

餘齋曰。先府君言。持門戶有子孫者。必謹於風氣之端。夫倫彝名簡。家之正氣。詩書澹約。家之清氣。保斯二者。故世而才。易以成彥士。世而不才也。猶得謹素。存其家聲。

餘齋曰。片銅而晰萬形。刮磨之功與。尺鐵而剸百物。淬礪之力與。夫先憚自治而能治人者。吾未之聞。

餘齋曰。用嚴者。道莫利於簡。夫嚴故憚。簡故安。煩而細。嚴之所以窮也。

或問。民風如何則至治矣。餘齋曰。治之至也。有加陶唐或周者與。陶唐不可見。於蟋蟀見遺俗焉。成周不可見。於七月見風始焉。皆不外習勤安儉。務本而無惰心云爾。是謂治元。元氣漸剝。乃生文明。乃成盛美。治之末也。非其至也。至治之象。天下皆儉勤務本者近之。

餘齋曰。孝友節義。性情之正者也。其行人之所不能行。性情之至者也。割膚殉死之類。禮弗載焉。故可行而不以訓。共財不繼富之類。勢難齊焉。故可訓而不以強。

鄰居者同謀築舍。西家夕謀而旦命工。東家景卜累日。儲計累月。逾時焉然後命工。無何。東家先西家告落。餘齋歎曰。東鄰其知道乎。是故厚蓄而緩發。熟計而迅成。斯之謂善建。

或問。泰以順應。君子曰。當樂而思憂。蟋蟀過與。餘齋曰。暫樂與長樂孰樂。夫憂先於事者。不入於憂。事至而憂者。無及於事。故順而不惰。泰而能常善哉。蟋蟀可與樂矣。

餘齋曰。多經疾苦。可與謀攝生。多歷憂患。可與圖涉世。

餘齋曰。君子內治嚴以辨。外治寬以簡。惟嚴辨於內也。然後能寬簡於外。

餘齋曰。勤敏者所以居閒乎。恬鎮者所以處迫乎。危惕者所以行順乎。寬夷者所以歷險乎。其道一也。

餘齋觀燎火者。燄過揚則殺之。衰迺加薪焉。嘆曰。士之在世。猶執燎矣。故處盈之道。亟損其末。處消之道。務益其本。

餘齋曰富家之浮蠹。窶人之生命。貴者之體勢。細民之身家。以人生命供浮蠹。以人身家立體勢。可弟曰我分當然而已乎。

餘齋曰。吾常見誇己者。以要譽而受嗤也。吾常見媚人者。以求悅而招鄙也。夫士處世。無爲可議。勿期人譽。無爲可怨。勿期人悅。

餘齋曰。人情嫉亢簡。未嘗不服澹正也。狎周圓。未嘗不親易直也。故高世而人弗憎。無求者得之。和世而己不失。任眞者得之。

客有慕書繪而習之者。餘齋曰。何庸乎。對曰。今世聞人雅士。以此當之。蓋執御之感。惟昔然矣。

餘齋曰。君子直不發人所不白。清不矯人所不堪。剛不絕人所不忍。察不掩人所不意。任不強人所不勝。

餘齋曰。維人有身心者。主乎。形者。奴乎。情欲者。寇乎。勞心而養形。主奉奴乎。恣形而狥欲。奴引寇乎。耽欲而牿心。寇戕主乎。吾見主人之能覺者鮮矣。吾見主人之覺而能斷者又鮮矣。

餘齋曰。才者能威。故不苛。智者能明。故不察。震暴禦人之我犯。威不足也。億逆防人之我欺。明不足也。

或問。以致良知立教者奚若。餘齋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或曰。龍以難見稱神。故至人貴潛。餘齋曰。不然。龍德澤物。待時而後行。神其時見也。非神其難見也。夫蟄物何限。潛遂貴龍哉。

市夫以力受直。右市之人饒。左市之人饒。然而善瘵。餘齋問其繇。或告曰。左市夫有名限。右則否。餘齋嘆曰。左市人之可悲也。直則欲其分之寡也。力則不惜其殫也。以生易賄。奚利哉。故君子戒見利而忘心。小人戒見利而忘身。

餘齋曰。無生之民。不可得而治也。鮮恥之俗。不可得而教也。故治先休養。貴樂其生。教首風表。庸振其恥。

餘齋曰。水其似至人之心乎。夫虛中而漚。有自然之圓隨物而流。有自然平圓。滿已性平。通萬物之性。

或問。持法者寬與嚴也孰貴。餘齋曰。法無寬嚴。清者斯貴。敢問清。曰。施之當。行之信而已矣。善法者。法如其事。無以有心。法如其人。無以有己。使人有憑焉而莫之敢玩。有憚焉而莫之敢怨。故曰。水鑑隨形。羣象資明。權衡無情。庶物取平。爲水爲衡。用法迺清。

餘齋曰。君子嗜甘則思節。酣旨則思戒。防愛之鍾也。矧於人乎。夫嬖姬而淑。驕子而孝。狎友而端。幸臣而忠。古今罕之。故恩不可偏。愛不可溺。懼賊夫人。亦自貽戚。

餘齋曰。處難處之事。可以長識。調難調之人。可以鍊性。學在其中矣。

餘齋曰吾亦常疑古之不可宜於今也。然提古之道揆今之事。消息祥殃。較其所弗合者。而莫可得也。

或問。崇晦府君之德也。餘齋曰。稷也何足以窺之。固問曰。道貞無咎。不狥俗以累身。不狥欲以累心。去利去名。其歸也誠。稷所知、其斯而已。

或問。士講學乎。餘齋曰。士入言於妻子。非簡身範家者勿道也。出言於所交之人。非寡過行世者勿圖也。當事議事。服官籌政。習乎其所居。講乎其所行。士奚而非講學也。

或問。爲士者必有高志與。餘齋曰。然否。夫志以要詣也。高而能詣。弗稱高矣。苟云無實。不如篤也。故慕大略者不如積細善。騖奇行者不如謹常度。干顯譽者不如修隱德。歆捷效者不如需久成。

童子見橘方華。園丁振而墮之。嘆曰。惜矣。園丁曰。嘻。吾所惜與子異。童子未喻。以問餘齋。餘齋曰。橘也乎哉。凡物之情。多華不利於實。

或論士有有體而無用者。餘齋曰。世均人也。而士之尙之也。尙之者何。其有用之也。然而有不用者。時也。無用之體。體非體矣。奚其士。

友人題其門曰。淨拭目。定立足。硬豎脊。緊束腹。餘齋過而三復。嘆曰。士乎。信能體此四者。達行則偉其烈。窮居則尙其節。

或問。仲尼弟子。於顏氏外。未或輕嘆許也。童冠春遊。晳何深當與。餘齋曰。士先自得其性。然後可加以學問。性者。無愧無怍之體是也。苟自得之。則無入不得矣。故說樂不慍。立教首稱焉。而七十子殆未之及

也。陋巷不改。體此者。淵乎哉。瑟希言志。見此者。晳乎哉。

或曰。人有言。直如弦。死道邊。諒乎。餘齋曰。然。然則人將枉以生與。曰。君子直於理。非直於氣。夫子常曰。好直不好學。又曰。直而無禮。乃知直有學焉。直亦有禮焉。人自死。不學無禮。而令直受其名乎。根之以忠敬。出之以虛平。奚必死。

野人植樹。三歲而不榮。糞之以硫。春花殷枝。及夏槁死。餘齋太息曰。人莫病夫本不足而借之。外爲有餘。亦終於不足也已。故養生者餌石以供勞慾。居室者貸責以給豪靡。修名者欺飾以資矜炫。仕進者攀趨以徼顯膴。類夫慕春榮而不圖其槁者也。

或問。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斯言何如。餘齋曰。此達言。非至言也。敢問至言。曰。君子無入不自得。然則死生如何。曰。殀壽不二。問何謂不二。曰。語云。不愧不怍。生樂死樂。此邇言。卽至言也。

或問。語不云乎。事留餘地。何如則可以留餘地矣。餘齋曰。地也者。所以受也。虛則留之。譬彼繪采。厥地在素。損采而素自留。故處世能知不足之爲有餘也。則幾矣。

餘齋曰。德與人同。有大德者也。福與人同。有大福者也。據獨善者無成。私獨利者不享。

餘齋曰。常侍於先子。客有自言好善者。先子曰。難言也。客不悅。先子曰。子好善誠乎。曰。誠。曰。貨與色。世人好焉。非之賤之。弗止也。輕難而安險。覆轍踵於前。弗見也。今子好善。能一非譽乎。能忘利害乎。則吾言過矣。客不能答。

或問餘齋曰。崇晦翁亟稱士儉可以貧。此言何謂與。餘齋曰。此先子有爲言之也。蓋感於以居室開禍者。而嘆曰。蒼生其日蹙乎。生斯世也而免其惟貧。貧也而不困且濫。其惟儉。故俗之儉貴。其可以富。士之儉貴。其可以貧

或問餘齋曰。人有言。猛虎叢。可立躬。信乎。曰。然。曰。何如。曰。地立其不敗者。忠信是與。途遵其無競者。謙恕是與。忠信積而能孚。謙恕行而得衆。非一朝一夕之致也。尺箠擊陶。不碎亦墨。惟無如實中者何。矢石之悍也。抵懸襆而自廢。故篤實無僞。可制魍魅。溫恭愼默。可應暴客。天地昌。君子揚焉。天地窮。君子容焉。其有異術乎哉。

餘齋曰。政平天下者。君也。教平天下者。師也。皆謂大人。學大人之學者。士也。或問政教何如可以平天下矣。曰。天下盡人也。人與人倫。而道行其間矣。人人各正其倫。而世有其道矣。夫天下有道則平。倫正之謂也。是故實政尙倫。實教明倫。實學敦倫。舍人倫而言道。遠人道而言政教與學。是索魚於巖。求鹿於泉也。

餘齋曰。士大夫在鄉。使鄉之人敬之。其次愛之。若人可侮焉。末矣。然猶賢於使人惴惴而莫或敢忤者。

餘齋爲郎刑曹。有童年獨子。號於有司。願代父辟。或問所以待之。餘齋曰。勿許。問何也。曰。子代父死。死而旌焉。情法盡也。獨子而無嗣者勿許。斷以義也。如其請之君。君欲兩原。則順之。此仁主之異恩。非有司者之職也。

餘齋曰。先子有言。金之聲。薄易發。水之藏。淺易察。夫易形於言而易動於色者。其成德而受福可知也。

餘齋曰。國君理財如不得已。以此心取民。民不傷。以此心制用。用不困。民不傷而用不困。王政之基也。

餘齋曰。懷匡俗之志者。不務絕俗之行。負濟時之略者。不爲憤時之言。夫用世有二難。曰眞心。曰實濟。以眞心圖實濟。氣也惡得而不平。詞也惡得而不謹。

餘齋曰。鶴田府君善喻人。親交有過。勿絕也。必規而道之。臧獲有罪。勿棄也。必誠而訓之。多自新也者。常言。喻人而人不喻。其故有二。身不正。不足以服。言不誠。不足以動。

餘齋問於人曰。士奚志。曰。志聖人。奚學。曰。學爲聖人。餘齋曰。如子言。志是也。而學非也。吾聞學爲人而成聖者矣。未聞學爲聖人而成聖者也。或未達。曰。言忠信。行篤敬。及其至也。謂之聖人。若行也。將以法世。言也。將以傳世。學聖人。彌勤。達聖人。彌遠。

餘齋曰。釁淺而怨深。妨人之陰者也。非微而禍巨。奸時之忌者也。

餘齋曰。士而破欲美觀聽之心。則可謂有識力也已。夫觀聽者。他人之耳目也。而或損我德焉。損我名焉。損我生焉。以悅之。則惑之甚者也。然而能破之者鮮矣。

餘齋曰。里語云。畏己貧。憂人富。小人之情與。君子反是。或問曰。然則君子畏己富乎。夫富奚畏。曰。畏共易淫而善累也。累何如。曰。多營累心。殖穢累名。漫藏累身。作法奢累子孫。

北山有松。絜之十圍。枯槎無榮。藤蔓是蘊。餘齋顧之而嘆。或問焉。餘齋曰。夫藤之始附於木也。嫋然甚柔。

盜木之滋。日長日堅。木迺受其繩束以死而不覺也。吾何嘆哉。吾嘆夫佞媚之以柔自固。漸以柔制人。及于喪亡而人不覺者。

餘齋曰。先子有言。輕俊機慧之人。學焉而不入於道。夫居道之器靜以眞。孔門諸士。顏也姿穎。以深潛得之。曾也質魯。以篤實得之。

客問餘齋。一言而盡聖學者。有諸。曰。不欺。一言而盡王道者。有諸。曰。不忍。

或問。士大夫處鄉之道惡在。餘齋曰。在厚在儉。夫鄉俗之替也。薄與侈概之矣。敦厚以風薄。立儉以救侈。鄉士大夫之責也。是亦爲政斯之謂與。

有里中豪家而後失所者。見餘齋曰。嘻。大之於我也甚矣。餘齋曰。子知豐乎。耘之糞之。嘆潦侵之。曰。天也。若博飲于遨。聽畝之自蕪者。非天也。吾子盈不知節。消不知戒。窮不知悔。天如子何。而俾受其尤。嘻。子之於天也則甚矣。

人謂餘齋。夫儉亦有不可爲者。俗靡而已朴。如矯何。家優而奉嗇。如客何。餘齋曰。不然。惡矯爲其飾也。澹以明志。匪爲市名。奚矯之有。惡客爲其殖也。節以善施。匪爲多藏。奚客之有。

歲初涼。餘齋與農夫適野。視禾之珥舍者倍苗。餘齋曰。茂哉。農父曰。否。是密庖溲壤。肥則長驟。及其成也。薪有餘而嗇於穀。又視水田多龜拆。餘齋曰。惰哉。農父曰。否。夫秋將有烈風焉。飽水之禾。貌沃而質脆。奪其滋。所以堅之也。餘齋曰。物之道其有乘除乎。人之道其有補損乎。故圖大成者。精華戒其早洩。存

遠慮者。休養無宜太過。

鄉有病於酒者。使醫視之。其醫非常醫也。至則謝弗治。曰。是受之深。發之卒。晚矣。罔措吾術矣。餘齋聞之。曰。酒病非病也。及其病。越人不能療也。夫世無不可爲之疾。而疾有不可爲之時。蓋玩於微。成於漸。而壞於積也。養生之言曰。知微善防。妙超岐黃。

餘齋曰。人世無足。足在寡欲。勞生無閒。閒在信天。

餘齋入佛廬而致恭焉。友人曰。子亦佞佛與。餘齋曰。否。佛也。仙也。皆謂鬼神。儒家之道。其於鬼神。敬而不瀆。吾盡吾道焉而已。

餘齋曰。異哉。晚世所謂治與。學者徵賦決罰。治乎哉。聚講著書。學乎哉。

餘齋曰。神守居沼。魚也。睦。魚賊居沼。魚也。亂。夫居於人之間。君子善合人。小人善離人。

餘齋曰。躡百仞之峯者身善危。矚皜日之耀者眸善眩。士居崇而履平。危乎遠矣。處明而用晦。眩乎免矣。

餘齋與客道逢餒夫。客識之。曰。故家子也。餘齋顧從者予錢百。客從而瞷焉。呼市家選良酒脯。一餐而盡色猶未饜。客曰。世之至聖大賢。極富貴不失貧賤容焉。至愚不肖。極貧賤不失富貴容焉。從者皆粲然。餘齋顧曰。識之。此通言似詼也。

餘齋曰。大服天下有法。公焉而已矣。善感天下有神。誠焉而已矣。公之極。誠之積。至治其在掌上乎。

餘齋曰。仁與義。合焉之爲德。離焉之爲賊。不義之仁。尤於不仁。不仁之義。尤於不義。

餘齋曰吾求心體於論語大學而見佛氏之言淺也吾觀世用於易中庸而見老氏之論疏也夫天下之理私者必淺詭者必疏

或曰善治使民逸餘齋曰不然善治使民勤或曰善治使民富餘齋曰不然善治使民儉夫儉勤也而逸富至明者戒之

餘齋曰譬諸食服珍牢而臭惡與將疏水也而潔清綺紈而塗穢與將布苧也而淨雅辨此者士矣

鄰叟以金玉觴客戒其僕曰先酌玉時客之將醉也更以金僕曰何哉曰懼醉客弗愼而或敗吾寶也然則金非寶與曰金敗可改爲玉一敗不可完矣餘齋曰爵祿之於人也金乎名節之於人也玉乎故士有不再之寶不可玷有不償之悔不可蹈

或問泰九三之義餘齋曰人而處泰其福也福者享之則耗過享卽盡故君子戒於方泰懷艱而守貞雖有福不敢食也食之云猶享也夫天之數乘以除人之能損以補天人感孚機若影響明者恤之則時保而能斷昧者勿恤將日消而速反

餘齋曰孝經之爲經也夫子命之矣夫經之最古以醇者宜莫若孝經孝經帝之德也因心成教端本而化其在唐虞之際乎書詩禮中古之典也王道彬彬備矣易與春秋之作也聖人而當道之微乎是故參升降窮正變設權焉以致神多方焉以備世則聖人之極思也亦聖人之不得已也故曰經之最古以醇無若孝經

餘齋曰。聖賢志誠。豪傑心小。或問。心不足盡豪傑與。曰。兵輕敵者。畏法也。士忘身者。畏義也。君子有三畏。而名與利莫之能移也。威與難莫之能懾也。是故其心彌小。其膽彌大。斯之謂豪傑。

餘齋曰。矜名喜同。不足以得君子。成心盛意。不足以服小人。故世有正士而不收其益也。

餘齋曰。園葵家織。魯卿罪其病民。餘帛贏財。漢相律爲負主。夫豈不義。而君子言之。

餘齋曰。成事之人不易事。見事之人不多事。

餘齋曰。方壺府君在廣坐。有言仕宦而薄產者。或譽之。或笑之。府君曰。俗情皆私子孫。斯人特甚耳。一坐服其雅言。

或問餘齋。道奚在。曰。在心。學道奚先。曰。在持心。持者。守之而勿失也。問其目。曰。遇嗜欲。持澹心。遇言動。持謹心。遇人物。持平心。道在其中矣。

餘齋曰。易深。孝經大。易聖矣。孝經神矣。讀易如汲淵。窅不見底。然操綆以汲者。隨淺深而得焉。讀孝經如浮海。一望在目中。欲詣其津涯。而茫茫安適矣。

或問。孝經何義也。餘齋曰。一言以蔽之。曰以順天下。順者。柔之也。庸行之極無爲焉。而天下化爲大順。嗚呼。非古至聖。其孰能當之。其孰能知之。

餘齋曰。至聖刪述。皆有所因。無因而作者。惟孝經與。德盡神。功盡化。其千古所未發與。

或曰。易扶陽抑陰而已。餘齋曰。不然。夫易者。易也。道易故神。是故用陽以陰。用陰以陽。二者相易而相爲

用不可須臾舍也扶陽抑陰而已易乎哉

餘齋曰曾氏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庸齋府君言易之道中庸而已

跋

餘齋先生、世載盛德。躬修周程之行。而不肯講學。畏得名也。所著恥言二卷。字字藥石。然僅以傳示子孫。亦不付梓。嗚呼。先生之逃名也至矣。騏從友人處得而讀之。竦然如對嚴師。因跋數語於後。以誌幸焉。壬戌冬十一月。後學吳騏敬書。

木几冗談

彭汝讓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木几冗談

青浦彭汝讓欽之著

半窗一几。遠興閒思。天地何其寥闊也。清晨端起。亭午高眠。胸襟何其洗滌也。

軒冕而敬。僞也。匿就而愛。私也。

清淨內常近一團天理。鬧熱處便着千種塵囂。

窮而窮者。窮于貪。窮而不窮者。不窮于義。不窮而窮者。窮于蠢。不窮而不窮者。不窮于禮。是故君子貧而知義。富而知禮。

行潔者。入市而闔戶。濁行者。闔戶而入市。

義則捉襟見肘。不妨爲富。不義則高車駟馬。不失爲貧。

醉者不貴公卿。乃知醉之勝。不醉也。風者不避王侯。乃知風之勝。不風也。

非子卿之暴少卿。不得爲知己。非蔡澤之說范雎。不得爲知幾。

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地猶惡盈。而況于人乎。

諾而寡信。寧無諾。予而喜奪。寧無予。

所不可忍者。分羹一杯之言。所不可誨者。爲官爲私之問。所不可信者。分香賣履之爲。所不可釋者。燭影

斧聲之事所不可解者狄梁之德武曌所不可及者諸葛之事劉禪

天者偶然也休咎徵應若形影聲響晝矣休咎徵應不若形影聲響謬矣是故天之道無有無無無無有無無無貧富夭壽窮通得喪天也偶然也偶然言天至矣

自多其名其名不足自多其富其富不足自多其能其能不足良賈深藏若虛諒哉

窗裏投蠅有得多少世界隙中過騎有得多少光陰

魚嗜餌而餌亡猩猩嗜酒而酒亡士嗜祿而祿亡士卒嗜戰而戰亡是故晉敗于馬蜀敗于山

醉者墮車神氣不傷眞全也嬰兒入林豺虎不食無恐也養吾之形若醉若嬰兒至人矣

蘇子瞻四十餘年奔走瘴厲之鄉食芋飲水其詩云海南萬里眞吾鄉只此亦寧常情易及

事忙不及寫大一字人以爲笑談今文章家一句可盡而蔓延篇什猶歉然若未達旨趣何異此可笑也

臭腐之物蠅頭嘬之窮境僻壤必到氣味投也權要之門奔走若市其蠅頭乎其臭腐乎

釋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云常淸常淨便見天尊儒云塗之人皆可爲堯舜悟也悟之義大矣

唐文自八代以來綺麗極矣昌黎矯之李翺諸人擅其聲唐詩自六代以來纖弱極矣子昂矯之李白諸人擅其聲故朴者朴雕者亦朴雕者雕朴者亦雕

人之德我讐我直至公待之以德報怨過矣一飯必酬睚眦必報隘矣唐睢曰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于公子願公子勿忘蓋勳與蘇正和有隙梁鴻欲殺正和勳白之正和得免欲詣勳謝勳曰

吾爲梁使君謀。不爲正和也。絕之如初。蓋庶幾哉。

桓譚稱揚雄太玄可以準易。稱蔡邕曠世逸才。使雄終其身無擔石。邕爲議郎奏曹程諸人不法。論棄市。當其時而死。豈不大快。

多富貴則易驕淫。多貧賤則易局促。多患難則易恐懼。多酬應則易機械。多交游則易浮泛。多言語則易差失。多讀書則易感慨。

夫鵲之聲。人情喜之。夫鴉之聲。人情惡之。夫鴉爲鵲聲。人情愈惡之。猗與王莽藏金縢自擬周公旦。何異鴉之效鵲聲也。

名利之場。雖千里外矣。爭之如市。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眞萬古名言。

秦法連坐棄灰。子房博浪一擊。大索十日不獲。大奇矣。良遇黃石公于圯上。班馬並以黃石公爲鬼神。非也。蘇子瞻曰。黃石公古之隱君子也。

凡作文須養得一塊雄厚之氣。下筆拈來自成一篇好議論。昔人謂李商隱爲獺祭魚。楊大年爲衲被。果然。

蔡中郎入吳。得王充論衡。祕玩以爲談助。嘗置帳中隱處。後王朗爲會稽守。得其書亦祕玩之。其文不逮南華遠甚。而問孔刺孟諸篇。更是迂誕。二子固非識士。

公孫弘布被脫粟。不免爲曲學。郭汾陽聲樂滿座。寇萊公溷廁燭淚成堆。不失爲名賢。

謗人者受謗者。並傾危之士。諛人者受諛者。俱側媚之夫。

司馬光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只一語。了卻一生。

有穴居野處。而後有宮室棟宇。有茹毛飲血。而後有滫瀡醴醍。有木葉樹皮。而後有文繡羅綺。有六畫結繩。而後有書契文字。有男女無別。而後有同牢合巹。凡物其有道乎。道其有大始乎。

造詣不盡者。天下之人品讀不盡者。天下之書。

夫人有志于功業者。有志于山林者。巢許不能爲管晏。管晏不能爲巢許。性也。故曰。鳧脛續之則悲。鶴脛斷之則憂。

責操觚以矛戟。何異游魚于木也。責荷鋤以俎豆。何異放獺于水也。

多躁者必無沉毅之識。多畏者必無踔越之見。多欲者必無慷慨之節。多言者必無質實之心。多勇者必無文學之雅。

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名言也。老子曰。甚愛則大費。多藏則厚亡。旨哉。

行住坐臥。不離這個。這個是何物。佛謂舍利子也。道謂玄同也。儒謂道也。一言蓋三教宗旨。

燎原之火。星星也。干霄之木。菁葱也。故曰。圖大于微。知著于細。

知白守黑。知雄守雌。老氏法門也。堅磨不磷。白涅不緇。孔氏法門也。老氏履其險。孔氏行其易。

夫學者必有專默精誠之功。然後事事可做。位天地育萬物。亦自可做。夫藝亦然。百工而兼爲。雖工倕無

益。荀子曰。行歧路者不至。誠然。

天地之道。盈者消。虛者息。然忘其爲消息也。江河之道。高者與。卑者取。然忘其爲與取也。彼沾沾之惠。察察之智。角角之能。隘矣。

土之積也則爲丘。水之積也則爲河。行之積也則爲聖。

芝蘭之在谷。不聞而自香。腥膻之在市。不聞而自臭。

班輸作雲梯。可以乘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孔明作木牛流馬。能飛芻挽粟。皆古之異人。

楊太尉致大鳥之異。寇萊公感雷陽之竹。韓文公馴鱷魚之暴。司馬光隧碑毀磨。大風走石。皆正氣之應。

古之所爲文者在創造。今之所爲文者在模擬。古之所爲詩者在情致。今之所爲詩者在聲響。

徙木非信也。姑息非仁也。喑啞叱詫非勇也。繁縟非禮也。刲股非孝也。故田橫非義也。仲子非廉也。豫讓非忠也。

嗜欲者。語之富貴利達則悅。語之貧賤憂戚則拂衣而去。好名者。語之誇大奢靡則悅。語之恬淡隱約則拂衣而去。故曰。魚相忘乎江河。人相忘乎道術。

夫海。日以石激之。弗怒。能容也。夫呂梁。其石嶙嶙。其水沸沸。不能容也。

不善謀者適其事。善謀者逆其機。善乎孟軻之于齊宣王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善乎惠盎之于宋康王也。曰。臣有道于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也。曰。臣有道于此。使人雖有

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也。曰。臣有道于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曰。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驩然。其欲愛利之也。善乎。李斯之于秦王也。曰。四君者皆客之功。客何負于秦也。善乎。左師觸龍之于秦太后也。曰。甚于婦人也。

賈生吊屈原一賦。其意悲。其辭激矣。令任之公卿。未必舉炎漢而三代之。宜帝之謙讓未遑也。

譽人者則欲升諸天。譖人者則欲墜諸壑。是以天下無信史。

好譽者。常謗人。市恩者。常奪人。其傾危一也。

執盈玉者弗失。以縱步失之。馳峻阪者弗失。以康衢失之。敬與不敬固如此。

大禹盜天地開闢之利。后稷盜天地樹藝之利。周公盜天地制作之利。其盜善矣。后世若阡陌緡錢間架榷酤商車兩稅青苗何異向氏之盜也。

廉頗善飯。馬援矍鑠。李靖雖老。猶堪一行。不幾于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乎。

韓非子與李斯。俱師事荀卿矣。韓非子曰。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惡。則以爲嘗已。卽荀卿致亂而欲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李斯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卽荀卿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細流。無以成江河也。學問故有原委。

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囊。至家。妻不下衽。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至佩六國相印。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嗟乎。侈富貴而輕貧賤。自家人父子然矣。

屈原之沉汨羅。賈誼之徙長沙。揚雄之投閣。潘岳之取危。陸機之見殺。所謂蘭煎以膏。翠拔以文。

涔蹄之水。必無掉尾之魚。苛猛之朝。必無絃歌之俗。

自視之則見。借人視之則不見。自視明也。視于無形。至明也。自聽之則聞。借人聽之則不聞。自聽聰也。聽于無聲。至聰也。

治治世而用重典。治亂世而用輕典。譬如拯溺而錘之以石。救焚而投之以薪。

衡無心。輕重自見。鏡無心。妍媸自見。吾心之品隲鑒藻。如衡鏡公矣。

太公少貧。賣漿。值天涼。屠牛賣肉。值天熱。而肉敗。士之未遇如此。

王莽藉口于周公。終南藉口于善卷。延年藉口于伊尹。新法藉口于周官。皆小人而無忌憚者。

因喜用賞。賞不必當。因怒用罰。罰不必當。故王者無私喜。無私怒。然後賞罰平。

晏子治阿三年。治之以治。景公不說。復治阿三年。治之以不治。景公乃致賞。嗟乎。世所謂治者。以不治治之也。世所謂不治者。以治治之也。

賈生之見忌。以諸大臣不悅。而後絳侯之言入。晁錯之見殺。以諸侯王不悅。而後袁盎之譖行。語云。衆口銷骨。三人成虎。不可弗辨也。

學問之道。惟虛乃有益。惟實乃有功。

爵祿可以榮其身。而不可以榮其心。文章可以文其身。而不可以文其行。

大道之世。上下無貳心。直道行也。無道之世。上下有攜志。直道不行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薛方山紀述及其他八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

D一一三〇